

年

卷

期

2

3

第

第

新 來 田 聖 田



第 二 卷 第 三 期
九 月 號

中國實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請入特別有獎儲蓄

●無按月繳款之勞有三十二次得萬元獎金之機會

●八年到期不論得過獎金若干一律還本付息

本儲蓄部自民國八年呈奉 財政部核准立案經營有獎儲蓄以來深蒙 各界予以信譽儲戶日增曷勝欣幸現在將特別有獎儲蓄一種更加改良所有獎金概從本儲蓄部方面提出不涉及儲款分毫以符真正有獎之主旨而答 儲款諸君惠顧之雅意此項儲蓄交款只須一次每戶存洋叁拾元者為整號存洋三元者為零號整號零號多少聽便入儲每年開獎四次八年共開三十二次每次以一會論有大獎十五個其中特獎有一萬元八年到期不論得過大小獎若干次數一律除發還原本外並加給利息滿足四年以上亦可加息發還滿足一年以上並可以儲款證向本儲蓄部押款本屆秋季開獎準於九月底舉行欲閱詳章函索即寄倘蒙 惠顧毋任歡迎

總部博物院路三號一樓 分部 上海南京路

支部 上海北京路一三〇號 上海法租界公館馬路
上海虹口北四川路 上海南市黃浦灘路

南京 白下路 漢口 歙生路
天津 英租界 青島 中山路

(此外各省部凡本分支行辦事處所在地一律均附設有支店)

品 級



山 水

何香凝作



新壘

文藝月刊 九

封面

孫福熙作

新人生主義文學的創作路線

馮夫(一)

所謂「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

須予(論)

「荒漠」的回聲

餘生(九)

自由談的滄桑談

紅僧(四)

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

馬兒(三)

文化的搬賣商

陽冬(三)

所謂左翼文學

柳風(三)

茅盾的大「矛盾」

柳風(三)

所謂民族文學

柳風(三)

文學社向魯迅磕頭

煥然(三)

文壇的悲觀與樂觀論

卡斯(三)

聰明的姑娘

餘生(四)

封差

羅夜琴(八)

釐金卡

潘東屏(元)

強盜

夢白(三)

鄉愁

笑鶩(五)

爆發

裝鵝(六)

在饑餓中

鵝 (捷克 Bozema Kuncelova 作)

一 空 (天)
彭成慧 (光)

遊記

▲京遊雜記

一 空 (百)

詩 與 文 散

秋 的 啓 示

一 空 (七)

喘 息

白 鴻 (吳)

淨 花 間 裏

平 凡 (吳)

有 工 做 也 好

朱 司 農 (三)

落 了 的 柳 葉

一 空 (三)

青 春 的 舞 蹈

丁 毅 夫 (西)

白 鳥

孤 西 (吉)

新 營 盤

(一九) 阿 根 的 傷 痕
咱 們 在 前 線 等 你

葉 企 範
白 文

星 眼
歸 途

鄭 鈺 女 士
奚 復 興

產 後

潘 詠 流

新 生 之 日

灰 馬

文 藝 消 息

(一〇一)

國 際 帝 非 戰 大 同 盟 詔 (波)
意 大 利 關 於 但 丁 的 新 著 作 (末)
英 文 大 衆 叢 書 的 第 九 百 卷 不 久 出 版 (末)
新 的 德 國 通 史 (末)
霍 斯 孟 詩 學 講 話 的 出 版 (末)
德 國 流 放 文 學 在 亞 姆 斯 達 丹 (末)

倫 敦 有 人 組 織 國 際 獨 幕 劇 院 (波)
許 欽 文 之 幸 與 不 幸 (波)
馮 乃 超 將 來 滬 (波)
徐 仲 年 與 其 法 國 夫 人 離 婚 (波)
丁 玲 女 士 之 情 書 (風)
穆 時 英 抄 襲 案 在 京 被 人 攻 擊 (風)

編 後 贅 語

編 者 (一〇)

目要號月六刊本

文藝與黨派
離愁
喜峯口之一夜
黑鬼
紀念碑
一個子夜
沒落時代之觸角
春倦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調和的兩力
前哨三篇
吞噓(續)
灰色牛(續)
讀者營盤五篇
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討論
泥潭
奮鬥
革命的婚禮
強婦人(斯特靈伯作)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詩兩首
小品四篇
童叢五篇
讀者營盤五篇
灰色牛(續完)
吞噓(續)
文藝消息

持一
天白
傑白
榮
須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目要號月五刊本

文藝與黨派
離愁
喜峯口之一夜
黑鬼
紀念碑
一個子夜
沒落時代之觸角
春倦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調和的兩力
前哨三篇
吞噓(續)
灰色牛(續)
讀者營盤五篇
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討論
泥潭
奮鬥
革命的婚禮
強婦人(斯特靈伯作)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詩兩首
小品四篇
童叢五篇
讀者營盤五篇
灰色牛(續完)
吞噓(續)
文藝消息

持一
天白
傑白
榮
須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目要號月八刊本

文藝與黨派
離愁
喜峯口之一夜
黑鬼
紀念碑
一個子夜
沒落時代之觸角
春倦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調和的兩力
前哨三篇
吞噓(續)
灰色牛(續)
讀者營盤五篇
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討論
泥潭
奮鬥
革命的婚禮
強婦人(斯特靈伯作)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詩兩首
小品四篇
童叢五篇
讀者營盤五篇
灰色牛(續完)
吞噓(續)
文藝消息

持一
天白
傑白
榮
須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目要號月七刊本

文藝與黨派
離愁
喜峯口之一夜
黑鬼
紀念碑
一個子夜
沒落時代之觸角
春倦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調和的兩力
前哨三篇
吞噓(續)
灰色牛(續)
讀者營盤五篇
關於文藝的幾個問題討論
泥潭
奮鬥
革命的婚禮
強婦人(斯特靈伯作)
德國現代小說的諸傾向(續)
詩兩首
小品四篇
童叢五篇
讀者營盤五篇
灰色牛(續完)
吞噓(續)
文藝消息

持一
天白
傑白
榮
須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高橋健二
劉石克
史素
威楨
陶素
彭如
影如
幻者
墨逸
天笑
笑天
欲天
魏雲
譯雲
雲雲
譯雲
汪雲
生雲

新人生主義文學的創作路線

跋 夫

文藝，是以情感和生命力為其動力，而適當地運用文字工具，去積極地創造人生，充實人生；消極地去解剖人生，批判人生。讀了本刊前期各文後，當可無庸疑義的了。然而建屋總得要有地基和材料；空口說白話，只是做夢。人是社會的動物，生活是維繫在複雜的條件之上。不依據於社會實情，客觀條件；却想去創造人生，充實人生；那只是幻想，只是做夢；非特不能完成其目的，而且反使創造過程中所必要的革命熱情，誤用了，浪費了，而俾反動勢力獲得撲攻的機會和時間。受過了革命洗禮的我們，為了奮鬥而和反動勢力肉搏過來的我們，為了主義而會向敵人衝鋒陷陣過來的我們；我們現在雖已暫時地離開了革命運動第一條戰線而退入第一道防線，但我們依舊不容許休息，也不願意休息；不容許做夢，也不願意做夢。我們對於目前革命的消沉，是無可諱言地失望了的；但我們並不對於人生失望。（假使對於人生失望了的人，死去吧！假使為了理想的人生不能實現，而倒退到苟且偷安，或縱情逸樂，以為捉住現實；像這樣的人，也滾他娘的蛋吧！我們不是軟骨頭，我們不是爬行動物。我們要繼續昂起頭，挺直背脊，突出胸膛，直視着人生，向前奔。）自然，我們看了目前革命的中斷，對於現在所用的一切所謂革命方法，不得不引起了懷疑。但這，不是對於革命本身的懷疑。正相反，我們要在這懷疑之下，探求新的革命方法。這當然將使反動勢力也暫時獲得了透氣的機會。但我們在消極地去解剖人生，批判人生的工作進行之中，依然要以維持革命者的熱情，喚起一般昏睡中的人們對於革命的要求，為其意識上的目的。我們現在等於一邊在磨礪槍刀，修練自己戰鬥的武器；一邊則發出霍霍的聲音去結合那批

同樣從第一道火線上退後的戰士，和喚起那班尚未加入作戰過的人們來共同籌劃重振旗鼓的戰略。這是在一個革命成功的過程上所必經的階段。我們充塞着這樣的情感和意志，我們具有這樣的希望和熱情；因此我們向文藝領域中奔放過去，馳騁過去。我們的文藝創作，那必然地負着像軍隊中的，斥候，游擊隊，軍法處，參謀部等的使命而努力。藝術本是情感的表现，我們把這樣的情感馳騁的藝術領域；難道不能獲得文藝的立場，為藝術所承認嗎？我們的這種情感，我們的這種追求新人生的感情，去表現於文字之上，而加以組織，使之發生藝術部門所特有的一種煽惑效力，去組織人類的感情，以擴張到行動的第一道火線之上，完成創造人生，充實人生的使命；這恰恰是藝術本質到達的條件。藝術本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是受着社會生活的支配。人類是都有向上的欲求，而人類所最尊貴的便是這種向上的欲求。所以人類最尊貴的（實即也就是最有價值的，最合理的，最原始的，最人性的）情感，便是從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去創造人生，充實人生。藝術的本質，本就是美化人生。所以那種維護醜惡的人生，表現醜惡的情感，並不有助於人生向上的情感；而表現於藝術工具之上。雖則在其妖豔的形式上獲得了麻醉人心的魔力，而適合於一般過去的藝術批評中所認為主要的條件，也絕對不能算一種成功的作品。絕對不能說是一種有價值的藝術作品。成功的作品，是要使內容和形式的一致之到達。換言之：成功的作品，是在使形式與內容一致的結果而發生勢力，去組織人類的感情，而一致喚起向上的欲求。而這欲求又要不是一種幻想，不是一種做夢；也不是一種符咒，不是不兌換的偽幣；同時又要使這種欲求，不是一種暫時的感動，不是一種靜止的祈禱。而是現實的，兌現的，永恆的，行動的。

依據於這種原則之上而在文藝領域中的耕耘工作，便是新人生主義文學的創作之意義，和創作之態度；也就是一條廣大的，一般的，創作的路線。

藝術雖也是一種科學（參看藝術上的新主題），然不能有像一般科學那樣可以定出若干的公式，或若干的歌訣，去給作者處理其創作。但是已因為他畢竟也是科學之一門，所以如能認識了他的本質，瞭解了他的原則，符合了他的意義，具有了他的態度，那末也可以勉強地從那條中心的創作路線上，發見若干細支的路線。因為這些細支的路線，和中心的路線，是同一方向的；所以他們只要循着這些路線之一，而到達了內容與形式的一致；也就可以獲得成功的美果的。

二

在前已經說過：我們的文藝創作，必然地負著像軍隊中的，斥候，游擊隊，軍法處，參謀部等的使命而努力。那末斥候，游擊隊，軍法處，參謀部，便各有各的工作領域。（僞革命者也許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列入衝鋒隊，突擊隊等等使命；便譏嘲我們是胆怯，不革命。但是我們在前已經說過：我們現在確然已從第一道火線退入第一條防線，這也可說是敗退，也可說是戰略關係（並不是我國新聞紙上所常看到的那種「戰略關係」。因為我們現在對於目前的黨派所謂革命方法，已引起懷疑。所以我們暫時一邊是以守為攻，一邊是尋求正確的方法。我們不願意盲動，徒然增加人生破滅的條件。假使我們正確的方法沒有獲得之前，而再度革命的客觀條件又成熟時，必然地我們自然地立刻使消極性從藝術領域中消失去。）自然：軍隊的組織，是一種固定的分工合作制；而藝術領域內的創作，却是流動的。作者在這篇作品中，可以任參謀部的職務；在別的作品中，又可任游擊隊的使命。然而因為各種職務的不同，所以在中心的路綫下，又可發見同方向的路綫了。

文藝隊伍中走着軍法處職務路綫的作品，他是用暴露的，解剖的，種種手法；在批判人生，裁判人生。他要暴露現社會的一切黑暗面，他要解剖現社會的一切罪惡處，他要批判所有人生的得失，裁判所有人生的善惡。他的對象是絕對的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在其實際生活和過去經驗中搜求急切的，嚴重的主題。他應使讀者認識自己真正的敵人，他應使讀者去確立適於時代所需要的觀念；不論是一切制度，法律，道德，宗教，文化，都是他的執法的對象。他可以部份的，或整個的去完成司法的使命。

文藝隊伍中走着游擊隊職務路綫的作品，他是用一種忿怒的感情之火，去燒灼敵人的一切。他要使讀者引起與作者共仇敵愾的感情，而走上新人生的態度，而去追求與奮鬥。

文藝隊伍中走着參謀職務路綫的作品，他是一種分析人生與批判人生，而又以其革命經驗與革命教養，去指導新人生的趨向，追求新人生的路徑。這是一種比任何工作都艱苦而易犯錯誤的工作。對於革命和人生沒有充分認識的人，是絕無勝任的可能。

文藝隊伍中走着斥候職務路綫的作品，他是用一種觀照的，刺探的方法，去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種種相。但是他是站在追求新人生的立場；所以凡是並不能有助於人類生活向上的一切生活的色相，他不該去浪費自己創作的精力與時間，再去浪費讀者閱讀的精力與時間。

這類的列舉，自然非特是抽象至極，而且又是掛一漏萬的。但是，假使要能具體的或是萬全的，在事實上也是萬萬不可能的。所以，這裏我們只得暫且告一段落，在下次的「新人生主義文學的批評基準」中，我們將從與各派藝術的分野上，多少獲得一些較具體的輪廓的罷！

聰明的姑娘

筱 生

雲，聰明的姑娘：

我不知是痛恨還是感謝你好！

你將郭委員的貴人病傳贈給我，使我在醫院中他受花柳病應有的懲罰。同時，使我在醫病的充分時間中，領受好友莫彬深刻的人生教訓。

是的，你和你的兩位姊姊一樣，犧牲你的肉體，不，或至於靈魂，爲你的家庭命運及你兩位哥哥的前途計算，在你的觀念上，是很偉大的。不過，我也間接作一個渺小的犧牲了。不是一夜狂歡的代價，我真要跑到縣長大老爺衙前，擊鼓鳴冤。我發覺了下部刺痛之後，即跑到醫院裏去。那道體面孔的朱醫生，在診驗時，投我一個輕視的目光，似說我自愛者。在療治時，毫不理會我尿道的痛楚而洗射着，他所得的針，一道似高粱酒的藥味，由喉嚨衝到鼻觀，幾乎吐呃了出來。雲！這是一種難堪的刑罰啊。不已，他療治的手續完竣之後，且教訓我，說年青人

不可亂嫖。天哪！他那裏知道我的病不是因嫖得來的呢？他無知地以爲我得病的對象是娼妓。郭夫人！你覺得這是侮辱嗎？

老友莫彬，很重友誼的來看我了。此君是你們認爲大逆不道的，是郭大人的舊同志新敵人，在你們的口中，他是一個不得做官而罵人的一個人。平心而論，走路有份，坐牢有份，槍斃也有份，而做事分賊偏無份，政治主張不要了，政治道義也不要了，他之罵人，怎能說是不對？但是，他並不是這樣一個人啊！我在幾天暢談之後，深深的了解他的人格。他過去爲革命，爲國家社會而努力，我知道的。他現在也是爲此而努力，我更知道。他現在之痛恨你的老爺，毅然宣佈脫離政治關係，純是站在革命的，國家社會的立場上。你知道，他現在正向着他的事業前途邁步前進呢。我認定，他正是早晨的初陽，老郭那廝，不過是黃昏的落日而已。我真感謝他，他使我知道許多政治的

罪惡，使我知道許多人生的意義，我決定和他一起走了。

我起初是很痛恨你的，因為你自己踐踏了你自己的身體，也傷害了我的身體，你出賣了你的靈魂，也糟塌了我的靈魂。如果我還是五六年前的年紀，還是五六年的氣性，我非殺你不可。現在，我不殺你了；得了莫彬的勸慰，不但不願殺你，也不願恨你了。家庭的命運，兄弟的前途，自己摩登的享受，誰能捨棄呢？況且愛情值不了幾錢一斤，不埋葬於婚姻的墳墓，必疲倦於性慾之滿足，拆穿了西洋鏡，還有些什麼呢？你也許是愛我的，但未必希望為終身及事業的伴侶，不過要我做你的面首而已。是的，我不但佩服你那摩登女性的見解，且佩服你那天征服了我片時的智慧。然而受過了莫彬洗禮後的現在之我，你的智慧對於我是無用了。因為我要留我身體做事業的工具，不願以之做摩登小姐太太的玩品。起初我覺得你很不愛，以一個有智識與美貌的女子，做一個獸性狂人的外婦，並且，染了傷害身體的花柳病。但是，摩登的小姐和太太幾個沒有花柳病？幾個不追逐目前的歡樂？你確摩登化了。舞場並不是火山，即是火山的話，爆裂了同歸毀滅，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又覺得你很自愛！姑娘，愛惜你的青春罷！青春的美酒，祇有在青春時狂喝才能痛快呢。

初時，我不但痛恨你，且痛恨那革命光棍兼官僚，但是，現在並那官僚也不恨了。我也讀過中國歷史書，知道天子有後宮佳麗三千人，公卿大臣對折或打二三折，也應該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郭大人，公卿大臣班也，除了他的一品夫人之外，有你三姊妹或你的嫂嫂等，即再加上若干女同志及若干公娼私娼，其數即近一二百，也不能說是多。革命的名詞，現在已變成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靈符，可以欺天欺人，而所謂革命領袖與黨人，又不是什麼道德，法律所能範圍的。是非恩怨，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區區享樂小事，是不能相責的。我會以為他以為你為玩具，為你担心，但當今之世，女人不妨也以男人做玩具，證之你那天的談話，未嘗沒有此意，聰明的姑娘，我猜的對不對？

我最好笑的，就是你說研究社會科學了。社會科學是頂時髦的。但是，以社會科學有研究自鳴的人，除了盲目地捧了一下馬克司，一知半解半通不通的發揮馬克司主義，對社會現象作一個武斷或生強的說明外，於革命或學術殊不見得有什麼貢獻和發見。話雖如此說，社會科學於革命光棍或官僚是很有用處的，以之欺騙涉世不深積學無多的青年，是一件最靈不過的法寶。其應用，等於儒者的四

書五經，佛徒的三乘佛法，道士之太上感應篇。革命存儲釋道三教之外，社會科學當然是唯一典籍，橫豎說起來不若邊際，以之做王衍清談，一則可以傾動時世，二則可以獵取功名，殺人不用刀，亡國可發財，所以革命士大夫棍子，無不社會科學是尙。農工小資產階級，不妨變爲妻舅妾舅姘舅，動的唯物論之動，不妨變爲投陸官發財之機。

你也研究社會科學了，也想想照方配藥嗎？聰明的姑娘，我知必不如此的，你不過聽他們寫得高興談得高興，不過湊趣談談而已。你也想做革命光棍婆嗎？聰明的姑娘，你也不肯辜負青春的話，還是把腦根用於衣飾上頭罷，即不然的話，我希望你研究一點比較實際一點的學問。如你所說，做未來時代工作的準備。是的，未來時代是有待於每個有思想的青年創造的；你能說這話，我殊不敢以摩登女人自你。但是，光是研究是不行的，除了在書本上做工夫之外，這要在實際上去體驗，不但要有智識的準備，且要有工作的準備。如莫彬所說，我們不能坐着讀未來時代，給某種人胡亂去造成不幸的形象。

我要去幹了，在大恐怖大混亂的前夜，責無旁貸的我們的的朋友去重新幹過了。莫彬說得好，我們的能力在過去能改變當時的局面，在現在未必不能改變當前的局面。

我不相信現在一切的黨派，我相信我個人生命存在的意義，我相信我們能力不滅的價值，我們結合了有理智和真情的一羣，爲國家社會的前途而重燃革命的寒灰。老實說，我至死也不能拋棄我當年投身革命的初衷。

你問我怎樣幹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以真情在共同理想之下去結合，我們以本能在現實的環境去發揮，回到我們從前的社會，把握目前的事實。我們不希望最短期間收功，我們計算在三五年或十年八年見效，再拖長一點說，終我生也沒有問題，祇要我們的精神永在，我們不能成功，我們有後繼者在努力，革命大業，由破壞而至建設，不是一人二人一朝半夕所能成就的。聰明的姑娘，你覺得我的話是理想或傻嗎？請你等着看罷，你的郭大人，常有時候在我們座下受嚴厲的裁判的。（我不承認這是情愛的私仇，因爲情愛不能由單方建立的，現在之我，已經跳出了愛情圈套之外，有志氣的青年，決不和無恥官僚爭女人的。）

雲！以前的一筆勾消了罷。你要和我做朋友，是可以的。要和我做情人或夫婦，我則敬謝不敏了。但事業的朋友，結交也有條件的啊！

我贈你的鑽戒，請還給我罷，這是愛情的紀念品，這

平明雜誌

第二卷第十七期目要

(九月一日出版)

國聯技術合作與中日問題.....	許孝炎
中國經濟的出路與國聯技術合作.....	因 銘
經濟國家主義的抬頭.....	方 毅
世界貨幣穩定問題及美日匯兌戰 爭之展望.....	含 章
戰雲迷漫的歐洲.....	郭 垣
德奧合併與德奧糾紛.....	青 野
財政政策之根本義.....	崔敬伯
天才與性格.....	石 質
世界論壇二則.....	息干等
大事述評.....	編 者

漫談六則.....	干城等
在燈山上(短篇小說).....	模 譯
青春禮讚.....	高 素
餘響集數首.....	大 心
定 價.....	每月二册每册二角三月一元 角半年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 在外
社 址.....	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各大學校房

是婚姻的證見物。愛情消滅，婚姻當不存在，那末，這東西當然還給我。因為，這東西價要五千五百個法郎啊！你喜歡留用也可以，但要付代價。此代價，我可以拿來做許多事情，可以週濟許多因革命而沒飯吃的朋友。五千五百個法郎，若還價的話，照時價計算，純站在買賣關係上，分毫也不必客氣，少我不肯，多我也不要。

明天我要出院了，謹在寓所等你送來的鑽戒或代價，最好是派人送來，因為我不願意見你，白討那無謂的糾纏。

算了罷，聰明的姑娘！你聲聲說愛我，也許有幾分真實性，但焉知你又不對那廝說是愛他嗎？聰明的姑娘！你是真愛我的話，我不能不自認愚蠢，反之，我又不能不自認聰明了。老實說罷，現在的我，不是你所有的了。我自己有我生命的意義，社會的任務。

君 璇 三月四日



上節

這天南門外的河裏，靠著浮橋的下邊，新來了二十多隻民船在那裏「灣住」。這些船有贛州幫的，饒州幫的，甯州和南昌幫的。這些船都是來到這裏販柴到南昌去賣。

纔過「端陽節」的天氣，便是那麼的大熱；長空祇是蔚藍潔淨的，沒有一朵兒雲在那裏飄過。太陽高高地懸着像一把火般的熬煎着大地。空氣已經化成熱氣了。這些船上的船老闆，大多數是上了岸進城去買柴了。剩下些水手船老闆娘和小孩們，他們因為熱得難受，都統統躲在船梢的棚下乘涼，可是一絲風兒也沒有呢！水手們光著赤膊，孩子們光著全身，船老闆娘們也掀開了大襟，大家都使勁的搖着「老蒲扇子」。

貼住「浮橋」的那個杉皮子船上（注），乘涼的津津

有味的談着天，他們講着講着就講到這條河的上流××縣的戰事了。

「聽說上面的戰事又蠻吃緊呢！」

「可不是？他爹昨晚晚上在城裏得了信呢！」

「媽！等下我也要跟爹爹去城裏玩一會子！」小榮跳着說。

「鬧死！今天城裏，明天城裏，你死在城裏去！」

小榮的媽三老闆娘對着小到七歲的小榮罵了這麼一句，仍去和陸麻子他們談天談地了。小榮就呆在一旁，痴痴地望着岸上遠遠的那個像洞一樣的南門。

「消息怎麼說呢？」老七問。

「大兵吃了敗仗了，但不曉得是確實不？」

「這樣的亂世年歲，無論誰都不好過活。……」

「那不是這麼講法，窮人自然是難活，有錢的財主老爺可不能說難活，他們能逃出來，窮人大家小巢的那裏能

走得動呢？你這話未免一竹篙打了一船人。……」

陸麻子對於老七的話正要大大的加以評判而夾帶發揮他自己的意見時，小榮喊了起來，急扯着他媽的衣角。

「媽！你看！那個跑的不是爹爹？」

「那裏呢？」

大家下意識的跟着小榮所指的目標地望去。頓時，他們大家心裏猛的驚疑了起來。因為他們看到那個從南門朝這岸邊跑來，急忙的跑來的正是這船的船老回三峯老。

「麻皮！你看，他爲什麼跑得那樣急？」

「真的。……」陸麻皮張開了嘴呆望着。

三峯老在他們的眼光範圍裏，很快的跑到了岸邊，跑上了「浮橋」，就從「浮橋」上一步跨到船頭。那麼個急模樣兒，使人看了，益發會增加起驚恐來。

「你爹！做什麼？」三老闖娘已經很快的從船梢由船裏爬過而到船頭上來了。這麼睜着眼睛問着。

三峯老究竟是一個五十上下的年紀的老人了，因跑得太急之故，那麼的喘着氣。同時他臉上又顯現着驚恐的表情。好一會，他才說出幾個字眼來：

「快開走！要來封船了。……」

這話語雖是壓着嗓子低聲說出來的，可是鄰近靠着的

船上的人，已經很靈敏的聽着了。於是，大家都懷着一種驚恐的心情，從那個船而跳到這個船，而跳到三峯老的船上來了。

三峯老那句話是這麼的已經使原來和平甯靜的空氣而變爲一種驚惶緊張的了。

「封差嗎？可是這裏的縣政府？」

「你從那裏得來的信？老伙計！」

「真是嗎？那怎麼辦呢？」

「要封多少條船？」

「這個穩是沒準兒的，他們又來尋我們的「財喜」了。」

「我們那有那許多油水去供他們呢？我的天爺爺！」
可是這些人儘管這麼的嘆着問着，三峯老仍是沒有恢復他平時那麼均勻的呼吸。還在吃力的喘着，胸膛是一起一落的波伏着。

因爲沒有得到對方的回答，於是這羣詢問的人就馬上轉到猜疑和憂愁方面去了。——

「假的罷！若是真的那可糟透哪！」

「怎麼？我們躲開一下罷！」

「把船放下幾里路去灣下總好點！」

「但是來不及啦！……」

「誰說？見神見鬼的！他們一個人影也沒來呢！……」

「……」

「來了就遲了。……我們緊罷！新根！新根！」

「×他娘的，劉老闆也還沒回來呢！」

「天哇！死進城裏去了，就不見回來哪！」

「我的柴一根也沒裝呢！」

「假使是真會來封船，我們就根本倒霉，而裝上了一些柴的，就更倒霉！……」

「誰曉得給封了是開往下水，還是開往下水呢！」

「若是開往下水就頂倒霉！……」

「上水下水都倒霉，天保佑不是真的。……」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越擠越多了。這麼亂嚷着。男人在前面，女人們在後面，孩子們就在頂後面。他們是聽三峯老的話，好像更想看三峯老一眼似地。

「別擠啦！想跌下水去嗎？」

「鬼樣的，真想見龍王老爺了。要你們擠來幹嗎？看把戲嗎？」

男的罵着亂撞亂竄的女人和小孩。有的給擠得驚呼起來，因為怕跌下水去。

這時，三峯老環視了他們一眼，開始講了：

「我在五顯祠街買批雜樹柴，正在講價錢的當兒，街上就有人在交頭接耳講着。我打聽了一下說是××縣被土匪陷了城，這裏的××師馬上就得開去打仗。那個柴店裏的老腳還說兵一開拔，便要拉許多伙子，我頓時給他這句話提醒了。我想起了上次在這裏也是逢到軍隊開拔，他們的太太和行李都要帶去，所以就去拉扶抬轎，可是這裏的鄉下人一遇到兵開拔，便躲個精光，人影都尋不到。所以便來封我們的船了。那時我們一共封了十來條，那回我們一直送到××縣。……這回又遇到開拔，鄉下一定難拉到伙子的，所以我一聽那個老闆的話便觸動了靈機，便跑回來，還湊巧他們還沒來封，還躲得及。……你們信不？包會來封差的。……」

「那就真糟！給封去了是走上水的哪！」

「我們快躲罷！揀下去就得了。……」

「走呀！走呀！」

「真氣人，你老闆又不回來！」

「我的也還沒回來呢！」

「管他，我們走罷！」

剛聽完三峯老的話，船夫們便要躲起走，可是船老闆

娘便一壁咒着進了城的丈夫，一壁又想躲開走。這麼沸騰着，恐怖的羣就散了開去。他們紛亂的提着篙，提起「牛角鐵鏡」（注），一壁嘶叫着，一壁就撐開船開始逃避。

「啊啊！來了！來了！」

「天吓！有五十多個呢！」

「快開！快開！」

「開鬼！你不怕吃衛生丸你就撐起走！」

「喂！開不得了，等下就會闖出大禍來啦！」

「你看，那個杉皮子開起走了。」

「看走得成不？除非船上長起翼來。」

「喂！伙計！走不得哪！」

「不是剛纔那個報信的老頭兒的船？」

「是哇！……喂！伙計！杉皮子上的伙計！走不成了啦！」

「喂！真走不得啦！……你看，他一下也不理我們呢！」

！……」

有人這麼喊着那個杉皮子船，可是船梢上的那個正在弓着背撐着篙的老伙計三峯老，理也不理一下這些喊聲，就是眼也不正看他們一下，只顧裝着沒聽見似地撐着往下

走。

封差的兵已經蜂湧似的來到岸邊了。發現了那條躲走的三峯老的杉皮子船，於是有人在怒吼着：

「喂！撐上來！不准走，」

「再走，王八羔子！老子們就開槍！」

三峯老聽了雖然心是在胸前忐忑的亂跳，全身軀都在顫抖。可是，躲避的心仍是在這種空氣下堅持繼續着。

任憑你岸上的封船的兵士們是怎麼的利用害關係的話語去制止，也制止不住他，像剛纔別個船中的伙計們所下的勸告一樣，他就像掩耳無聞的仍只顧撐往下流。

「喂！再要撐起走，這裏可不會有客氣對你的哪！」

「你這「反動」，想見閻王老子不成？」

「再走，再走，爺爺們賭你不撐回來。」

在這些高聲恐嚇的口吻裏，三峯老的船已經撐着斜斜的走入對河的山邊了。那兒是一派急流，一個「斗溜」的灘（注）。三峯老聽了那些頂厲害的警告的時候，也有掉回頭去以免麻煩的念頭。可是，船已經走入了急湍的流內了。再也收不住想掉回頭去；而且，船現在是不由人力撐動了。一直放下，也得好好的用心看管得周密。不然，就會衝到那灣內的石崖上去，說不定船也得撞翻哪！這是個

危險的地帶，地名叫做獅子口，那麼生長得奇峻，天險。急流筆直的衝入那個灣角裏，灣角裏的石壁上，盡是些突出似獅齒一般的尖石，船隻駛進了這個灣角裏，直是一個難關，像鬼門關。三峯老已經捏了一把冷汗。

那邊岸上又傳過警告來了：

「再走？這兒開槍了。」

「那龜蛋！看你怎麼着？」

任你如何的恐嚇，可是這船已經不能想法再能掉回頭，祇有留下流的希望了。

突然——

「拍——」

接着又是——

「拍——拍——」

槍聲是這麼的響了。槍口雖然是向着天空開的，可是整個的南門外，那些船上停止了騷動，「浮橋」上來往的行人也跑個全不見蹤影，岸邊洗衣的女人們也亂竄起來，空氣是那麼嚴肅冷靜，像一個戰場上一樣的那麼恐怖。

三峯老已經嚇得是氣都不敢喘過來似地，一失手，手上的竹篙子已經溜到河裏去了。三老闆娘躲在船裏瞪着眼呆望着三峯老。臉也嚇得沒了血色，白得像死屍一樣可怕。

小棹這個小龜蛋，却在篷縫裏安閒地透出眼光看這邊岸上的動靜。船頭上的陸麻子和老七，也驚惶失措的忘記了船已經是走入急流內，走入了危險的地帶。

「天呀！天呀！」三峯老叫了起來，人是那麼瘋狂的亂跳。

「怎麼了？」

「吓！怎麼？快啦！我的天爺爺！」

「快呀！把篙子撐住！」

「天呀！怎麼這樣使我們的……」

「快快！老七，你那邊箭住！」

「何不你自己用力哇！還管得了別人！」

「媽呀！我怕呀！……媽呀！」

「用力呀！伙計！今日可要替我出些力了……。天呀

！——

又是一種非常的新的恐怖，新的憂愁和新的不安發生在這隻船上了。人雖然祇有這麼幾個，可是一種嘶叫似乎是近於人羣的噪雜。啊！多麼危險呀！船已經是衝到獅子口裏去了。已經是陷入了翻破的命運。

「天呀！菩薩庇佑！」

「救救呀！我的天爺爺！」

可是船頭已經只差三四尺而撞到石崖上了。越撞越近，船上的人已經呆若木鷄的看着這船祇有被撞破，而在這將撞翻而未撞翻之先，大家驚呼着天，驚呼着神。可是三峯老就是哭也哭不出一句。

「碰吼！」

船是在石崖上這麼撞了一下，船身一震，整個船內傢俱震翻得震天價響。什物的破碎聲，木具的相碰聲，人的驚鬧和水的澎湃，這麼沸騰的一片散在熱的空間。

「天呀！這回糟了。……」

「得罪了「江神」，真來收拾我們的性命了。」

「天呀！快撐開啊！這裏是個深潭呀！」

「撐開？船也破了，進水了。……」

「快搶東西搬上去呀！」

「那是一障石壁，搬到什麼地方去呢？」

「救命啊！救命啊！」

「我×你奶奶，這下子祇有死了。」

「救命呀！天呀！救命呀！」

他們只有哭着，三峯老站在船梢上，他全失去了一切感覺，他望望船內瘋了的人，望望泔泔的從破縫裏湧進來的水，又望望綠油油的這個深潭。他猛的向下一跳，撲通

一聲，水面上起了一層大浪花。

「天呀！……」

三老腿娘正在一壁哭，一壁和陸麻子他們收拾着東西，猛的瞥見了三峯老的自盡，她也在不安恐怖和憂愁的情緒裏而頓時失去了一切的感覺，眼前祇是一團黑。她摸着狂哭的小兒子小榮的「和尚頭」，接了一個生離死別的吻，就爬到船梢，看了看潭裏，也和剛纔三峯老一樣的向下一跳，水也和剛纔一樣盪起了浪花。可憐的三老腿娘就踏上了可憐的三峯老同樣的命運。

「怎麼？他們……」老七發見了也落着淚。

「快下去救罷！……」陸麻子。

但是兩人仍呆着，他們雖然識得水性，可是平常傳說這潭裏多鬼，所以他們迷信着而怔住了。

「我要媽，我要爹呀！……」

小榮這孩子哭得死去活來。

船身已經漸漸地沉覆了。船上所剩餘的生命就算是在死神的手指間掙扎了出來，爬到那塊石壁上稍微可以站穩的地方而攀住以保全生命了。

「我要媽！我要爹！……」

這已經無力的嘶叫，繼續散佈到漫漫的四下裏去。

(注)「杉皮子」是船都裏稱讚州的船的別號。

(注)「牛角鐵鏡」是三個似牛角一樣的鐵鈎打成一

柄，灣船時，便丟下水去，以支挽住船身。他們

稱那柄東西爲「牛角鐵鏡」。

(注)「斗溜」，在他們謂是斜斗急流的意思。

下節

那幕悲慘劇就在沒有躲進的船上的人羣和兇暴的封船的兵們眼裏展開，眼裏閉幕。當三峯老的船邊進了獅子口時，沒躲過的船上的人羣就替他坦憂了，就知道了那條杉皮子船穩是做了獅子口裏的犧牲品。

「定會撞破的，真糟！」

「我們不要袖手旁觀，我們得去救呀！」

「去救！去救！」

有些船上的人快要解開纜捉起「牛角鐵鏡」來捺了船去救的時候，可是被岸上的封差的兵喝住了。他們只嚷着：

「那是他們自作自受！」

「誰敢開走，開槍！」

於是，那些不願袖手旁觀同路人的遇難而自動要去援

救的人羣，就被威迫着不敢不袖手旁觀那幕悲慘劇的扮演

了。他們看着三峯老兩夫婦的自盡，船身的沉沒，兩個水手捉着小菜爬上了稍可攀登的崖石上，小菜喊着——

「我要媽！我要爹！……」

那悲慘的叫聲，悲慘劇漸漸的就閉幕了。於是，船上的人羣祇有流着同情的淚，說着悲慘劇的評語而太息着。而岸上的凶惡的兵們，祇是冷笑，對於悲慘劇的公演是毫不在意似地。至多是反復的說着：

「他們自作自受呢！消得消得！」

「對呀！我們不槍斃他，天却也要收拾他。天到底是有眼睛的。」

於是，他們開始封船了。

幾十個兵都勇敢的躍上了船上，每條船都有幾個兵在守着。一個看去似長官模樣的兵，（因爲他穿了皮鞋，服裝也要整齊些。）將條子開始貼在第一隻船的艙門上。

「求求你，老總！我的……我的船請老總不要封。……」

「滾開！」

於是那個被吆喝的真求救免不要封船的年老船老闆，篤的一聲跪下了，跪在兵的面前倒葱般的叩着頭，一對乞

憐的，顫抖的，悲哀的，衰老的眼睛，當每次叩頭下去拾起來的時候，環視他們一遭，深陷的，乾枯的眼眶上，隱隱的蘊藏着晶瑩的淚珠。他這麼的叩頭着，一壁又從袋裏掏出五塊雪白的大洋，把膝蹠移前兩步，顫顫的手將五塊錢捧入了那似長官的兵的手裏，又顫顫的說：

「老……老總！……請收下……收下……這些不夠你們喝一杯酒的酒錢……你……老……收！收下罷！……」

「……」那個兵呆着。

「但是……老……老總！可憐我……我的船……請你……老總別封！」

「……………」

「你可憐我……」

「……………」

「老總！老總！……實在是太多了，不成意思。……你老……別嫌……別發怒……老總！我實在不能……」

「……………」

艙裏又跳出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她們都跪下了。他們像剛纜的船老頭一樣，倒懸般的在跪着的老人背後叩着頭。這時，別個船上的守着的兵都跳到這個上來着熱鬧了，他們完全不似剛纜那般的兇惡了。他們都呆呆地望着。

「但是……老總！……」那個年老的船老頭又在哀求了。「你收下罷！辛苦了你們，真……不夠一杯酒錢！……」

「……………」

那些兵起先是投着不兇惡而是奇異的眼光，可是，在這大家沉默與老人的哀聲裏，他們是由奇怪而變成同情的了，他們完全是被這老人感動了啊！

「我知道的！」那個似長官的兵痛苦地說，「我們不能接受你這內心含着忿恨不得已而贈給我們的酒錢，你起來罷！我講給你聽！」

老人和他的妻，兒子都站了起來危危的立着。

「我完全被感動了，」那兵繼續說，「我完全被你從夢裏拖回到這世界來了。我覺得我們剛纜的行爲是一種再罪惡，再無恥也沒有的了。我們以爲逞着強橫對一切的老百姓都是玩耍的。可是，剛纜的事，那個駛逃我們封差的船遇難是完全出於我們的使因，但是一半還是要我們上司負責的。……」

老人又投出那使人全身不寒而慄的眼光。

「……你不用害怕了，並且請你不要把眼睛看著我！我簡直看了你的眼睛像看了這黑洞洞的槍口一樣怕！（他

說時指著旁邊的一個兵的槍口)……我告訴你，我們來封船，並不是我們自己要船，而是我們的官長要船。所以，你以及別個船上的船老關不能恨怒我們的，這完全是我們受着上司的命令而來的。……你這些錢拿回去罷！(說着就交入了老人的手裏。)我們是不要的，我們是完全同情你們！……我在沒有出來到軍陳裏幹事以前，我是個窮光蛋，我受夠了那時當兵的和有錢人的氣，所以我就跑到廣東去革命了。我還讀過三年書哪！……後來北伐都很好，各處都受歡迎，去解除他們被壓迫的痛苦，去替他們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這些字眼我們那時喊得頂起勁，我們也確實打得起勁。……可是，越弄越精，到現在我們已經做了我們從前自己所要打倒的人了。那時去替窮人家解除痛苦，而今却倒來壓迫你們而使你們痛苦了。那時我們所要打倒的軍閥，現在我們倒在軍閥的手下。我們做了走狗，我們做下了奇大的罪惡。現在我完全被你感動了，我覺悟了。我相信他們也覺悟了。(他把眼睛環視一下)我們做了奴才，我們也是做了被壓迫者，而你們便是做被壓迫者的被壓迫者，也就是那些壓迫我們的人間接的壓迫你們。你懂嗎？我這些話？……」

老人微微的領首。

「正是這樣的，我們也沒法，我們來封船純粹是奉了上司的命令！不過剛纔我們是罪惡的了。……」

這個年老的船老關，完全沒有意識到他說出這麼一席話，於是他就戰戰兢兢的問道：

「那末……現在怎樣呢？……」

「現在嗎？仍舊是要封船的。我說了，我們是奉了上司的命令，我們不能違抗，我們違抗了有槍斃的危險。……但是，你不能怪我們的，你無論如何！……」

於是，老人又垂頭喪氣了。

他們開始貼封條了，一路貼過去，二十三隻船的艙門上，都貼上了這麼一張皮紙封條——

陸軍 × 十 × 師 封

民國二年
六月一日

封條上「×××」的上面蓋了一個偌大的方印，六月的「六」字和一日的「一」字都是紅硃筆寫的。貼完了封條的兵們，就跳上了岸似乎很不高興的走了。船上的人羣都擠在船頭來看他們的那些背影，尤其是注意那個似長官模樣的兵的背影。

他們又在議論著什麼了——

「那個兵頂懂道理！」

「唔……還是，那個老頭子最可憐！」

「你是講剛纔那個跳河死的嗎？真可憐，那條杉皮子船，我回回碰着他都是封了差……」

「真倒霉！難怪他逃！」

「逃？逃得好，船撞沉了不打緊，自己兩公婆又跳水。」

「倒他祖宗！都是這夥封差的不好！」

「鬼話！封差的固然不好，怪只怪得那般「草寇」天天自家打自家，打個不了時。聽說東洋鬼子在打我們中國什麼……噫！什麼？什麼東三省了。去年子又打……打了打了上海啦！」

「不是？上海也打了，東三省完全給打去了。聽說宣統皇帝又在那裏做皇帝了哪！真糟！他們天天自己打自己，東洋打來了，聽說他們就躲！這夥「草寇」的心腸是禾草做的，他娘的賊辰！真是一夥樣子養的雜種！只曉得剝削我們老百姓！」

「對呀！那夥癩鬼！」

「東洋人真厲害呢！哼！他們的槍多好，一槍說打得十來個人……他們專批人家的老婆。你說，嚇人不嚇人？」

人？」

「你看就是，東洋人打來了這夥癩鬼也會做王八蛋的……」

「爹！我有本事去打……」

「別囉！打？打你的賊辰！給我讓開些！」

「熱呀！我們進船裏去講呀！」

「喂！鐵舌！你們買好了柴火嗎？」

「真糟！我買他的娘！我買好了兩千多把呢！」

「這回我們封去穩要個把月才能回來！」

「不是，我剛叫了喜根子進城到柴舖裏去知照了。」

「我今年間連這大碰了兩次鬼！」

「我碰了三次呢！舊船賺錢，這世界飯也賺不到吃！」

「五月節」過了，大半年一個銅板也沒有賺著。光飯錢都墊進一百多塊去，還有伙計工錢這回過「五月節」都沒付清！」

「這門生意我真不想做！」

「這世界什麼生意都不好做，都賺飯不到吃！」

「唔……不過蓄船的就頂糟！」

「唉！你想！我這船今年莫望牠能賺錢了。」

「南昌，這回正銷得柴，可是又碰鬼封了差！」

「不是？我在菩薩面前跪了一輩子，可是菩薩死也不發靈！」

「不信！我就真不信這許多！只要撐船用心，費點兒力，包不會出什麼亂子。你看！我錢賺則沒賺到，可是回都順順遂遂。……」

「不過是這樣的意思罷了。我們的江湖切口『翻滾破爛』這些字眼，現在也不能規禁許多了，獨有碰着兵搭船更糟，什麼都說一陣子，可是也沒惹子出。菩薩這東西嗎？不過信就有，不信就沒有。……」

……

時間很快的從他們談話中溜了過去，坐船的太太們已經從南門裏陸續繼續地來了。每個船上都堆滿了些行李，什麼腳籃啊！油布包了的被子啊！行軍床啊！還有馬子桶啊！這類傢伙堆得一溜縫兒也沒有。還得有兩三個太太，兩三個勤務兵，兩三個腰間插了盒子炮的馬弁。差不多每個輪都是這麼大同小異的。

等到他們把東西一概裝上了船，人也一概上了船的時候，於是，太太們鶯聲燕語的吩咐開船了。

「太太！你想！我們不是不想開，實在是不能開，因為沒有風，走上水是裏風的。……」

那個哀求過封差的兵的老人，現在又開始來哀求太太們了。可是太太們說：

「你們不可以撐的嗎？」——那麼嬌聲地。

「太太打笑話了。你說走上水能夠撐著走多遠呢？」

「你們不會拉纜嗎？」一個勤務兵跳來說。

「拉纜並不是不會，這樣大熱的天氣，這樣辣毒的太陽，叫我們怎麼能夠拉？不會曬死嗎？」

「四天就要包到××縣，隨你們便！如果遲延了時間，抓了你去槍斃，你怕不怕？」開玩笑似地。

「怕啊！」也開玩笑似地。

「快！快快！」

「實在大熱啊！曬死人的！」

但是哀求等於零，沒一絲兒效驗。太太們坐在艙裏搖著扇，馬弁們勤務兵們只是吆喝著要開船，於是這二十隻船就被壓着不得不開起走了。二十多隻船撐過了「浮橋」，就排成了一長隊兒，各隻船上的水手和船老闆都通通脫光了全身的衣服，用一條手巾圍著下身。把長的粗糙的纜繩在桅杆結了，於是大家都牽了纜繩跳下了河，都走向岸邊去。留下各個船老闆娘在船梢「看舵」。

「噯唷！烙死人！沙真滾得不得！……」一脚上了

沙場的人便驚呼著。

「走不得，走不得！腳板皮會烙焦哪！」第二個踏上沙場的人驚呼著。

「伙計！走淺水地方啦！」

「對呀！不然什麼也走不得！」

「蹀到沙上，從腳板上一烙便烙到心臍上似的。」

大家不得不吃些力走上了淺水地方。這十幾個拉的人，弓著身子那麼倒向前，拉拉拉！人是排成了整齊的行列，船也跟著排成了整齊的行列。於是，使船艙裏的太太們好奇了——

「喂！徐太太！你看那些人真走得好看！」

「啊呀！他們都光著身子，真不怕曬死！」

「怕什麼？他們曬慣了的，假若要我們去拉嗎？只須一刻鐘就準給曬死！」

「曬死？曬焦呢！這麼熱的太陽！……」

「這些人也許是很可憐的。……」

「喂喂！你看，朱太太！看！排得比下操的兵還要整齊！」

齊！」

「確實好看呀！他們做把戲給我們看！」

一些嬌弱的聲音從那些打扮得像妖狐的紅唇裏發出來

，她們看著拉纜的船夫都一般的光著身子，弓著背，而且排成得那麼整齊的行列進行著，她們覺得拉纜的是在「做把戲」給她們開心。所以她們那麼消遣的看著。

拉纜的船夫們全身滾著汗珠，汗珠直落到河水裏和融成河水了。他們一壁拉拉地，一壁還唧唧噥噥的講著：

「真倒運！今年的生意是完全無望了。」

「可不是？都給封差封差封他娘的封掉了！性命也難說要被封了呢！你看！那個杉皮子船，那個兩公婆。……不都給封掉的嗎？」

「唉！真熱呀！我的背曬得發燒了！」

「天呀！你就起一陣子南風吧！」

「暖呀！我的背上給曬得焦味起來啦！」

「烙死人！我的天爺爺！」

「×他娘的，老子們這回子一定不給累死也得給曬死呢！」

「可不是？真是祖宗造下了大孽！」

「暖呀！痛不過哪！他娘的，這夥婊子辰，老公出去開仗也送到戰場上去給他們×嗎？真是騷狐狸捱不住半夜癢！……」

「哈哈！又好笑，又氣人！這夥東西真有她的。你們說她們婊子，實在比婊子還要更不要臉呢！」

「暖呀！曬不過哪！……」

太陽像一把火熬煎著世界，熬煎著這拉纜的羣。他們的影子給倒在水裏，他們發出低低的生命的主咒，這麼拖長一條的被壓迫的苦痛的綫，慢慢的展開下去。

二二年六月四日於白棧。

前哨



自由談的滄桑談

紅 僧

申報副刊自由談，自從老板史量才由周瘦鵬手中取給他那遊歐返國的世任黎烈文之後，面目頓異於從前。黎編的自由談，就時間來說，雖然幾個月，但所起的風波，所經的變化，是值得一說的。

黎雖然在歐學文學的，但於中國文壇絕無聲名與地位，以陳彬和之介紹，復有史老板世誼上所給與的地位，高視闊步，踏上了文壇，與三山五岳的文壇英雄，分庭抗禮。於是黎烈文的大名，便如雷般貫入我們文藝中人的耳鼓了。

左聯的英雄們，以政治關係，失却為黨派宣傳自由的當兒，忽然見此有良好地盤的孺子，又是這麼可教，而且稿費又特別多。於是魯迅等改名換姓，（魯迅改名何家幹）幹其公私兩便的工作。披著文藝外衣，揮他們政治的

利劍，於對非我族類（非左聯的文壇中人）的文藝中人如第三種人等等加以抨擊之餘，站在黨派立場，大寫政治短評，攻擊他們黨派所要攻擊的一切黨派。黎烈文做了一個不知所以莫明其妙的工具，把老大申報的黑黃屁股，弄到和猴子一樣紅了起來。

在現勢之下，沒有黨派關係的話，都不得開口，那自由談之發生毛病，當然也是意中之事，於是黎烈文在史老板命令之下，用編輯室名義，小刊其祇談風月的廣告，走回他們所咒罵的禮拜六派所走的路。風月是談過的。但不是普通所謂風月，而是把風月二字如拆字先生般釋解，夾了若干牢騷之氣，（文人不自由的牢騷）以郁達夫林語堂曹聚仁趙景深等非左聯作家的文章，支撐門面。（郁等一路都寫文章，不過祇在可有可無之附屬地位。）同時，乃以槍頭，單向文藝者而發，於腰斬了張資平『時代與愛的歧路』長篇創作之後。（張與左聯中人不對，左聯中人以黎為刀而殺之，蓋所以打倒張在文壇上的地位，黎實做了左聯中文壇陰謀的工具）對於其他抄襲作家，加以清算

，（此則也似與左聯有關係）

黎於歐西文學有何造詣，未見有若何表現，無從來說。但於中國文學，未免差了一點，因為典故與字義錯用之故，給禮拜六中人於小報上，加以不少的訕笑。所以到了後來，爲警恥計，刊些有舊文學意味的文章，如談黃仲則等之詩之類的文章，但作者又並不高明，把幾首抄了下去，說些絲毫無研究的按語，顯出作者與編者毫無舊文學素養的淺薄。

黎編後的自由談小滄桑，已有如上面之所述說了。除了若干文章可供一讀，清算工作較有意義而外，對文藝沒有什麼造就，對文化更沒有貢獻。至於人生方面社會方面，更沒有價值之可言。而黎之淺學無術，固然不能令自由談爲一有益之讀物而甘爲工具，作黨派的政治宣傳，而對張資平不光明磊落之胡鬧，更足以妨害觀衆之興味。

我以爲對於惡劣現狀的攻擊，是對的，若能站在人民的立場（時髦點說大衆立場罷，）說話，是一件很光榮的事。若站在某黨某派的立場做宣傳，則是一件很罪惡的事。須知黨派的罪惡性，不論在朝或在野，都是很充分的，知而爲此，是一個沒用的傀儡，和滿洲國的溥儀一樣。不知而爲此，是一個糊塗的小蟲，和上海所謂癩生一樣。這

是黎烈文應該知道的第一點。

中國文壇之糟糕，清算實爲重要的任務。但清算要站在純粹的文藝及廣闊的人生立場才對。所以，自由談之對於曾今可等文壇臭虫的指斥，對於一切抄襲家的舉發是對的。但對於腰斬張資平的小說，在黨派及幫口指揮下而抨擊非左聯中人，是很不對的。在文藝沒有積極的主張提出，還沒有多大問題，但消極的，也要有不偏不倚的態度。若果跟着黨派陰影來走，跟着幫口的夥伴來嚷，是很無聊無知的。這是黎烈文應該知道的第二點。

文學無所謂新舊，祇問他有沒有社會的價值，文藝的生命，沒有舊文學的素養和新時代的見解而談舊文學，是笑話，或者是淺薄。我們是中國人，用中國文字寫文章，西洋的文學素養固要，而中國的文字基礎也要，要在文壇上活動，此條件不可不具備，這是黎烈文知道的第三點。我是申報的閱者，當然也閱自由談，爲愛護我的讀物，於談其滄桑而後，貢獻此簡單的意見。但近來的自由談似乎好點了，大概是得了什麼教訓罷。

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

馬兒

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的問題，在六七年以前，早已成

爲革命八股中談論的材料，參加過改革的人們，誰不知道？但現在我們文壇上的作家，尤其是黨派的文藝者，化腐臭爲神奇的，還津津有味；不已，且加以什麼「唯物辯證法的現實主義的道路」等話。一方面表示他們懂得革命理論及社會科學，一方面以嚇嚇那些沒有參加革命不懂政治的文人。如此沒有靈魂的姿態，在C.P對C.Y施行「政治訓練」時常見的。現在，負有黨派使命的文學家，公然在文壇表現此種公式的說話，真是醜態可掬，令人發笑。

文學第二期東方未明的書評裏，對於林芻的創作「義勇軍」之批評，以作者祇寫民族意識不寫階級意識爲嫌。有民族利益才有階級利益，雖然是事實，而侈言階級意識者可以強詞否認。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中，而以具有民族意識者爲不對，祇知黨派利益，（說不到階級）不管民族存亡，不是盲目，就是喪心。此種有政治作用的批評，實在是幼稚糊塗得可憐。

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種經濟的進而至政治的鬥爭。（前者是無產階級爲生活而對資本家的反抗，後者是無產階級爲奪取政權而革命。）但在買辦階級支配下的殖民地社會的工人階級的鬥爭，除了經濟意義之外，還

有極大的民族意義在。爲黨派利益，固然不許工人有民族意識之存在，但不知他們有什麼理由，否認五卅慘案之大罷工及省港罷工工人的民族鬥爭的歷史意義。

就「義勇軍」創作說罷。此民族鬥爭的題材，在民族作生死決鬥的當兒，如何表現其階級鬥爭的意識及經濟鬥爭的形態呢？反帝運動，也是他們高唱的。但是他們的祖師列寧，不是說聯合世界十二萬萬五千的被壓迫民族嗎？不是要同情援助被壓迫民族運動嗎？而黨派的夢囈者，以民族意識之存在爲不對，可以說是忘典忘祖。

我國人民民族意識之消沉，是有民族國家觀念者，引爲痛心之事。而東方未明君之流，以消沉爲未足，並要毀滅之，我國之亡國士夫已多，而亡國的黨派戰士又加上來，亡國現象再加上亡國思想，中國還是快點亡了罷。那時，沒有民族意識了，有之，當然是階級意識，於是不必再勞東方未明君及其同志來糾正了。

文化的搬賣商

陽 冬

把會今可章衣萍這一流風月妹妹的腐臭文學掃除以後，現在，站在新文藝的防禦戰的壁壘上，對於所謂左翼文

學，我們也要加以嚴厲的解剖和批判。

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所謂文化運動，表面看起來似乎很熱鬧，但探其實際，却是一無所有。這十幾年來，中國是無所謂「文化人」的，有的不過是「文化的搬賣商」；也無所謂「文化運動」的熱鬧的，熱鬧的不過是「文化的搬賣以及競爭的運動」。這班「文化的搬賣商」，他們以前是向歐美大陸搬賣了什麼杜威，羅素，柏格森，詹姆士，哥德，雪萊，白璧德等等，現在又向蘇俄搬賣了什麼伊里奇，託洛斯基，盧那卡爾斯基，波格達諾夫，普列哈諾夫之類的來到中國。畢竟是歐美的貨色太陳舊了，於此，這批蘇俄的新貨色便時髦起來，這種新的文化搬賣運動便摩登起來，於此，所謂左翼文學也者，便在蘇俄的文化搬賣商的大吹大擂之下產生！

歐美有它自己的文化，蘇俄也儘有它自己的文化的。但因為中國的「文化人」太笨了也可說是太聰明了，只會搬賣，不會創造；所以，雖然運動了十幾年，只見種種搬賣西洋的文化戲，一幕幕地閉去了舊的又換上了新的，而中國自己的新文化，實際上却還是一無所有。

如果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者，不從這班「文化搬賣商」

的炫惑中覺醒起來，走上其自己應走之路；如果中國的新文化不從這種文化的搬賣運動的惡劣泥潭中跳將出來，走上一條創造的光明之路；則我敢說就是再過一個十幾年，中國的新文化，實際上還是一無所有！

我們對於時下最時髦的搬賣蘇俄貨色的所謂左翼文學，也應作如此觀。

和要推翻中國的買辦階級，中國的國民經濟纔能發展一樣，我們也要推翻時下這種「文化搬賣商」的文學運動，中國的國民文學纔能發展起來！

過去搬賣什麼杜威，羅素，哥德，雪萊，白璧德等等來中國的歐美文化的搬賣大師及其小嘍囉們，已經沒落了，現在搬賣什麼伊里奇，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的蘇俄文化搬賣大師們，也必然地要走上那條沒落的舊路。希望現在一般愛好文學或有志文學的青年們，固不要顧廢地走上風月妹妹的文學之路，但也不要受寵若驚地以取得一般蘇俄文化搬賣商的所謂左翼文學作家或批評家的青睞或同情，做一位有名或無名的左翼小嘍囉而自豪自慰。我們請看看過去曾做過杜威等等文化搬賣大師的小嘍囉而一度自豪自慰的人，現在那裏去了？

(八月廿九日)

所謂左翼文學

柳 風

所謂左翼文學是一種什麼文學呢？

在理論上是這樣的：文學一定是無產階級的，所以描寫工人的生活，階級意識，而且要罷工，暴動，總而言之是階級鬥爭，而最後必然地要勝利。畢竟光是工人還不夠，於此有些又主張也要描寫農民去，但描寫農民，也一定要有階級意識，而最後也是暴動，加入紅軍，勝利！——這便是左翼文學理論家共訂的文學公式，除此以外，都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幫閒者的文學理論。於此，在創作方面，他們也一一依照這個左翼文學的公式而創作了：起初是雇開一個工廠或農村的場面，然後極力描寫一點千篇一律的工農痛苦，然後是一陣大騷動，其中要幻造出一兩個普羅英雄，最後便加上這麼一兩句：整個的世界翻動了！勝利屬於我們這一羣！（還有在寫作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忘記由穆時英南北極裏抄下一些普羅的話彙，多加上幾個「兒」，「啦」；因為不是這樣便不像是普羅文學。）

曾在最近的自由談上，看見過一篇出於似乎「有名作

家」手筆的短篇小說，內容寫的是在百度的熱氣中幾個製冰的女工，散工了，這幾個女工出了工廠，路上受男人的調笑，便罵他幾句，接着，最後這幾個女工便「以強健的體格邁步前進了」。雖然是短短的千字以內的短篇，但可以說是左翼文學的典型作品；你看，這「邁步前進了」五字內含有多麼豐富的鬥爭性，積極性，和勝利性！

我們並不反對描寫工農生活的文學，但我們反對那個一定要奉行黨派命令而在文學中幻造出什麼鬥爭性，積極性，階級性這類幼稚可笑的和標語口號一樣的所謂左翼文學！

（八月廿九日）

茅盾的大「矛盾」

柳 風

作為左翼文學的修正派而毅然起來修正所謂左翼文學的幼稚病的，有一個茅盾先生。

他在「文學」第二號和第三號的社談中（社談雖不署名，但這幾篇據說是他的手筆），大聲疾呼地反對李鬼式的左翼文學批評家，糾正李鬼式批評家在討論「主題積極性」這個問題中亂叫什麼「鬥爭，鬥爭，第三個鬥爭！」和「積極性就是描寫鬥爭；而且必須是勝利的鬥爭。」

既要左翼，而同時又要糾正「鬥爭鬥爭第三個鬥爭」，這種修正派的理論，「顯然」是一種新興的第三種人了；因為魯迅先生曾為第三種人下過定義，是叫做「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

同時他在「文學」第三號社談「雪地的尾巴」中說道：「……但是以後，他却草率了，（按：他即指「雪地」的處女作者）他使得這「雪地」拖了一條概念的公式化的尾巴。他要把「目的意識」灌進這一羣譁變的「烏合之衆」，……他這企圖是對的，然而他的方法却錯誤了！……我們老實不客氣，把這條不相稱而且拙劣的尾巴割掉了！」

然而，我們且翻看經過茅盾刪存或添上的「雪地」的尾巴是一條怎樣的呢？原來是兩句對話：「我們往那去？」「往那去！打這個吃人的世界去！」

「打這個吃人的世界去！」這條似鬥爭非鬥爭介乎獅子和狗之間的尾巴，也不見得怎樣的高明吧？老實說，又何苦要這條仍舊脫不了拙劣性的尾巴呢？索性刪去，全文也並不失其為「主題的積極性」的。

既要糾正「鬥爭鬥爭第三個鬥爭」，同時又要灰色地喊「打這個吃人的世界去」，這種新興第三種人不澈底的

修正辦法，真是茅盾先生的一個大「矛盾」！

茅盾先生如何纔能跳出這個大「矛盾」呢？我看，只有勇敢些澈底脫離黨派化的文學的威脅這一條路吧。

如果不是這樣，則茅盾先生對於左翼文學一方面雖然「幻滅」，然其如一方面還是「動搖」何？（八月廿九日）

所謂民族文學

柳 風

有人研究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曾這樣的下過一句斷語，說：「中國的封建經濟已經崩潰了，但建封的勢力仍支配着社會。」這個名句，在社會科學上當然還有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移到文學上，說：「中國的封建文學已經崩潰了，但封建的意識仍支配着文學」，則似乎却也有幾分貼切。

所謂普羅文學或左翼文學的，一定在腦中幻想出幾個普羅英雄來，等於新興的無產綠林好漢，「鬥爭，鬥爭，第三個鬥爭」，這種新興的封建意識的文學固不必說了，而所謂民族文學的，其封建意識尤甚。

民族文學者，因為要有民族的「主題積極性」，於此便抬出幾個復興民族的英雄出來，作為民族文學的典型，

他們是「英雄，英雄，第三個英雄」——於此，他們便由盤古數起，把什麼黃帝，周公，漢高祖，項羽，越王勾踐，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晉元帝，王導，等等，這一串上下大全的所謂民族英雄都一古腦兒抬出來，作為描寫的對象，內容的典型，甚至於大日本帝國主義的忠臣順狗的鶴見祐輔，也被捧為頂括括的民族主義文學者！

民族文學的意識，骨子裏雖然是一「英雄英雄第三個英雄」，但為了應合現代潮流計，也不得不演繹成爲下面的一個公式：那就是：「君臣民合作，復興民族。」

無論怎樣地借血還魂，但總脫離不了十足中國的道地的封建意識，因爲民族文學者根本就主張「利用文學」以軟化或麻醉一切「強力所壓抑不到，軍警所管理不到」的。

八，卅。

文學社向魯迅磕頭

煥 然

傅東華化名伍實，寫了一篇「休士在中國」的文章，刊在文學第二期。開首有這樣一段說到魯迅。

「……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

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的顧忌。」美國黑人作家休士來華，沒有英國紳士戲劇家蕭伯納那末熱鬧，參加歡迎會的作家傅東華，不免感慨的說了上抄的一段話。

傅東華這個說法可糟了。第一，魯迅參加迎蕭會而不參加迎休士會，不免被目爲「勢利卑劣小人」；第二，把一位高貴而又革命（？）的魯迅先生，和梅蘭芳相提並論，如此，那不把我們那位文壇權威左聯領袖的魯迅先生，氣得九竅生烟嗎？於是魯迅先生大興問罪之師，聲勢洶洶的向「文學」的編輯質問。於要求將他那封氣概萬千的信刊在第三期文學之餘，並查究化名的人。嚴厲的態度，和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對於統屬的下級或民衆機關的命令一樣。

文學社呢，除了奉命刊佈魯迅先生的信後，不但刊了任實道歉認錯之信，且由編輯委員會公佈自認疎忽要求諒解的信，恭敬千般惶恐萬狀之態，和跪下磕頭差不多，魯迅之威風，文學會之馴服，至此我們才知文壇權威左聯領袖之尊貴，才見到一幅文壇奴才的寫真。

「文學」是左聯與文學研究會媾合後的產兒。是的，

魯迅以父系制度時代的親權，再加老作家的文權，還加上一個左聯背後的政權，當然要嚴加斥責，而文學不能不作賢妻孝子的表示了。如此看來，不但是文壇奴才的寫真，而是新封建家庭名劇之開演了。

文壇的悲觀與樂觀論

卡 斯

因為某報副刊「火炬」上，有一篇東西題目好像是「對於文壇的悲觀」，嘆息着最近中國文壇的混亂，甚而至繼之以痛哭淚涕；隔了幾天，自由談上便有一篇旅華做的「悲觀無用論」出來，很樂觀地大加教訓。

在「悲觀無用論」一文中，起頭說：「文雅書生中也真有特別善於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為近幾年中國文壇的混亂，好像軍閥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尤其痛心經陷。」最後說：「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這意思是說：文雅書生們！不必因為混亂而悲觀，勝利是終歸我們左翼的。

「火炬」的「文雅書生」們，既憤恨着一般無行文人經陷，同時又不肯給「有行文人」的左翼所收編，而服服

貼貼地做個左翼小嘍囉，因此，便只有發出文壇悲觀論，嘆息歎歎，痛哭流涕，悲斯文之混亂，其為左翼英雄們所呵斥，教訓，乃當然的事。

文壇確實是混亂的，但混亂中却有一條很顯明的路線；這就是不給左翼收編，便要 and 左翼鬥爭。除此以外，沒有第二條路。是的，「悲觀是無用的，是沒落的」。

然而，左翼的英雄們果可以「樂觀」，可以「勝利」了嗎？這只要看我們以上各篇對於左翼的批判，就可以知道，這裏不必多贅了。

柳風君在前期刊的前哨中，曾經這樣的說過：「如果所謂第三種人，僅僅是「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這種人即使「實際上沒有」，我們也要反對。但我們要承認實際也有這樣的第三種人，他不是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而是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中，和甲鬥，也和乙鬥，否定甲，也否定乙，由甲乙交相壓迫的夾板中，殺出一條新的血路！」

是的，悲觀是不必，樂觀也無聊，對於文壇的混亂，我們要取這種「鬥爭觀」，纔能由混亂中澄清出一條光明的新路。



釐金卡

潘東屏

幾哨子西北風咆哮的連刮得天一氣黑，灌肚子的，草棚上。亂吼着，不透氣的，西北風連刮激着像哨子吹。二道口林子裏光赤膊樹。聳立地，密驟地在岸上，乾架子擺着，老遠的望去一團黑，像快刮起一團風暴似的，黑浪上鬼火似地燈，那是二道口小舢板漁船上的火，齊齊的漁船都排列在口子裏灣風，起這種靜江風——河裏誰也不敢走船，都灣進口子拋起錨候大風平息後再說。還有一些較大撫刁子（註），也一道的灣風的擄進港口來。

從蘆席棚裏風刮進船棚裏，刮過天棚上，刮着身上細胞裏，像十二月天裏打皮塞，吃糝精都透不過暖來，木悚地，顫抖着。船梢上簷條下吊掛着一柱柱冰條，堅硬的，木桶裏河水也都堅硬的結凍上一層層冰壳，伙計們把煤球撥旺些烤火，黑黢色煤煙播散在船棚裏，船棚裏倒緊逼逼地感到一味暖溫，空氣的暖溫。伙計們成天，成天悶悶地抹上幾張四天九的紙牌，這是他們一種很難逢遇到的休息

日，撫刁子老板大半都抽上癮的，煙癮使他們熬不住的抽……抽……在黑夜裏，一束浪催動成排列船隻都在顛擠着，狂動着，西北風嚇命的在蓬梢上刮。

古伯是在撫河上蓄撫刁子資格最老的人，暴躁如雷的火氣，古伯年青時候就是一個最爽直不過的漢子，講一點痛快，暴勢力壓不下他的火來，雖然他一生有大半生在監牢裏過活。槍柄子，藤鞭子……十二斤重拷鍊……要慣了，這是吃慣了的家常便飯，大漢子坐監牢也不算個什麼委屈，古伯並不因為受一次委折就退縮起來。不，他還是暴勢力壓不下他的火來。

這是他天生的性子，滅不掉的性子。已往的，在他手下揍過好鬼祟祟。半調子，青紅幫的，惡棍子，尋岔子的丘八……這班，一類的。他自己也不知幹下多少，甚且把別人遭遇到的枉屈……硬地都拉上自己頭上來，忠實地替他們求得一個痛快的解決……他才覺得精神上得着，得

着一些舒服的。

古伯只要拿捉住理，有正大理由，實在看不上眼的，實在的隱忍着。在無可隱忍之時，實在的腔腔捺不住火，他不問上是什麼人，天王老子也使他吃着叫不應的枉屈：……他覺得這世界，只講蠻橫創造得出理來。

但是——結果自己每次總得吃些暴勢力的苦頭，古伯沒有別的狠，於情理上有異外的抵觸的，他總瞧不上眼，老實實地痛快地發一氣丹田的老火，這是他天生的性子，他做作不到，他滅不下他性子來。有人評議他——古伯是愛管閒事，充標勁，年青人一味的抖蠻……古伯聽了覺得他們完全是一種誤會的，並且不明瞭他自己的。

他最痛恨的——是平日裏與他們最接近的，那班釐金卡上吃官飯碗。師爺們，當折子手的，查賬的，驗貨的稽查……他，他都結下過不可解的冤仇，一輩子冤仇。平日裏，從來的，他沒有孝敬過師爺們半寸的禮物。沒有私地裏同他們談過口什麼交情……古伯拿出自己的正直，不偷稅，不夾帶，不販私鹽，不漏印花，不幹犯法的買賣……什麼師爺們也不怕上他，再怕他也算不上是一個漢子，無非逃走了，是那班狗吃的，想天方，尋岔子，刁難，藉公事來報復私嫌。

這樣。古伯受過的。貨物、金錢、同皮肉上絕重的損失，在他每回同釐金卡強烈地反抗一次，就受上這樣一次重大的損失。然而，暴勢力壓不下他的火來，他仍舊的，積急的，積急的同他們。再接再厲的反爭，同他們加緊仇對着。他想。想憑他的力量，來削平釐金卡幾十年來惡例子，讓他們來伸吐幾十年來受他們強暴的，壓抑的，苦痛的氣息。

事實。事實竊笑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力量太單薄的爬不起來，在他每次的強烈地反抗一回，結果，反增重釐金卡對他們的壓迫，無疑地，以前都失敗的。他們仍然是在釐金的強壓力之下的隱忍着，承受着。

釐金卡上差員，吃官飯碗的，一班船老闆誰不尊敬上一聲師爺，把師爺們籠絡好了，籠絡得有相當適度的感情。只可以說是金錢一段的誘合。那稅票子也可以提早出來，或者暗地裏弄花頭少完納一點稅款，帶犯法一類東西也不要緊，有師爺在局裏可以損皮，籠絡了師爺是決沒有危險的——

古伯年青時同他們却是例外，一班鬼祟崇地，闖架子，臭架子，高傲地師爺們。一副脹氣的架子說話的一宗卵神氣，陰突突地……坐撫刁子不把錢，吃飯，拉屎，睡覺

，不把錢，伙計們也白當一頓差。做官的坐撫子都不把錢……敲竹槓，把有錢人出汁，發，發不要臉的財，媽的——官。什麼不要臉烏官。這些。古伯一見就板火。

古伯拿出幾棒很，不偷稅，不夾帶，不幹犯法買賣，聯絡他們幹啥，不犯法就不怕上誰——他一直到現在都是那樣決絕地主張。當時，撫子有一班年紀大老者，他們背後裏，着實下過番苦口勸過古伯說。

我們是靠苦力過活的人羣，婆娘兒還得靠我們挑担子，我們又沒有好幫口去混飯吃，舊船就得是我們一個長久的本業，現在找飯吃，的確是很難，盤金卡上是幾十年來數積養成惡例子，傳八代例子，天生着我們爲什麼做一個撐船老大呢？這只好埋怨我們窮八字。瞧氣也瞧不了，講理又訴不倒理來，誰不是黑天似的，吞氣的不敢抬頭，鬪岔子終久不消說是我們吃虧，這也不是出頭的法子，傾家蕩產的爲的也是鬪岔子，殺頭的也是爲的鬪岔子……舊船戶三代祖先誰也不敢同他們作對，一向都是這麼來。這班賊。這班狗的——誰不是仗勢欺人的擾着調一任局長，希望的，只有這一點，看他捆鋪蓋滾他們娘蛋，又換上一大批新傢伙來。我們長久的誰不是在盤削之下隱忍着，承受着。……

古伯聽的聽。一看見看不上眼的，血管裏每細胞熱激地推湧着，快爆發似的，身上像起一股彈勁似的力，他們這班是借勢欺人的走狗，蛇毒樣似地東西……古伯他痛恨一方面自己同業太不講團結，有些鬼事吃講茶，倒是那麼很，正常的爭抗又怕事得那麼兒。爭抗的是需要有關結的，有羣衆的，他氣憤的，是多數的甯願在強力之下妥協着，馴伏着。

連刮着幾陣西北風，灌肚子的，黑浪直翻動不透氣湧着，風像刀葉子刮在臉上，刮在天棚上，蘆席棚子風尖銳地刮進船棚裏，晚北風刮得蓬棹子怪地響，黑黝地響着，算算已經灣上一天一夜的整風，船上又載重得過火，多灣上一天得多耽上一天的風險。古伯計算要是再灣上一兩天，船就趕不上地頭，開頭時裝貨商行叮咛得那麼急：這批貨一定要在新年裏趕到撫河，並且加倍的收過他們的水脚，責任心驅使他，無論，無論如何得要趕上一程——古伯決定闖危險趕上一程，伙計們明白古伯性子很孤僻，說怎樣就怎樣，像這樣老北風嚇命的刮，刮這種靜江風，誰也不敢走船。古伯命令他們沒有法，麻起胆來再說。

到市口的一夕。

市校鎮上很繁榮，是上撫河一個中心點，一個風氣壞得異樣的鎮市，案子……大煙館……流氓……不怕事地痞……丘八……惡棍子……吃講茶……一切黑暗染成的，風氣壞得異樣的……

古伯盛一碗老燒——一面烤乾牛脯慢慢地飲着，風又又地刮得蘆林子一陣陣響，怪六月天聽慣的紡紗娘……也許是喝多了酒，快悶悶地不爽落，一盅盅慢慢地喝，眼睛又都喝上了紅絲，除了酒，簡直活把人埋在地窖裏。沒有可不行，喝他一個醉，也好安定下一夜的好眠。伙計們疲累的假在被窩裏鼻子打鼾雷。

——喝。一盅盅地喝出性子來。想。想到白天裏，狂罵着。——

他媽的。是碰倒七煞，是今年壞壞了天方，二錶子一大年初一就喫鬼——曉得今年要出岔子。幹些事都不能套上板眼來。

灣他一夜的風——

——今天又碰上什麼星期日，短命的日子，局子裏些狗吃的，不辦公，不寫票，不磕印子……幹事老是這麼的反毛。

在平日灣他一夜的風，古伯還樂上耍一天，這是責任

心驅使他一夜的焦急，古伯憤恨地是今天。空到局子裏去跑上一回。又得耽擱上一天，耽上一天的風險。

蘆席棚外裏風洩洩着刮進船棚裏，古伯獨自在船坑上躺着，心想，喝醉了，總得磕上眼皮，度過一夜焦愁的日子，棚子外浪聲格格地掃着，船身在不住的顛抖着，浪衣刮在鋪鍊上美的音波，古伯從來不帶過感傷。也許是喝多酒，一味。一味怪樣地不爽落。

金黃色太陽在冬天會使人愉愛着，至少說是可以不感到那不快的陰霾，撫刁子船上沒有鐘，他們吃午飯時光大約就是中午的時候。古伯稍爲吃一些午餐，曉得去早了也是瞎跑上一回，局子裏不敲過十一二點鐘，也是白等上一半天，師爺們要。要敲十一二點鐘才來，那班狗吃的……西北風也好，東北風也好……河裏翻了船，他們也不問的……

古伯找出十幾張在二道口，小池，陸集嘴……等局子裏完稅過單聯的稅票，同十拉塊現洋，到市校上盤金局裏來。因爲盤金卡上師爺們。不要臉，只要可以找錢，用鈔票完稅要補水，雜票子不收，要通融就是算一個八折。八折就可以通融的。同有時幹些把假鈔票掉給船戶的把戲……現在他們完稅都得用現洋，並且在上面磕上深藍色印子

，怕的是師爺們又掉換些，私販、啞販、銅洋錢，從高台上摔下了，逼令船戶掉換的勾當……不掉換，他們不碰關印子，沒有關印子，船誰也不敢走。古伯相信，不要臉的事，想得出，做得出，講得出，是這班傢伙都幹得出來。根本，他們談不上有臉皮的。

沿河灣漁船上有的頑童在放野火，市街上望去一團黑，天上稍為斂點風，古嫂望望天色，眼底下眼來，像要到團風暴似的，大半天日子，完釐金他還沒有轉來，難保又……又鬧出什麼岔路。他在埋怨他老是那麼充軍的皮氣，一輩子充軍的皮氣，船上伙計們一時不能夠走開，去探望一下老古的消息，爲的是夜裏還得防備撫河上一帶偷船的小賊，偷貨了，得硬起臉來賠，不二價的，她吃上十拉年船飯沒有少過一次商人的貨物。

晚飯了，古嫂心中像吊桶似在用晚餐，正在盤疑着老古這要還沒有回來，突然間一大串腳板聲，陡然跑來班兒信的漢子，古嫂吃一陣驚，一會子平下去，古嫂認得的，抄班手，闊臉頭大漢子，是稽查爺。黑禮帽帽邊子壓在眉尖上，黃指頭上來着一段烟。

一羣人兇信信地湧着。

——有人點水，說你們這次帶批黑貨上撫河……

——幹點這好買賣。

——怪有油水的——洪三係販土槍斃啦。

——好大胆，你們船老大在局裏毆我們局長，偷稅不說，暗地裏還想發這些洋財……

大家爽利些……誰也不慣喝這裏西北風。

一羣人兇信信地吼着。

古嫂緘默地笑了，老古一生不幹犯法的事，光明磊落的，誰也不會怕起誰——想起這種黑，真是摸錯了門，古嫂聽他們說的實在聽不上耳，一股流氓派調就特別地腫死人，怪字眼說出些槍人口氣，他不怕的；聽風浪也聽上十拉年，怕事也怕事不了，也不是怕了就可以完結，雖然他們還不是那一班大號的馬脚，搗蛋本事，那是他們拿手戲……古嫂明白別的撫刁子，年更歲逼晨光，幾乎成了例的，誰也得應酬這班傢伙幾文，尤其是年尾上承裝些貨物的船，怕死他們一陣陣的。想天方的刁難，吞氣的，明白納敬買路錢……在古嫂就不以爲然，這是自己蓄船人平日逐漸讓步養成的惡例，黑暗……妥協……暗地裏塞錢，自己們開壞的風。

——怎麼辦，辦公事是要公啦。

——帶上局裏不是要坍台嗎——犯土可不是好玩！
——洪三係販土槍斃啦。

大家爽利些，

誰也不慣喝這裏西北風——一羣人兇狠地吼着。

古嫂肚皮藏一道火，喉嚨裏熱力激升地像要吐血，這班雜種子欺人，是這樣把人催上吊似的……她。她平日所隱忍着的血液都在拚湧着。——對……老古伯在局子裏，十八層地獄局子裏，老古受他們的害。一次，二次，三次……他——他們是古老的仇人。

古嫂熱血在血管裏騰動着。

她不管怎樣地，發瘋似，一口氣衝上去勒勁的扭住稽歪頭髮。

打……打……

——抓紅繩子大刀砍他們……

——滅這班欺人的棍子——

——打……騰沸怒氣在交響着。

伙計們一樣地闖火，咆哮的吼喝，玩武靶子又得是撻船人很處。媽的，橫豎是鬧出岔子來，得痛快的先下手。出一口仇氣，平日大家極度隱忍着仇氣，勒勁的賣把蠻氣力，誰打得贏誰得就有根，腰子眼，肚膀骨……發勁的撻。撻冷拳頭……抽……

船梢上鮮紅血在銀灰白月光下暉靜地淌着。

古伯押在所裏，她倒不很着急，急也是無用的，急的

是鬧出這岔子來，這一批貨如何能達到撫河呢保不定充公……自己爲一口氣，殺人也得是爲一口氣，使他們蒙累額外地損失……師爺們，局長們……官，什麼烏官，他們，他們。仗勢欺人的走狗，就這樣乖溜的龜兒子撻了麼？天下也沒有這樣灑脫的公理，他，他們決不。決不會放手的，決不會，就這樣了結的，古嫂明白。還得鬧出大亂子來。

第二天。古伯被押解到市權上第三警察所裏，古伯老北風，灌肚子，吼吼的。市權街上走着。

一路走，一路想。撻他一輩子結實，拚得不上這碗懷氣的飯，講一點痛快，暴勢力壓不下咱的火來，操你媽——總得有一天。看得見天日的，翻轉身，來……來戮你三代，八代，十六代的祖宗……就。就這樣一輩子讓你們剝削麼，一輩子。一輩子不穿頭麼……

師爺們帶了彩的臉……血色的臉……紅燒豬的臉……

局長的……血的頭……一路傷……

平日官架子……臭架子……槍柄子……藤鞭子……黑暗之妥協……扣稅票……監牢……敲竹槓毒手……逛鴉子……大煙……嗶版……十二斤拷鏡……雜種子……嚇詐……刁難……這些。古伯在今天。今天。覺得平日隱忍着，承受着，壓抑的，憤怒的。稍爲得着一個痛快的懲責……痛快的……痛快的……

灌肚子大北風咆哮的直刮在他有紅血色臉上……

〔註〕撫刀子。爲江西內地民船名稱之一。

所謂「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

須 子

一

八月號「現代」上有篇李長之的「我對於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在那裏他提出了「感情主義的批評」的口號。據他「小引」裏的話：「諸端都由自己消化，思想而得。」但我在「弗拉姆斐爾斯」的「美學思潮」一書中，早就領教過這種形而上學的噁語了。

觀念論的是非，當然不在名詞上。但探求真理的主要條件，却不可腳不點地。觀念論的思想體系，是站在雲端裏的「思想而得」，演繹而成。這與醉漢亂說「山海經」，沒有什麼不同。

文藝批評的主要任務，說得通俗些：是在審辨是，非，美，醜。一切的糾紛，便在於黑白的混淆。黑白的所以會混淆，便在於「腳不點地」，只靠「思想而得」。「黑」「白」的名詞，本只是幫助分辨顏色異同的一種「記號」；所以在碧眼兒可以叫做 Black 和 White；而我們却又叫

「女已」「ㄇ」；聲音雖是不同，顏色的本質却是絕對的。觀念論的錯誤，便錯在不以本質為主；而却說「有了悟性，才能發見其本質。」康德便是如此對於「白糖」發生了荒謬絕倫的見解。害得唯物論者和他大打筆墨官司。作為探求真理（即真善美的合體）的文藝批評，却要把他立足於所謂「感情」之上。嗚呼！「真」「善」「美」其不哀哉，豈可得乎？

二

「真善美」和「黑」「白」，本屬同一名詞；但審別時却不能如「黑」「白」之可用分驗方法，判辨其物質的「本質」；蓋「真」「善」「美」根本就是一抽象的東西。他是在物質條件所支配下的社會文化的最高結晶所宣示的理想所決定的。所以不明白物質條件，便不能認識社會文化的最高結晶，也就不能把握真實的理想去決定「真」「善」「美」的真實的本質。

所以作為分解文藝作品是否合於「真善美」原則的文藝批評，他的立足點是社會，不是所謂「感情」；他的觀點是出發於社會學，而不如李長之的所謂「哲學」。

因為李長之根本不懂文藝批評的本質和條件，所以對於批評家竟提出了「應有比作者較高的智慧」這一類的條件。簡直不怕害人怒裂了睜眦，笑歪了嘴巴！

任何人能「理解」任何作品，甚至於任何事物；這並非在於他有比作者或對方「較高的智慧」；而是在於他們有同一的社會經驗——至少是可以幫助他得到正確的推理和聯想的社會經驗。「智慧」的人果然能更易得到正確的推理和聯想，但他的根本條件，還是在於有否幫助他推理和聯想的社會經驗？要是沒有某種社會經驗，而只有「智慧」，那末他的推理和聯想的結果，只是「山海經」中的妖怪罷了。根本說不上「理解」。而且「智慧」是依社會經驗而成立的。沒有社會經驗，使沒有智慧。所謂「智慧」，只在於他的神經組織比較發達，善於運用其經驗而處理種種推理和判斷罷了。所以經驗和教育，都能增高人類的智慧。教育學上的所以注重練習律，便是這個道理。

瞭解了這一點：所以李長之的所謂「唯物史觀和天才的存在不悖論」，又得請他自動撤消了。要是不能瞭解的

話：那末又只得請他先到教學法不好的初級小學去讀「九九歸一」學珠算，再到教學法好的小學去讀「九九歸一」學珠算，而後比較在那間學校裏的心得多？進步快？「九九歸一」，可說是「智慧」的結晶（實即就是經驗的結晶）。要是你沒有去運用他的經驗，你就根本沒有享受這種「智慧」的福氣。換句話說：假使你沒有經驗去運用他的這種辦法的經驗，在你便根本沒有這種結了晶的「智慧」。「智慧」是什麼？那只是狡黠者想壟斷某種事物時想來的一種欺騙別人愚用別人的藉口而已。像政治上的所謂「英雄」，文壇上的所謂「天才」，學術界的所謂「專家」，都是這種刮刮叫的典型。尤其我們這位批評家的「智慧」，更不可埋沒的！

三

文藝批評的主要任務，既在審辨作品的非，善惡，美醜。而其批評的立足點是社會，他的觀點是出發於社會學的運用。所以讀者與批評者的社會經驗，與作者不相（或不太）逆差時，對於作品的理解能力，自然比較充分，比較健全。他的判斷能力，自然也就比較發達，比較美滿。因此就無所謂「批評家在批評時，他必須跳入作者的境界」云云。（在「美學思潮」中稱這謂「感情的移入」。

這是一本有名的（有名的不一定是對的）用心理學方法處理藝術問題的書。）但李長之不但作如是云云：而且還說要「把自己的個人的偏見，偏好除去」；「當時的一般人的偏見，偏好，他也要掃除淨盡。」這不獨和他後所說的：「對一個作品的好壞下以褒貶」時，「總有他（指批評家）理想的一個健全的標準；就拿這種種標準來看那作品是作到了幾分之幾？」（第四五八頁）根本矛盾。而且照他這樣說：那末假使作者走錯了路，批評家也該走進作者的世界裏承認他的悖理是不折不扣的沒有錯。這就根本不成其謂「批評」。而和魯迅的所謂「幫閒」，却是一模一樣了。

四

李長之的所謂批評，既是「幫閒」式的「批評」；那末他的「形式高於內容」論，是當然有了他的「哲學」基礎。但是當他討論怎樣批評技巧時，却又說：批評家批評技巧時，應該「也如同理解一個作品時所需的跳入作者的世界」，「就宛然如自己也有那些思想和情緒，而要表達出來似的，以體驗作者的甘苦。」（第四六一頁）這與他在批評家批評技巧時所舉的「第一是一般的最高的技巧，批評家必須懸擬出；將現有的作品的技巧，與之作一備照量

」又根本矛盾了。因為「批評家批評時，無論對於內容和技巧，他所注重的，向讀者所負的職責，並不更高於和作者的同情。」（同上頁）那末他的「批評」。對作者是抱「虛無論」；因為他根本跟着作者走。時下的那批「作者之友」的批評家，所以對其友人的作品，滿意時替作者「捧場」，不滿意時則替作者「共甘苦」，為之掩飾。大概也就是這種「哲學基礎」。而對於讀者，依上述的意思，則又抱「負責論」。然對讀者如何負責，則他又說「把那說者的意思，翻譯或指明給聽者」（第四五四頁）。那末結果又等於講故事，說笑話了。

但是我們知道：批評家對於作者和讀者所負的職責，是相等的。要是在文化運動的前途上說：那末對作者所負的責任，還應該在讀者之上。因為對讀者負責不使讀者受作者錯誤的意識所蔽蔽，這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辦法。而站在文藝運動的立場上，那更應正本清源，糾正作者的錯誤。當然，假使我是作者，像李批評家這樣的批評方法，無論他如何批評，只有謹謝不敏的。同時也要奉勸所有作者，審而慎之地領教的。

五

在本文裏，首二節是略論文藝批評上的根本問題，第三四兩節是因李批評家的「偉論」而引出的枝節問題，此外，當然還有許多文藝批評上的重要問題。但這個，要由儀夫君在下期的「文藝批評之基準」中說了。這裏就此結束吧！

強盜

夢白

燒得像大火球一樣紅一樣燙的太陽慢慢地移向西方，漸漸的隱藏了她渾圓的形體，天從白亮的顏色一些一些的變成灰藍，光線一層層暗下來了，只有還留着太陽餘威的西方顯露出一片火紅的光。

馬路兩旁舖子裏的伙計都揩過了身坐在人行道上吹風，有的穿着汗衫，有的赤着膊。給勞働疲倦了的人們這時候都鬆了一口氣，兩隻疲倦的腳拖着一個疲倦的身體，一步一步的走回他們各自的家去休息了。

喊熱的聲音自然地組成了馬路上一致的聲浪，這一陣過去後一切日裏的緊張就慢慢地鬆下來了。

但是在萬壽街的東段，這時候却反乎尋常的緊張了起來，男的拖着鞋，女的抱着小孩，大家迅速地向東走，幾個年輕好事的漢子，嘴裏無所謂的喊着：

「快去看！偵緝隊裏捉到強盜了……」

偵緝隊大門口的空場上已站滿了人，頂前頭的離開門

牆只有五尺來遠，這優越的地位，是給青年的好漢，壯年的英雄佔據着的，抱着小孩子的婦人力氣太小無力向前擠，只有站在英雄好漢們的後面顛起着腳，探頭探腦的看，雖然她們只有從男人們的頭和頭間的空隙裏偶然看到一點裏面浮動着的影子，聽到一些鐵和鐵相擊的聲音，但是她們也同樣的感覺着滿足。

兩個兵押解着強盜從第一進天井旁的廂房裏走出來了，強盜的頭頸裏鎖着一根粗粗的鐵練——鐵練像一條毒蛇，緊緊地咬着他的頭頸，一些也不肯放鬆！腳上鎖着一具鐵的鐐銬，走起路琅琅的響，陰慘得可怕！令人毛骨聳然，好像在聽着地獄裏的音樂！

強盜走到天井的中心，站在前排看的英雄們，驚異得叫了起來。

「哦！……那裏像個強盜，簡直是一個少爺呵！……你看穿着這樣整齊的洋服……」第一排東首第二個披着—

件白短衫的小麻皮阿丁興奮的說。

大家更注意的向前看，每人心裏都在驚異着這個奇跡！站在後面的女人們也向前擠了幾下，門前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大家的精神很緊張。

「不許響！鬧什麼！」守門的士兵威嚴地呼喝着揚了揚手裏托着的槍——槍頭上的刺刀在朦朧的夜色裏耀着冰冷的白光——白光亮過羣衆的眼簾才喚醒了羣衆的意識，知道這裏是不能亂來的偵緝隊衙門。

強盜慢慢步的走過了天井，走進了第二進房子的門，第二進房子的堂屋裏是幾千個強盜在那裏受過審，幾千個強盜在那裏受過刑，幾千個強盜在那裏被判決死刑的。

強盜肅然地立在堂屋的中心，昂起了頭，他的態度很傲慢！

審判官威嚴地坐在平鋪着白竹布檯毯的檯子後面，兩邊立着執槍的衛兵，突出着肚子的偵緝隊員手裏圍着厚厚的皮鞭，皮鞭的顏色又黑又紅，兩面膠滿着肉和血，熱得像機器上用的皮帶，從牠的顏色上就可以充分地看出牠吃過了多少人的肉，吃過了多少人的血：隊員們死板着肥得可怕的臉，一些表情都沒有，全屋裏空氣沉寂，啓示着又有嚴重的事將在這屋子裏出現。

屋子裏的人要開始執行他們的職務了，兵的一聲關上了中門，擁在外面看熱鬧的人們的視線給兩扇門隔斷了，女人們暗笑着站在她們前面的英雄也和她們一樣有了一道屏障。

給兩扇門隔斷了視線的羣衆，漸漸地有些感覺沒趣，於是開始三個五個的散開去了。

「……………」

「唉！好好的小夥子活得不耐煩要做強盜！……………」一個抱着小孩子的婦人慈悲地說。

「現在世界真兩樣了！聽說這個強盜還讀過書的呢？讀過書的學生子不耐謀官做也來做強盜，唉！世界真反了……………」一羣人議論紛紛的走向西去，東南風從偵緝隊裏吹來了一陣淒厲的慘叫！

孩子聽見了這聲音可怕地喊着媽媽！女人撫摸着孩子的頭說好孩子不要怕，接着來了一聲憐惜的嘆氣！表示她們的心是慈悲的。

「活該！好人不強盜……」小麻皮說，面孔上顯現着一面孔堅決而自信的神氣。

「一個人不要這樣……打在你背上你就知道滋味了……強盜，也叫沒法想啊！……不然誰願意做強盜呢？」穿

着青布衫的阿根不平地反駁着。

「哼！你同情你就去做強盜好了！……不然你去替他吃幾記……」小麻皮認爲阿根太殺他的風景了，他氣得麻臉上泛着一片不平的紅。

經過了一陣子的爭辯，同行的人漸漸地減少了，爭論着的人也覺得厭倦了這個問題，看強盜的興趣已從羣衆的腦子裏慢慢地消沉下去了，小麻皮深恐他家裏人毫不留情地吃去了他剛才買回去的二百文豬頭肉，所以也不願再延長和阿根的爭論，借個機會落了場，加緊着脚步趕回家去了。

「……………」

強盜脫去了上衣，光着背，皮鞭在他背上一起一落的抽着，抽着，——像狂風暴雨般的抽着，一鞭有一鞭的成績，每一鞭都在年青強盜的背心上創造下新的紀錄！執皮鞭的打手真像一位偉大的未來派藝術家樣的高明，一瞬間在年青強盜強健的背上創作了一副血肉模糊的畫，這一副偉大的血肉模糊的畫呵！一筆一筆都深深地刻到被壓迫者的心上！

悽厲而壯烈的聲音從年青強盜的嘴裏吼出，這吼聲像一隻受了重創的野獸臨死時的悲鳴！頭上的汗水雨樣的往

下流，汗裏的鹹液流到背上的創痕裏，把一條條血肉模糊的創痕，醜得刺心的痛！

急風暴雨般的打過一陣後，打手停止了抽他的鞭，接着審判官就開始審問。

「……知道利害了吧？快招！……」審判官眨着威嚴的眼，威嚴得像東嶽廟裏東嶽大帝的像，沒有等強盜開口，接着又說：「聽說你還是大學生呢？爲什麼守本份的事不做要做強盜？……真是不知死活的傢伙……」

這時，強盜咬緊了牙根，侃侃地申說了：

「……審判官，……哼！爲什麼做強盜？不知死活？不做本份的事？……審判官！你這話簡直是鬧玩笑……我真因爲太知道死活，太要想活，所以我纔做強盜的！在你們看來或許做強盜的人都是不知死活的亡命之徒！但是強盜自己絕對不是和你們一樣想的，他們因爲怕死，他們因爲要求生存，但是社會不許他們怕死，社會不許他們生存，社會要硬生生的把他們餓死！……可是我們要知道生存是人類本能的要求，並不是少數人的專利，社會不許他們生存的人，他們自己還是要求生存，於是他們就去當強盜。……他們明明的知道做強盜是危險的事，做強盜的上午不知道下午會不會被官廳捉去槍斃！——他們很知道，他們

知道得和官所知道得一樣的多。但是他們總想做強盜或許會不死，因為他們不做強盜是非餓死不可的啊！強盜是饑寒交迫的人們的一條最後之路呵！今天做強盜，明天不一定就死；今天不做強盜，明天就一定非餓死不可的，于是一個一個，一羣一羣的人纔走上這強盜之路，他們用此維持生存，他們用此向社會報仇雪怨……一年青強盜一口氣的往下說，精神異常緊張，忘記了背上的創痛！可是因為說話說得太興奮的原故，氣有些急了，臉漲得紅紅的。

「……………」

經過了二分鐘的休息，又繼續的往下說：

「你說我不做本份的事？……啊！審判官先生！如果你肯舉起你的眼睛把社會的現狀觀察一下的話，你自己一定會相信你剛才的話是錯了，至少你良心上會如此感覺到的。整個的農村經濟破產了，種田非但白種還要蝕本，強梁的也和我們一樣做強盜，忠厚的獨着包裹往城市裏跑，只有老弱的人才會守在破屋裏待死神的降臨！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種田當然是不可能，做工嗎？還不是一樣，工廠一家一家的倒閉下來，老工人還要遣散，那裏能容納新的呢？尤其是我們這樣熱情的年青人，教書？做生意？……什麼地方都用不到你！生路既然走不通，橫在我們前面的

就只有兩條路，一條自殺的路：一條做強盜，流流，做乞丐……做……的路！于是對社會厭倦，而怕死的恐怖的人就去自殺！怕死而強梁的人就去強盜——在可怖的環境中維持自己的生存。狡猾的人去做流氓，在統治階級的寶座下攫取弱者的麵包。懦弱無用的人跪在街頭路口叩着頭向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奶奶們求憐！這些受社會排擠出來的人，他們雖各自走各自的方向，但是他們也是一樣的爲着要生存啊！……強盜像說教師一樣很流利的向審判官訴說強盜的真理，他額身都是汗，完全忘記了背上的創痛。

經過了強盜這番訴說後的審判官，無意中有些對他折服，很自然的放鬆了些板起着威嚴的臉，和平些的說：

「你究竟是一個大學生呵！大學生找職業總比較容易些？假使不是你喜歡當強盜的話，我以爲你小辦法總可以有一點的……」審判官很自信的說着，兩隻眼睛看了看負傷的強盜。

「大學生找職業容易些？……審判官先生！你完全沒看一看社會的現象哪！……這也難怪，你是一天到晚在審判着被審的犯人的，用着你自己心裏的是非判着強盜們罪的輕重——在你天天板着威嚴臉孔的環境中，用不着眼睛

看外界的事物，用不着頭腦想外界的一切，只憑你自己的高興與否，很隨便的打着或槍斃着你們所認為亡命之徒的強盜，這樣生活着的你們，當然對一個整個崩潰着的社會現象會全盤的給你們遺忘了的……。」強盜冷然而嚴肅的說，一臉興奮和諷刺的神氣。

這幾句話顯然地有些妨礙了審判官的自尊和自信的高貴，審判官臉上一陣微紅，接着就嚴肅得可怕起來。

「好！不再准許你囉嗦了！快說你一共犯過了多少次案子？……你的同黨有多少？在什麼地方？……」

「一共犯過多少次案麼？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有二十餘次吧？可是都是些小案件，值得社會注意的只有二次，一次是綁羅司洋行沈買辦的兒子，後來給我們撕了票，這是至今還成爲疑案的。第二就是這次搶劫漢匯銀行經理的案子了，我殺死了那個大腹的，一面孔露着驕傲神氣，二隻淫慾的眼睛把窮人看做螞蟻的那個銀行經理，同時還強姦了他的高貴得和天女一樣的女兒，這次算我對於用很巧妙的手段攫奪一萬人血汗而被社會尊敬爲最高尚的紳士們的一次痛快的報復！……這一次我真痛快極了！親手殺死了一個萬人崇敬的社會權紳的紳士，同時還強姦了一個頂高貴頂驕傲頂幸福的女人……我真痛快極

了！一次天大的報復！……。」強盜很流利的，很興奮的說，他的神色緊張到了極點，給大汗蒙着的面孔露出了強烈的笑容，他好像自己還是一個自由的人，一個偉大而自由的人，並不是一個被審的囚徒。

「不許說了！都是些廢話！我只問你有多少同黨？……快照說，不許再多講那些廢話！……。」審判官正顏厲色的說，眼睛張大得可怕！心裏老大的不耐煩。

「……審判官先生！請你不要問我那些好麼？……你要知道，我們做強盜的有一個共同的最高道德，就是不賣朋友！……我明知我已被捕，容我走的就只有一條死的路！但是當我被捕的時候，我就決定了無論如何不賣朋友！他們都是和我一樣因爲要求生存，而不得已走上這條強盜之路的可憐人呵！我又何忍出賣我同一遭遇的人呢？……」強盜很堅決的說，說完了咬咬牙，表示着卑視一切的英雄氣概。

審判官爲了審判不得要領而震怒了！他痛恨這個比一切強盜會說，比一切強盜強硬的年青強盜！他用力的敲着問事的桌子，桌子敲得綳，綳，綳的響，把桌上水盂裏的墨水濺滿了舖在桌上的白竹布檯毯，間有幾點濺上了他自己的手。

「好一個不諱利害的惡強盜！剛才一頓皮鞭的滋味還不夠？……媽的！不招！……不招？好！再打！……」

打手的皮鞭在手裏鬆了鬆，接着就緊緊的握着，在青年強盜創傷疊疊的背心上，又開始建設新的創傷，一鞭！二鞭！三鞭！打手們的感覺上是永遠沒有痛的一回事的！年青的強盜緊緊的咬着牙，冷然的承受着打，一絲不做聲，渾身是大汗，眼珠燒得血紅的，充分地暴露出他胸懷裏蘊藏的怒火！

霹拍！霹拍！……鞭子似暴雨般的打着，但是無論如何總打不出一個勝利來。年青的強盜還是冷冷的咬緊着牙關，一絲聲息也沒有——汗在他頭上如大雨般的往下落，醜得背心上的一條條刺骨的發痛！面色灰白，兩眼血紅，仍是一些聲息也沒有。

打手們永遠感覺不到人是會有痛的那末一會事，也感覺不到打人的手會發酸！但是審判官却很不耐煩了，嚴肅的臉上蒙上了層疲倦的薄霧，心裏很着惱，嘴裏氣忿的說：

「好！把他帶下去明天再問他，……看他是不是鐵結的！」審判官用左手指揮站在下面的士兵。

「是！……」

皮鞭停止了動作，年青強盜的屁股上又吃着了重重的一脚！審判官休息去了，鐵和鐵交響出琅……琅……琅的聲音。士兵威武地押着年青的強盜走過天井關進鐵柵後面的牢房去了……押解的士兵是用着十二分嚴重的神氣的，雖然他們很明白知道強盜決不能有所反抗。

牢房是一間像馬戲團裏關老虎的籠子，可是人是一堆堆的堆着的，沒有老虎籠裏的那樣清閒寬敞。但是我們要知道老虎是永遠對主人馴服，替主人掙錢的，牠是多麼良善的動物呵！牠當然應當受主人的優遇，牠當然不能和我們這個不遵守法律條文，破壞社會秩序安寧的兇徒——強盜比的啊！

牢房裏黑暗得使人可怕！一堆堆被鎖着被鐐着的囚犯，身體個個都是又瘦又黃，臉上滿生着毛，像一大堆南京臘鴨！假使我們不是事先知道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是人的話，我們真不知道稱呼他們什麼才會不差。

年青的強盜被二個押解的士兵推進了牢房的門，他擇着東牆角邊的一方空地蹲下了他的疲倦了的身體，包圍着他四週的是一個個可怖的影子和一種濃味的惡臭——一個個可怖的影子和濃味的惡臭刺激得他疲倦的身體極度的興奮！空氣熱得不能透氣，鼻子裏，只是二條燒到沸點的空

氣往裏面直鑽，渾身浸在泥漿似的汗水裏。無數的蚊子，無數的臭虫拚命的向他進攻，被鑽了手和腳的他無法抵抗，只有在長期抵抗心下，咬緊着牙關拚命地忍受。

大概是夜裏一點多鐘吧？他的囚友們在長期抵抗的轉呻吟下，疲倦了他們的身體，慢慢地一個個的睡熟了，身體像隻世界上面積最大的航空母艦，停滿了飛機似的蚊子，臭虫看見他們安份了，也加緊着吸他們的血，一批飽的去了，又換來一批空肚子的。

蹲在牆角裏的年青強盜，背心上的創痕給泥漿似的汗水醃得痛澈心肺，蚊子和臭虫又在他身上建築了偉大的工程，一個一個血的坟。

他在萬般無法之中，索性咬緊了牙齒，不去管那些，——不管背痛，也不管咬在他身上的蚊子和臭虫，他很想閉着了眼睛養一下神，他雖然明知他自己不久就會槍斃，但是他在未槍斃之先，他還是要和其他一切的人一樣生活着，一樣寶貴自己的精神的。可是有什麼用呢？目前的一切還沒有完全忘記得了，背心上是熱辣辣的作痛，而舊日的種種過去的事跡却一件件的不由自主地接着想起來了。

他想起他的家，本來是一個豐衣足食的中等人家，但

是無情的內亂給他消耗完了——軍閥們的混戰很浪費的消耗了幾千幾萬的人家，同時也毀滅了他的家，還吞噬了他們主持家庭的父母和一個妹妹，只有留下了他瞎眼的祖母，和一個八歲一個六歲的弟弟，這是他剛才從學校裏畢業出來，試着向社會找飯吃的那一年。

那裏都找不到吃飯之地，八方都碰着了牆壁，學生時代英雄式的紳士式的思想和希望，一團一團地打破了，社會的經驗告訴他從前的思想和希望，只是一場自己製造的夢——只是一場自己製造的春夢！

他找了一年的事還是毫無辦法，生活困苦到了極點！家裏還天天希望他寄錢回去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精神痛苦得異乎尋常！從前他在學校裏的時候，一般在他面前張他的親戚，知道現在的他已毫無希望，再沒有敷衍他的必要了，有的當面看見時勉強的打個招呼，心裏懷着不要又向我借錢的鬼胆；有的簡直不認識他了，好像從未見過面的人。

他那時候氣忿得胸膛都要爆裂了！他痛恨社會的冷酷，他痛恨人類的毫無情感，啊！這一羣無恥的人類呵！只有虛偽！殘酷！陰險！刻毒！這些才是他們所有的，這些才是他們所想的！借錢的路一條一條跑斷了，比較可當

的東西都送進了典當的門，這一年的年紀好像長了五年，他比在學校裏的時候老得多了，同時他已變成了一個走過馬路不相識的人都要向他眨冷眼的下流東西了！誰也不會相信他一年前是一個未來國家棟樑的大學生。

頭幾個月還和家裏通通信，家裏的回信總是訴說着無法生活下去了，要叫他無論如何要設法寄些錢回去。最後一封家信的字句，他到現在，大半還記得很清楚，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代表着饑寒交迫者痛苦的呻吟，不，臨死的哀鳴的！

「……一家老小實在再沒有辦法生活下去了，你快些想法寄些錢來吧！我親愛的孫兒啊！你瞎子的祖母是如何把你當作心肝寶貝的啊！你總不會着了外面花花世界的迷，把我忘記了吧？還有你兩個弟弟，他們是沒人教養，沒飯充饑，天天總是半飽半餓的在我面前號哭着要飯吃，這兩個可憐孩子的哭是一聲聲哭在我心頭的啊！唉！真可憐，我又沒有作什麼孽，為什麼要罰我老來這樣命苦呢？難道我前世作了孽嗎？兩個可憐的孩子呢？難道他們也是前世作了孽嗎？……我的好孫兒啊！我們真快要餓死了！叫我一個瞎子的祖母怎麼辦呢？我有什麼辦法養活我自己和兩個孩子呢？……我的好孫兒啊！即使你真的在外面找

不到事做，你也得想法寄些錢回來啊！外面不比鄉下，想法總要容易些吧？聽說你學校裏儘是些闊人家的少爺，你不能向他們借一些麼？……我寶貝的孫兒啊！要是再不然的話，你就給我回來吧！我看見了你是多麼歡喜啊！……我們餓也要餓死在一塊的啊！……」

這樣傷心慘目的信，打擊在我們流浪青年創傷了的心上，他的心要炸了，他悲忿到了極度！他痛哭，他的神經興奮到快要發狂！他咬牙切齒地痛恨這世界，他要向這個虐待他的世界報復！他要踏碎這可惡的地球！他要搗毀這冷酷的社會！……他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生活，當然更沒有辦法維持他的家，他索性和家人不通信了，他很明白通信除了給兩方增加苦痛與饑餓外毫無補益的。

有一個時候，他曾經看了申報上的人事廣告去投考一家公館的書記，結果是被錄取了，他很歡喜！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這種書記的生活竟是這樣一個無恥的生活，竟是這樣一個絕對奴隸式的生活，要奴顏婢膝的從老爺，太太，一直伺候到少爺小姐的顏色！他在那裏的地位還不如一隻狗，狗雖然受他們的侮辱和玩弄，但有時候是受他們愛撫的，他却永遠只有被侮辱的資格！

「你不願意嗎？儘可馬上走你的路！現在世界上找十

個人比找一隻狗還容易！……」當他工作少有不當的時候，公館裏的老主人總是用這一種話申斥着他！老主人突出了一對驕傲而淫慾的眼睛，手裏捻着一支雪茄煙，雪茄煙頭上的煙霧安閒地升上屋頂，他坐在沙發上兩隻眼睛得意的朝着天，這是一個令人多麼可恨的樣子呵！如果不是受了長時期饑寒交迫的他，立刻會去搗碎他那一顆老腦袋的！

他這樣的忍受到了二個月，終於忍受不下了，他寧願立刻死！他再不願意在這裏吃狗的剩餘了！

跑出了奴隸之門，又給饑寒交迫的空氣包圍了他，他除了忿怒以外，一些辦法都沒有！他自經過了這一番體念後，他對人類更厭惡，走過馬路的時候，看看馬路上跑着的人好像個個都是該殺的！尤其是坐在汽車裏昂起着一顆驕傲之頭的，和他做過書記的那家公館裏的老主人一樣的，高貴的紳士！他忿恨到了極度！他決定要報復！他一定非報復不可！他要搗碎這地球！他一定要搗毀這地球！他甚至要滅盡全人類，他真的快要瘋狂了！他已忿怒得有些失去了理智，他完全不是過去那樣溫文雅爾的大學青年了，他已變成了一個異常殘忍，異常冷酷的人！他胸懷裏藏滿了不平的火藥，好像一個火山，只等待着爆發的到來！他

只想報復，——只想找到對象報復！他要欺侮和他一樣被人欺侮的人，他也要踏死一切欺侮人們的強者。

饑餓和像火一樣迫切要求報復的心理，終於把他送上了這個強盜之路——萬眾仇視，而他自己異常覺到痛快的強盜之路。

他想做強盜真痛快！當他搶到了一批金錢之後，換上了整齊的洋服，坐在漆得光亮的汽車裏，和其他社會柱石的紳士們一樣，直開進皇宮大飯店，侍者像一隻忠順的狗樣的向他鞠躬，替他開門，他樂了，是一次小小的報復！

當汽車經過大馬路的時候，給紅顏色的燈阻止了他前進，百貨公司櫥窗上的大玻璃映出他整齊的身體，他是一個高貴的紳士，他是一個受全上海男女膜拜和崇敬的紳士！在他汽車旁邊走過去的男和女都朝他看看，各人裝着一副同樣的臉——又羨慕，又嫉妒，又尊敬的臉！尤其是女人，她們心裏在想有沒有福氣勾搭上這樣一個體面的紳士。他樂了！他覺得又是一次報復。

在皇后跳舞場裏他緊緊地抱着舞女曼麗的纖細的腰，無論你怎樣的唐突，她總是愉快的接受，她總是報還你一個妖媚得蕩人魂魄的微笑！——一個又妖媚又淫慾的微笑。……皇宮大飯店裏叫潤白……福裕里小老六地方碰和……

四川路咖啡館裏，穿着女招待的紅脣，霞飛路路選擇着法國的俄國的妓女，任你要肥要瘦，任你愛怎樣的闊，只要有錢，總包你滿意，包你痛快！……華盛頓大餐室裏吃着法國式的西餐，狗樣的呼喝着侍候他的奴隸！有時坐在黃包車上皮鞋重重的踏着黃包車夫的背心，他們頭也不敢回過來朝你看一看，像踏在一塊沒有知覺的大石頭上。

什麼人都當他是紳士，處處受着人們老爺，少爺的稱呼！他這纔感到瘋狂般的痛快！他覺得世界已經給他相當的報復了。但是他還不能平靜他的忿怒，他還想要繼續的痛快！繼續的報復！他要虐待一切人類，他要把所有的人踏到他腳底下，他才感覺到舒服。

繼續的搶錢，繼續的殺人！繼續的虐待可憐的人！繼續的痛快！繼續的報復！……一直到他被捕為止。

這種生活，他感覺到異常地痛快！他想到這裏微微地笑了，目前的苦痛算什麼呢？我是已經痛快過來的人呵！槍斃又算作什麼呢？我已經相當地發洩了胸中的不平！相當地反抗了不平！相當地踐踏了人類！……

兵的一聲，若干時的痛苦，結果了這個生命也好，這種死法也是一個痛快的死法呢！經過了多少時間的痛苦，經過了多少時間的痛快！……大學生，……盧三……強盜

……紳士……一忽兒受人崇敬，一忽兒受人卑視，看穿了人生原來是一個大滑稽！他想到這裏，他覺自己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超人！忽然身子好像高了半段，背上一些也不痛，更覺不到身上蚊子和臭虫的咬，他覺得自己是牢獄裏唯一的英雄！他興奮極了，他想痛快的唱一隻歌！他一些沒有把明天或後天就要槍斃的事放在心上。

經過了好幾次的審問，他始終只承認他自己做的劫案，他絕對不肯招供旁人，什麼毒刑也沒有用，他是已經決了心的，他只把自己當做一個已死的人。

審判官用盡了審強盜的經驗和方法，結果還是一些用處也沒有，他實在沒有辦法了，而且他對於這件案子也太感覺到麻煩了，于是就將這場盜案草草的作了個結束。是一個天氣悶熱得像要下雨的下午，每一個人都在滾熱的空氣高壓下喘着氣，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年青的強盜被拖到砲兵營前的空場上去槍斃了！是普濟善堂給他收的屍。

「夜報要吧？夜報！……看看大學生做強盜的新聞！……看看槍斃強盜的新聞！……夜報要吧？夜報！……」三點鐘後青年強盜的槍斃已經做成了新聞的資料，而且被印在報紙上，給一羣報販在那裏吸引顧客了。

「……年青強盜係畢業于××大學……今日押赴刑場槍決……」

看報的人都驚異而慨嘆的說：

「現在世界真變了！大學生不好好的求上進……却去當強盜……該死……現在的世界真變了呵！……」



詩 與 文 散

秋 的 啓 示

一 空

向大地拋下一層慘淡的恐怖的灰色的魔網，秋是嚴肅地大踏步地來了。

雨暴，風狂，折斷了柔媚的垂楊，打碎了夜鶯的歌唱，梧桐哭泣，流水嗚咽，鳴虫怨訴，黃花憔悴，……這一切都籠罩在那一層慘淡的恐怖的灰色的魔網中，這便是秋來到人間的賜禮！

那些感傷主義的人們，看見秋來了，看見那一層慘淡的恐怖的灰色的

魔網不可抗拒地罩在他們的頭上，於此，他們便因草木的凋零，而感慨着個人的遭遇之不幸，和身世之蕭條，他們徒然地憧憬着過去的春的繁榮，而戰慄着這到頭的秋的恐怖；他們只有感傷着，宿命般的感傷着，無可奈何地感傷着，在這種孤寂而懦弱的感傷中，他們便永古的走進了沒落的墳墓，悄悄地。

聰明的人們是不感傷的，他們的命運雖遭遇着一時的不幸，但他們還忠誠地希望着，那就是所謂「美人香草之思」，他們忠誠地希望着聖明天子和輔治公卿們的心頭一軟，便會憐憫他們，認識他們的忠誠，給他們一官半職，於此便度出一切苦厄，安安靜靜地做個輕裘肥馬的奴才！

還有一種「第三種人」，說他感傷則不夠感傷，說他聰明也不夠聰明，他們只有「裂芰荷以爲衣，紉

蘭薰以爲帶」，甯願喝着西北風而自鳴高潔，或者是索性一口道破，大發其「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的牢騷，因而「升沈不待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遁世偷生，慢性的自殺了。

至於有閒的人們，是不在乎的；他們無論何時都在享樂之中，這便叫做「春秋多佳日」！……

這些人們，因為傳統的身分和習慣所桎梏，他們是沒有把握到秋的大，而且也不能把握到秋的大大的。是的，秋是偉大的。秋有純潔的心靈，有爽朗的氣息，有獨往獨來的心氣，有摧毀一切的行動，它在慘淡的恐怖的灰色的氛圍中，毫不畏縮地準備踏上它所預知的冰天雪地的前路，苦鬥着，苦鬥着，一直到理想的春天來到了人間。

向大地拋下一層慘淡的恐怖的灰

色的魔網，秋是嚴肅地大踏步地來了。

毅然地把握着秋的啓示吧！欣然地接受着秋的賜禮吧！苦鬥着，苦鬥着，直到理想的春天來到了人間。

廿二，八，廿六，上海。

喘息

白鴻

輪轉的時間拍着輕快的翼，輕悄無聲留在週遭；迅速的，又輕悄的飛過宇宙的邊緣。

喘息在時間裏伸張着，喘息在宇宙裏展放着；一天，變幻得千萬不同的喘息。喘息把世界的核心動搖，喘息把大地震撼，喘息把宇宙的空間造成了恐怖，憂愁，陰鬱……

在生活的壓力權威之下，希冀在這黑土上把殘餘的生命維持着，不得不去爭抗。微小的力振着臂嘶喊，

那成效是如何的薄弱……生活的重肩壓在身上，啞了喉嚨無力的拖着臂膀，向蒼空搖一搖頭，一個鬥士完了；自此他匍伏着，也會詭譎，狡猾，逢迎……無止無休的喘息着。

高傲的，珍貴的，自尊的青春的血漿，在喘息裏一分一分的耗去。線紋爬上了額際，紅的，血紅的嘴唇，在喘息裏褪成暗淡的死灰。

曾以為妖豔的姬嬈是芬芳的蓮蓉，曾把她們當作幸福之鑰……那真是無比的拙笨，等到被推入喘息的層裏，不容你有悔恨的時候，在困難的呼吸裏難忍耐的喘息着，連望一望光亮也是不能的事。

在喘息中，勇氣悄然的逃遁；雖然是怒慕的火會燃燒着胸腔……但，當喘息的時候，是不容許勇氣，怒火……一類反動的叛逆存在着。很快的，並不須要鎮壓，那些含有危險性的

思想行動，會無聲無嗅的消滅。

在喘息中，一隻野奔的豹會像馴羊一樣的柔順。

……
• 廣大的都會裏，荒僻的鄉村裏，萬萬的人在流着汗喘息着。

凶惡，掠奪，殘殺……紅的血液；流在大街上，塗在河岸上，山坳裏……血的洪流激成了瀑布，匯成了血海；獸們喝着血長得有斤兩的身體，植物在血地裏長得那麼肥大……
萬萬的人更困難的喘息，喘息震動了宇宙的脈搏，大地漸次在喘息裏抖動了。
在喘息裏夾着呼喊與呻吟……

淨花間裏

平凡

札，札，札，
空，空，空，

棉絮的纖維在空中亂飛揚，站在機器旁工作的人，呼吸是被塞塞着伸不出氣來，再加之馬達的熱度，把一座「淨花間」炙熱得如在火窟裏一樣。

工人們的臉上，是不絕地流着汗，手臂上，汗更如油一般地在蒸着，棉絮的纖維，是沾滿在他們的臉上，頭髮上，手臂上，以及衣褲上，兩耳的凹陷中尤其多，他們呼吸被塞塞着不靈，要這樣經過十二小時的工作，才得離開這蒸籠到外面呼吸一下充滿煙煤的空氣！

小羣子，一個十八歲的男工，擁着一包棉絮進來，三百八十幾磅的重量，壓在一個身體還未發育完全的小子身上，他着實有點吃力，滿頭的汗，往地下直淋，兩眼被汗水淋的張不開，他嘴裏一邊

「噁，噁，噁……」

地喊着，一邊嘴裏咕嚕着：

「他媽的，要壓死老子才能！」
把一包棉絮送到裏邊，小羣子因為身上沒有重量壓着了，把衣袖將臉上的汗拭淨了，又慢吞吞地跑出去。

小羣子正在向外跑時，從機關角落裏發出一個女工的聲音：

「羣子哥，你來！」
小羣子一聽是花金寶在喊他，便走到金寶身邊：

「有什麼事？」
「唉，羣子哥，我頭漲得很，這地方，真坑死人！」金寶把手揉着頭，對小羣子說。

「唉，你頭疼嗎？發燒不？」小羣子把手要伸到金寶額角上去，金寶退了一步對小羣子搖了一下頭，

「唉，這不要學！」
「唉，」小羣子對金寶苦笑了一下，「我說，這淨花間的生活，只有

我們男人吃得消，從前我們在機器上做，到不覺得什麼，現在扛包，真要命，如果再扛下去，老子真活不了！」

「活不了，你說怎樣辦？」
「我說，打倒……」
金寶一見工頭走了來，向小羣子撈一撈嘴，小羣子立刻離開金寶向外走去了。

在一年半前，「一二八」淞滬戰事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小羣子還是做的童工，在「搖紗間」裏掃掃地，倒倒垃圾，每半個月也關到五元的餉銀。

在「一二八」淞滬戰事發生的時候，這家紗廠因為是日本廠的廠故，便停了工，直到淞滬停戰協定成功，這家日廠才開工，開工以後，却大大加以一番興革。這興革的辦法，便是大量裁減男工，增添女工，小羣子便

在這一回的興革下，把在「搖紗間」的童工事務丟掉了。不過，這時「淨花間」裏，尚屬用的男工，所以小羣子輾轉想法，得在「淨花間」裏工作，但不久，廠方又把「淨花間」裏增用女工，所以小羣子又由「淨花間」機器上的工人，而做扛包的野鷄苦力了！

小羣子在這樣扛包的苦生活中，每半月關的餉，還是和以前做童工時差不多，他想着這樣的吃苦頭，也不知怨恨難好，他只聽着同伴的男工說：

「這是資本家的狡猾！

「女工不像男工的有團結，

「女工的性情是和善的，是不抵

抗的，

「女工的工錢比男工少，

「所以資本家用女工而不用男工

了！

.....

小羣子聽了同伴的話，他對於資本家與女工皆起了同樣的厭惡，他以為，資本家是絕男工生路的人，而女工則是奪男工生路的人！

於是，他和以前很要好的花金寶也起了莫明的憎恨，他覺得一有了花金寶，自己的生路就窄狹了！

花金寶，是小羣子在「搖紗間」做童工時認識的。那時，花金寶是在「搖紗間」機器上做工，她從鄉下到上海不久，和小羣子也是同鄉，小羣子看看她苗條的身材，將近發育的少女體態，心中就暗暗地愛上了她，她是否愛他，他可不知道，但二人相見時總是觀視着。

一天，小羣子掃地掃到花金寶身邊時，故意把帚掃在花金寶腳上，花金寶低低地對小羣說：

「唉，你這人，給旁人瞧見成什

麼樣兒？」

小羣子聽着這不拒絕而關切的口吻，知道金寶是愛上自己了，他歡喜而高興極了，以後，他不再去捉弄金寶，他暗暗地保護她。

但自一二八後廠中開了廠，因為生活的改變，一般男工皆對女工懷着一種惡感，而小羣子對於金寶，也在有意無意中忽地生疏了。並且他有時還意識地這麼想，金寶在「搖紗間」時自己的「搖紗間」的職務是掃地，是不妨礙的，而金寶一到了「淨花間」，自己「淨花間」的職務便丟掉了而做這扛包的苦力，所以，尤其令他感到金寶是對自己直接發生衝突的對象。

今天，小羣子看到花金寶在痛苦中喊着自己，訴說她的頭漲得疼，他完全了解了女工也和自己男工同樣的不幸。

他立刻想着工人們當前的大敵，他想着自己尚未喊出的口號，他同時聽見工頭在這樣斥罵花金寶：

「你這東西，上工時不做工，工場不是給你做軋拚頭的地方，你即軋妍頭，也要自己帶上眼睛，軋個有錢的人，軋上個扛包工人，看你羞不羞？」

小羣子聽得血管都要爆裂了，「唉，窮人！窮人有什麼低下！」這時，從他全身的熱力，他的智慧亦燃燒着：「我們要得着生活的公平，我們要打倒……以至于他們的走狗！」

正確的理智，是由生活奮鬥的體認，誰說不是呢？

有工做也好了

朱司晨

「和日本已經講了和，這我知道……只要是和日本人去開仗，我怎樣

不幹？……日本是一個見利忘義的國家，從我們這裏每年拿去不少錢，養活他們，待現在羽毛漸漸豐潤了，反

紅着眼睛，看相起我們來，東三省呀，熱河察哈爾唐山平津呀，上海呀，強佔，擾亂，恐嚇，欺詐，威脅，什麼都來，他們是中國的強盜呀，為什麼我們不齊一齊心打退他們呢，我們真是無能到了這個地步嗎？……反正兵又當不成了，即使當了，一下子又不會就去和日本開戰，說靠我一個人，我又沒這本事，做好做歹，這條路總暫時不去走……」我這樣想着，三十六着走為上着，趁天還未黑，他們預備投小客棧宿去的時候，一溜烟，在人叢中，他們早已不能見着我的蹤跡。

雙眼的野獸，我讓牠載我到不論什麼地方去。

本來我是一個粗莽不堪的人，我就只是要任性子，我喜歡怎樣，馬上就要做到，即使事情撒謊了，我還是不管，我一味會蠻幹，無怪他們都當我牛：一匹牛，無端是不會出眼淚的，何況根本我就不懂什麼是感傷？我是瞎着氣背離鄉井的，為着沒有錢坐船，我走着長長兩個整天的路，沒有吃過一點什麼，除了路旁溪邊的清水；在我沒有做築路小工之先，我找不着吃的，我曾偷了別人的一件衣裳而坐過十天監牢。這些，為了爭一口氣，為娘，為地下的父親，更為自己，我不得不挨餓，我也不得不坐牢，小工做過了，無論怎樣苦是煎熬得住的，只是個嗶氣却使人受不住。當兵，不過是這樣的內幕，我又何必走入這條路去呢？……昏然的，對於明天，

懷着身邊僅有的一元六角錢，我跳下了一隻夜航船，像一隻被蒙住了

我將有什麼惡案呢？我可以惡案什麼呢？模糊中，躺在船裏，我像是過了長長的一晚。

是黎明前，東方已經翻出一層魚

肚白色，從槽搖的回聲，好像船已進入了城河，無怪兩岸錯落的有犬的叫吠，人的喧嚷，和鷄的鳴唱了，大家都說×縣到了，人各懷着一種愉快的心情，我也茫然的附和着，我是沒有辦法的。藉這互相無拘束的交談着的機會，在估着和我較近的幾個舖位的

的船者口中，我探得他們是從鄉裏出來，特地趕上城裏進廠做工的，好像像是那個着船靠棧的瘦子先開口，他

問：

「你這位大哥，可也上城裏去

？」

「是的，是想去尋一個朋友。」

我撒了一個謊，還接問了一句，「你

這位大哥呢？」

「是上城裏進廠做工，真不瞞你說，要苦得快沒有飯吃了！」

「客氣，客氣！聽說你們鄉下今年春天蠶花收成不是很好嗎？」

「收成好的是有；講到養蠶真也難，先是鬧土種洋種，又是弄出來專收洋種的繭，做了土繭簡直賣不起錢。」他縮縮眉，表示不願多說。

「那末，難道做工更強如在家裏安安穩穩的種田嗎？」

「這也不一定，像我們這幾個朋友，自己都沒有田，租人家的又租怕了，再不敢去上這些套子，安分些，做點工，養活家小。」

「這裏做工是自己投進去還是他們來招的？」

「多半是要自己去投的，來招的回數總不多。」

「這幾位阿哥可也是預備去投的

？」

「正是正是，不過我們是有一個老鄉預先為我們說好的。」

「比方像我也能進去不呢？」我簡直的忘了自己曾撒過謊。

「你這大哥如果誠心要去做工，大家有個伴，真是最好沒有。」

「那真是多多叨擾了。」

不多時船到了埠，城市的氣象，究竟又另是一種熱鬧景况。我不能顧忌什麼，有工做也好了，管牠呢！

落了柳葉 一 空

我坐在池邊，數着飄落在池面的柳葉：一片，兩片，三片……啊啊，牠們全是年輕的呢，牠們的葉色還是很青綠的呢，牠們還在蘊藏着無窮的生存之力呢！

然而，牠們畢竟是落了，落了，落在地面上，落在池面上，落在人的衣上。……

任人踐踏，任人玩弄，任人憐憫

，任水飄流。——啊啊，你這飄流的

一羣啊！

是，被暴風雨所摧殘呢？是，被

虫鼠們所咬噬呢？是，被魔鬼的巨掌

所折斷呢？還是，牠們自己願意落下

呢？……

然而，牠們畢竟是落了，落了，這樣的年青，這樣的一個生意蓬勃的健旺的夏季！

月兒朗朗地投影在池上，水波是

動靜不定地蕩漾；——啊，月兒碎了

，月兒圓了，月兒又碎了。「光」的

傷逝呀！

夜色蒼茫。晚風悄悄地吹着，吹

起了池水的好幾條皺紋，池在嘆息着

，啊，池老了，老了。

可是，我也有一個老了的父親呢。

而我，我的青春也被頻年飄泊所

葬送了。

遲暮的風悄悄地吹着，吹起了我

臉上的好幾條皺紋，我在嘆息着：

——何時纔創造出一點人間的黎

明啊？！

二二，七，四，上海。

書畫兼函授詩文啓事

一舟香署又古老人太原世家書擅六法繪事精良詩學淵源有謫仙神韻鄉里稱山西夫子而不名其雅不欲以姓氏示人者謂國家多事豈容閒散攜視南來乃不得已耳茲以廣結翰墨緣暑假內書畫照直例六折郵票通用現下榻於滬西慈佑路一九一號並函授詩文就正者每月只收墨費二元書畫另有直例函索附郵票貳分即寄空函不覆有志習詩文及書畫者曷興乎來

新 民

(刊月半)

四大特刊

新發明 風俗

民間文藝 夏令衛生

夏令衛生

夏令衛生

夏令衛生

夏令衛生

夏令衛生

夏令衛生

新民叢書

馮默 存著

蜻蜓的母親，蠶期，十

塊糖，健康之路，紅白

二二分

二二分

二二分

二二分

二二分

奉贈：亡國奴的自述 夏令病防治法

函索附郵 一分即寄

杭州新民路教育實驗學校
新民半月刊社



鄉愁

笑驚

船到二十里舖靠岸，天已經昏黑了。

行船遇逆風是最倒運的事，我們預定在大陽落山的時

候可以到的，現在久已過了時刻；而且家裏派出來接我們的伙子這時候不知到那里吃晚飯去了，簡直無法尋找。

臨時雇了人把行李一件件搬上岸，在一家破落的小客寓門口暫時歇歇脚。

將我們從三百里之外的Y城慢慢的拖了來的那隻船像是過分的疲乏，這時停泊在大堤腳下被風吹得顛簸着。堤那邊是迷離的煙樹，這時祇看見一大排黑影；還有堤下的河流奏着悲哀的調子，嗚嗚咽咽的像有說不出的煩憂。

早飯過後就一直悶在船裏，這時總算透過一口氣來。二十里舖離我們家裏還有十幾里路，假使有月光本可以連夜趕回去，無奈來接我們的伙子又不在，老站在小客寓門口也不是事情，索性進店堂暫時坐了下來。

我告訴店主，我們是打上海回到牛原莊的，現在等伙

子，伙子一到我們馬上便要走的。我深恐店主把我們當作下店的客人看待，不得不這樣對他說。

那個店主已有四十開外，人雖然和氣，臉色却不大好看。我疑心他討厭我們，我想總得找點話來打開這個沉默，於是，我對他說了：

「貴店的生意很好吧？」

「那里，」他連忙應着。「這年頭，飯都混不到嘴了！」

回答的態度很誠懇，不像是說謊；這一來我倒明白了八九分，他是爲着營業焦慮着呵。本來，在這小地方開客寓就不相宜，何況去年又遭了大水。大客商根本不在這兒上岸，小本經紀人都向親友家裏投宿，就拿我們自己講，雖然二十里舖沒有親戚朋友，情願星夜趕回去可不情願再化錢在他這兒住夜。做生意人的難處，我是很知道的；我望望他那憔悴的臉和那花白的長髮，一種同情心驅使我再

這樣安慰他：

「慢慢的來罷。總可以有希望的！」

「有希望？我這一輩子怕碰不着了！」

他微微的嘆息了。

「不會的，」良心在鞭撻我，於是轉換了口氣。「不過這地方是小碼頭，發展的機會比較是少一點；這年頭，做生意的苦惱到處是一樣的。你老在這兒開設了多少年了？真，讓我先想想看，大前年我回來，像是還沒有開吧？」

「是還沒有開呢，我是前年下半年才幹這買賣。第二年就遭大水，差不多近一年功夫流在外邊，回來什麼東西都給水淌了，所以現在弄成這個樣兒；不瞞你先生說，小店開到至今，高田已經被我賣掉好幾畝了！我和賭博的人一樣，輸急了，存着一個翻本的念頭，不然，早該歇手了。你先生講的一點不錯，這年頭，這地方，做生意真是一條死路！」

「你老家裏一共多少人？」

「五口子！」

「開銷倒也不小呢！」

「是呀！」

「爲什麼不種田呢？」我替他打算項好這麼辦。

「種是種的，沒有收成；就是有收成也賣不上價。」

「這是什麼道理！」

「難得很！你先生不常在家，這個道理你是不會明白的。這個世界真是反了，城裏邊的大爺們打前年起就合辦了一引糧米公司，算是我們；縣米糧買賣的集中機關，無論那一類糧食一律出賤價收買，預備大批的再以高價賣出去，聽說和省裏也接了頭，有時候還要賣出外洋呢！無論那類糧食都賣不上價，你先生想想難不難？」

「賣給別家好了！」

「別家都歸併在他們公司裏，聽說縣長也在裏邊分肥。」

「這太不成話了！」我有點憤然。

我們的談話暫時在這里中止。

他跑進另一小屋，隨即拿了一把茶壺出來，說是到東頭泡水去，叫我們就便替他看管店堂。他一走出門，踏上古堤向東去了。這有機會使我注意一下；房子是破舊不堪，陳設并不像是客寓，一共祇有兩個小房間，房間裏面是黝黑的。我望這這種情景，正和農村破敗的程度相似，一陣難堪的鄉愁之感吃嚙住我的心，不由的使我想起許多難

以解決的問題來。

家鄉的情形我一向是知道的，完全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的局面；土豪劣紳的專橫，貪官污吏的不法，在我回來以前兩趟，就從幾個鄉下人口中得知一二。去年大水災，運河暴漲，支流泛溢，以城以及近郊的鄉村鎮市真的家家成了魚鱉，我總以為這一次大災之後，坏人的天良至少該有幾分發現了，想不到反而變本加厲到如此地步，連糧食買賣都給一班沒有人性的資產者和大田主們壟斷了！所謂區長，所謂縣長，究竟替小百姓做了點什麼有益的事情？聽店主講起來，縣長非但未會「奉公」而且是「不守法」，圖分一點肥不惜縱容一班人無法無天，這樣下去，家鄉的情形祇有一天一天的沒落了。

不單是我的家鄉如此，各地方都鬧着農村破產。這一個病源我以為是在「政治欺騙性」上；為什麼天天有人喊救濟農村，結果不見一個辦法下來。為什麼天天有人嚷着實行清廉政治，而到現在還是一塌糊塗？很顯然的政治被人當作欺騙的工具了。想到這些，我真悔不該這趟再跑回家鄉來找尋煩惱，更不該和店主談到這些問題上去。

鄉愁緊緊的吃嚙住我的心，悵然的我對着同伴發呆。我們坐了沒有一刻，店主人回來了。

「一進門，他就對我們說：

「你們的伙子就快來了！」

「那我們就要走了！」

「不忙，他們在東邊榮興店裏吃飯，再等一會就到。」

隨手倒了幾杯茶分給我們，於是又搭訕着談起來。從他的談話裏，略為知道了他的家世。他本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在上海中學裏讀書，據說因為住在校外被一個像妖狐似的姨太太騙成了姦，每月倒貼他不少錢用，據他兒子在信裏告訴他，說是在上海遇着有錢的招他做女婿，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呢！直到後來被他二兒子看破了，痛痛快快的將他哥哥罵了一頓，並且對他說「如果不和那個臭女人訣絕，手足並情分就此一刀兩段。」他的大兒子倒也勇於改過，一個月之後一個人便偷跑到漢口去，那裏曉得××江輪在半途出了事，他和許多同輪的男女搭客被翻下江心殉葬了。

這一個刺激與不幸，使他白化了一筆撈屍的冤枉錢，隨後又在家裏病了三個多月。

二兒子那年就在上海進了工廠，學習修理機件，大前年上海大捕××黨人，聽說他的二兒子也被捉了去，究竟

捉了去沒有難得不着實情，但是至今三年多了沒有一封家信是真的，這又給他一個打擊。

第三個兒子年紀還小，預備給他學種田了。

此外尚有兩個女兒，大的已配還未曾出嫁；小的則待字閨中。這兩個女兒和她的娘住在一起，日夜紡織。因為他還引客寓開得大傷元氣，不得不仰求家裏兩個女兒苦做。

說到他這客寓，他就連聲嘆氣。好像是在後悔不該這麼幹的。

最後，他問明了我們是寶五爺的老家，馬上喚了起來：

「你們不知道五爺出了事情？」

「倒不曉得！」

「唔，就是他那個近房族姪家順被他謀害了！」

「呵，真有這件事情？」

「那里會有假呢！你們莊上人人都罵五爺這件事做得

太毒辣了，」

「啊啊，居然有這種事情！」

我祇有苦笑。

跟着伙子們離開破落的小客寓，穿過一條小巷，經過張家花園和山東坎野塚地，漸漸的踏入曠野。

這一晚，一片輕雲遮蓋着月光，四邊朦朧的沉靜了。不時由夜風傳來二十里舖的大吠聲，雖然路已下來多遠，隱約還聽得清晰。當我們經過赤松林，雜樹結松茂盛得暗暗的，五月之夜的風奏着輕快的調子，從樹頂飄下許多聲音。有時打池塘邊上走過，遠近的蛙聲唱和着。我們行人多，倒也不覺着寂寞。

「這年頭，飯都混不到嘴了！」

一路上，我想起那家破落小客寓主人的或明，我是苦悶着。

「聽說五爺害了家順，究竟怎麼回事？」

我問走在我前面的那個挑行李的伙子。

這時，他正在埋頭向前趕路，被我這一問，猛然的將腳步頓住了。接着是大喉嚨像是向誰呼叱着：

「不瞞小爺說，這年頭，窮人該死！嗚呼，家順那傢伙也太不掙氣了！」

「究竟爲了點什麼呢？」

「家順放火燒了五爺的房子！」

跟在後面的一個搶着嚷起來了。

「不是的，不是的！」前面那一個連忙替他更正。「你這叫着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家順那廝和我們一樣苦惱，冤死狐悲，我們得替他說句良心話。……小爺在外邊混事的，知道很多道理；想來我這話多少可以中聽的吧？」

也許是夜靜更深的緣故，他的喉嚨響澈四野，我忙叫他低聲着，別驚動了歹人半路殺了出來。經我這一說，他的聲音果然還着我的意思減低了。鄉下人頂怕打悶棍的，經我這一提醒，大家都存心防着了。最可笑的是小弟弟，他問我要不要把燈籠火熄了。

四邊是朦朧的沉靜着有如一個夢。

我們向前趕路，前邊快到十字坡了。這兒奇怪的是靜寂得好像沒有人氣，每次回來走過這兒，就會想起水滸傳中的蒙汗藥，想起武松受過困的十字坡。

每次回來我都要想起這些，這一次因為心境不好，更容易想起這些來。我一面心中起了這許多怪誕的聯想，一面傾耳聽着前頭那一個伙子的談話：

「……去年大水災之後，鄉間窮得一塌糊塗，本莊十有九家到別地方去討飯吃，就是勉強可以糊口的，都拿醬油當菜吃。可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錢的仍是舒服的過日子。不是我們窮人說句憤氣的話，十個富人十個是沒

有天良的。

「家順你小爺是知道的，從小就毛手毛腳的不乾淨。小爺前次回來的時候，他還可以靠莊上的賭抬子弄點錢過活，自從水災之後，茶館裏的賭也停止了，沒有法子吧，專門做小偷了。」

「那一天，好像是八月上旬，他和五爺家的更夫小李本來說好了的，由他夜裏去五爺家偷竊些財物出來大家分肥，這已經說好了的，當然沒有問題了。那裏知道小李是有意陷害他，夜裏將他捉了向五爺去討功，家順被吊在莊前那顆大樹上整整的三天三夜，用皮條子抽得渾身是痕跡。後來還是族長出來做人情，叫五爺看在同族面上放了他。算是他不氣掙，白白的吃了一頓冤枉苦！」

說到這裏，前頭那個伙子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這時，我們已經走近十字坡了。他繼續着說：

「家順吃了這一頓冤枉苦，當然要報復的。有一天晚上風很大，括得樹枝像吹口哨，就在呼呼的大風中，家順不知那兒弄來許多美孚牌火油，偷偷的爬進院子，將柴房點起火來燒了。這一燒倒不打緊，第二天家順又被捉了去。一頓毒打之後，五爺找了一把大鎖一條粗鐵鏈子，把他鎖在東頭土地廟的木柱上。」

「當天晚上，家順就給五爺派人將他用麻繩勒死了！等他斷氣之後，那個凶手又把他裝作自縊的樣子，滿想瞞過人眼。」

「天一亮，就鬧動起來。我們莊上的窮人更是咬牙切齒的咒罵着。但是，五爺的錢多勢大，有誰敢動彈他一下呢？後來要虧鄰村的張好古大善士，一面替他辦理棺木收屍，一面做了狀子向縣裏控告了。」

「縣裏本來不管事的，無奈張好古的脚力不小，聽說他的兒子在南京幹什麼大差事，所以給他告准了。」

「後來怎麼樣呢？」我以為五爺一定該吃官司了。

「化幾個錢吧了！」

「嗯，窮人死起來都是不明不白的！」後頭一個也有點感慨了。

走到十字坡前，一陣陰風吹得人寒毛直豎，大家都沈默了。

家鄉就在眼前，一陣哀愁之感鎖住了我的心。

八，廿九年前。



惟有時用「出類拔萃」的

華端利

新式無齒保安刀始可以解決修容一切困難問題因其有三種特點為他家出品所無：

- (一) 輕便美觀
刀身與刀蓋係膠質製成顏色嬌豔可愛
- (二) 洗理簡便
刀蓋上並無鐵齒高聳用後省得洗理鐵齒之麻煩
- (三) 不損顏面
構造迥異尋常用後面顏光潔甚為舒適寒冬剃硬皮入沸水用之更覺鋒利無比且不夾面

WARDONIA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總批發處

江利行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電話九四六〇七

爆發

裘鵬

一點影子掛下來會是一條粗大的毒蛇；一粒微細的石子投進這村子裏便會激蕩起一片洶湧的波濤！

照例，在這農務方閒露事未起的時候，這村裏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全是比较空閒些！每天早上，這些人跟着太陽爬起身；女的蓬着頭，垢着臉，先到灶下去把早飯燒好了，（他們早飯的材料，大多是黍粟糊，麵桿，蕎麥餅之類，這年頭很少有吃白米飯的，除了幾家數得出的富戶。）然後再坐到板桌邊，拿出一個木盒兒梳頭。孩子們見到銅裏的食物熟了，就自顧自盛了吃，吃了抹抹嘴，把一把鈎刀打腰帶裏一插，（這是預備趁放牛在野外的時候，砍一點柴枝回來的。）牽了自家的或別家的牛（別家的牛是說雇着給別家看牛的！）上牧場去，那裏另有着一個專給這些孩子們找樂兒的世界；男人們一起身就耐不住默在家裏，瞧瞧女的，女的又正自顧自的在梳頭洗面；想着反正沒事兒急着要做。於是有的在家吃罷飯就溜出去，有

的却捧着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食物，邊吃邊走出來。照例的大家會集到那塊大空場上，圍在一起大夥兒談開天。

初春的天氣晴朗得爽人。大空場上灑滿了陽光。這些人從東鄰西舍溜出來，到這裏便匯聚在一塊。有坐在石頭上吃食物的。有蹣跚了一隻脚，手支在膝頭抽旱煙的。也有蹲在地上，或靠立在牆壁上拱着手兒享陽光的。他們有點像一個原始民族的自由野餐會；表面上誰都是那麼隨便得毫不自檢的吃着談着，顯現着一種和平的純樸的古風！但在他們的內心裏，誰都是潛伏着一個沉悶的憂鬱。

「這樣好的天氣沒生活做，（生活即工作，村人土言。狗可惜！」）癩痢阿三抬頭瞧瞧天，第一個嘆氣了！

「有什麼說呢？都是媽的東洋鬼子不好！一兩年來直攪得咱們沒好日子過！……聽說東洋兵個個都像強盜樣凶！看見中國人就殺！看見姑娘兒就姦！上年頭虧得十九路軍打一仗，要不然一直打進來，咱們這裏不也遭了災嗎？

「另一個方盤臉兒人多叫他七叔的半老農夫說。

「但是已經夠了呢？七叔，上春頭那樣借了三分息的債，買四塊錢一批的菜來看賣（即卷蠶）。結果做出繭來只賣二十塊一担，掙不着錢，反加添了一些債！……就是紙貨，（這是村民另一種副業，做紙）上兩年賣兩塊半，三塊，今兒賣一塊，一塊半還沒人要，直臭得像坑裏的糞！你說不都是東洋鬼子打仗打完的嗎？」一怨黍粟糊正吃了一半，六腳趾頭阿虎捧着盤氣惱惱的說。

「像你們那樣總還算好呢？人口少，家裏多少還多兩個錢好過日子；像我們家，吱吱喳喳一大班，全是吃死飯的！一直都靠我一隻手做出來給他們吃。現在什麼生活不做，做出了貨也沒人要。但幾個人的嘴却封不了的！天天只得那麼借借常常餓日子！要時局再不太平，儘是那麼下去，將來真不知怎樣過呢？」正在抽着旱煙的長八嘆自己苦總說別人好！

「誰不是一個樣！這年頭兒不餓肚皮算強啦！被子養的有錢多！」那兩個不服氣的反駁着。

「嗚，哼！嗚，哼！」忽然這聲音從空場右首的一條巷裏傳出來，隨着人們的頭掉過去看，一個留着一嘴花白鬍子，弓着背兒，架一副黑邊眼鏡的半老人打巷裏出來。

從他那走路的八字步，從他那一件雖然是高高吊起污穢得像在醬油裏煮過似的，但畢竟是長衫的長衫，顯出他是這村裏難得的一個文人。

「秀才先生！近來外面的時局怎樣了？你看多晚才得太平呢？」

「要太平？總要等真命天子出。東三省宣統皇帝坐了龍庭，東洋人也不再打他們了！還幫着他們打別人！我們中國二十幾年來亂得不堪，就是差一個真命天子！但「治久必亂！亂久必治！」自古以來都是這樣！一切皆天定，也許真命天子已經出世，也許過不多久就會太平呢？」

「出了真命天子就會太平！」誰不是那樣想呢？但他們眼前所急需要解決的，却是他們各人自家的衣食問題！他們所切望的，只是東洋鬼子今年不要再造反！讓他們的紙貨有銷路！讓他們現在有生活做！過些時候，讓他們安心的看蠶！讓他們仍得賣五十塊一担的繭！……最後，他們不約而同更興奮的聯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外面的時局已經太平定了！東洋兵決不會再造反了！那這次販紙客人打上海回來，不是可以把各貨行爲着「亂」「亂」積欠下來的許多款子，統統收齊了來發給他們嗎？」

給這興奮的、頭鼓動着的人們，完全淡漠了那位秀才

先生的「治亂論」，談話轉到了那個販紙客人拖嘴阿福。

「阿虎哥！阿福什麼時候去上海的？」

「前天吧？」

「那明後天就得回來哩！」

「曉得他！回來了還不知怎樣呢？」

「……………」

秀才先生第一個吊起長衫不高興的走了，旁的人也就慢慢的散去。

拖嘴阿福袋滿了一肚斗的錢打上海回來，一路上就在轉着鬼心計兒：媽的東洋鬼子真悍！前年頭幾個鐘點奪了奉天！這回子咱們又是什麼關失啦！什麼河吃緊啦！要不了多少時，咱們中國準會全給鬼子們奪去的！……算啦！亂水捉混魚！趁這亂世荒荒不在那一村子傻瓜頭上取點兒便宜，咱拖嘴阿福才沒有那樣獸呢？

「一點影子掛下來會是一條粗大的毒蛇！……」拖嘴阿福狡惡的笑了！

踏進家門，拖嘴阿福悄悄的告訴了妻。先把一肚斗的錢在一個暗處藏好了。然後把門虛掩起，兩口兒裝起一副嚴重的臉孔，故意慌慌張張的在房子裏打包理物。

「拖嘴阿福回來哩！」

這消息從一個鄰人的嘴裏散播到全村，立刻人們像潮似的擁進了阿福的家門，他們懷着滿肚子的希望跑到這裏來，但現在所見到的，却是這樣一個令他們吃緊的印象。

「幹嗎？阿福哥？……幹嗎呢？……」

「不……不得了！東洋鬼子又打進來了！……快逃難：阿福故意裝得很恐慌。」

「那麼，咱們上海的款子收來沒有呢？」

「還要款子？上海一個中國人都沒有了！到處全是鬼子！咱阿福這條性命得逃出來還算萬幸啦！」

「真的嗎？」

「天殺的謊你們呢？還是快回家去整理整理動身逃吧！」阿福揮揮手要他們出去。這些人從阿福家退出來，每個人的臉全變了色。他們現在所感覺到的，並不是恐懼而是憤怒。他們自暴的咒咀着自己的妻兒！咒咀着自己的命運！他們沒有財產，沒有生命，（因為生命不久也是滅亡的！）自然，他們何須要逃呢？他們誰都是橫起了一顆心，期待着任何樣惡魔的降臨！

但這消息同樣的落到有錢的幾家，立刻他們都起了大的恐慌！於是有的把錢埋到地窖子裏，把一些女人孩子們送進深山親友人家住；留下幾個大胆點的男子守着屋。有

的席捲了一家的財產，全家人逃進深山。——拖嘴阿福自然也就弄假成真的遷進了三里遠的另一個村裏去。

全村裏，不逃的除了這一羣沒財產的窮人，還有一個就是專等真命天子出世的秀才先生了！

但日子過着，過着，東洋兵始終沒有打進來！幾天後，偶然有幾個打城裏來的年青學生走進這村子裏。他們有的手揚着布旗子，有的提個竹筒兒，有一個，找了塊空場，站到石凳上嘩啦，嘩啦的講起來哩。

那些留在村子裏的窮人們全圍起來聽：

「諸位親愛的同胞們！我們現在到這裏來，是要你們大家起來救國。你們要知道國家不是幾個大人物的國家！是我們許許多多老百姓都有份的國家！所以要救國，也不能靠幾個大人物的宣言開會就救得了的！是要我們小百姓大家起來救才有用！上年東洋鬼子奪了我們的東四省，現在還想奪北平天津！在那裏他們有幾百萬的軍隊，有精銳富足的槍械，而我們方面，却只是少數的義勇軍拚着血肉的身子抵抗！你們想這是多麼危險啊！所以現在，我們要大家起來援助他們！我們的援助是：有錢的出錢，由大家募集巨款接濟他們的衣食槍械。沒錢的出力，加入他

們的陣線去打東洋人！諸位同胞們！你們願意幫助點什麼呢？」

「咱們全是窮人！咱們願意出力幫他們去打死他媽的東洋鬼子！」立刻，這樣的一個回答在羣衆中雷似的轟響了！

「好！好！」那個演講的學生興奮得連連拍着掌：「那麼一準明天就跟我們出發！……只是，靜！靜！……你們村裏難道沒有一家有錢的嗎？」

「有錢的幾家全逃難走了！他們說東洋兵又打進上海來了！真的嗎？」

「沒有這樣的事！我們才打上海來，親眼見什麼都是好好的！一定是誰個壞蛋造謠呢！」

學生們的眼光撫慰似的看着這一羣愚庸而忠實的村民！……隨着每一個村民都恍然的覺悟了，憤怒像一羣獅子似的猛撲上他們的心！

第二天，一個大的事變突然的爆發了。

造謠的拖嘴阿福給打死了！他的血肉模糊的屍體發現，在三里遠的另一個村子裏的一株大樹下。在這裏，長八，癩痢阿三，方臉兒七叔，六脚趾頭阿虎……所有那些沒有逃的窮人們全都失蹤了！留下着的只是他們的妻兒，流着眼淚，流着鼻涕，爲他們自己目前的生活，爲他們那失蹤了的丈夫或父兄傷心的啼哭着。

秀才先生只是仰天嘆氣：「什麼時候真命天子才出世呢？」

京遊雜記

一 空

一 舊遊如夢憶南京

南京！我的舊遊之憶！

在整整的四個年頭的飄泊中，我計算起來，差不多有三個年頭是住在南京的。秦淮河畔，玄武湖中，掃葉樓前，古台城下，紫金山上，燕子磯頭，……沒有一處不深印過我這少年飄泊者的足跡，更沒有一處不飛響過我那狂歌當哭的心聲！

記得十八年秋，我和哥哥一道離開了廣州的牢獄後，我第一次便踏進那古老的南京城。那時我寄居在清涼山下的烏龍潭畔，準備考公費學校；哥哥則在上海讀書。「流離遭世亂，思汝令余憂！」工愁善悶的哥哥時常懷着這樣的酸情，五日一長函三日一短簡地寫信到南京來慰問我。有一次，正是西風黃葉的黃昏，我接到哥哥的一封信，裏面還寫着懷念我的一首舊詩，記得其中有二句是：「只

是仲秋風已冷，天涯何處覓寒衣？」第二天，我也和他一首舊詩寄到上海去，寫的是：「壯士一身皆熱血，西風雖冷未須衣！」這種情願喝西北風的態，迄今思之，猶不禁啞然失笑。

到了民十九年的殘冬，哥哥因為受不了上海的窮愁的咬噬，便跑到南京和我住了一個禮拜之久。這一年，南京正下着空前未有的大雪，我和哥哥都單衣禦冷，白天不敢步出房門一步；只在洪武街一間小小的平房裏，兩個人縮做一堆，戰抖抖地共烤着一個燒木炭的小火爐，窗外不停地飛着一片片的雪花，令人望之可怖。好容易挨到雪晴了，在一天不大酷冷的午後，我和哥哥漫遊了城南的白鷺洲，桃葉渡，烏衣巷等處的古蹟回來，在那個小火爐旁邊，哥哥又寫下他的一首新作的舊詩了，詩是：「白下嚴冬在，遊宗偏再來；水寒桃葉渡，風怨鳳凰台。荒落憑誰問，飢寒舉國哀！此心如未盡，珍重莫成灰！」這首詩，一直

到現在我還沒有把牠忘記，一字一句都還背誦得很清楚的。到了曆正月初三那一天，天又下着大雪，哥哥是最怕冷的，但爲了學校要開學，又不能不迫迫地乘着三等火車回去上海繼續那教書的生活。記得他要回去上海的那一天晚上，曾寫下這樣一首舊詩給我：「四山風雪冷沈沈，別矣殘冬白下城！但願明年芳草綠，再來不是此南京！」

一直到去年，和平會議在共赴國難的聲中成功了，統一政府在南京居然成立，我改了行，在南京過着無聊的新聞記者的生活，那時哥哥已老早跑回廣東去做鄉村師範的教員。幸虧淞滬停戰協定簽字了不久，在上海頻年亡命而孤標獨憤的篋生兄應了我們幾個小同志的雅約，跑來南京，我們又得痛遊了二十多天。在中央飯店裏，篋生兄寫下他遊總理陵的五首舊詩，開頭一首是：「人間無地訴煩冤，落拓相將謁墓門。熱淚一杯和血奠，紫金山下爲招魂！」又寫下他遊清涼山掃葉樓的一首長歌，結尾那四句是：「春潮聲急打孤城，喚起河山故國情；且莫側身傷往事，乾坤一劍好縱橫！」篋生兄回滬不久，在八月裏，我也離開南京到上海來，一直住到現在。不料明年芳草綠，再來還是此南京呀！

這一切都好像夢一般地過去了。只賸有那幾首悲憤的

殘斷的詩篇，在我的腦中，還留下我飄泊的舊遊之夢！

這一次因爲要參加白木君的婚禮，並與京中新學諸友作第一次的見面，同時順便籌備南京分社，出版南京新學半月刊，闊別一年的南京，我和篋生兄又要作重遊的準備了。

白木君的婚禮是在七月七日舉行的。我們於五日和子蘊兄把新學第二卷第一期的編輯諸事結束後，六日的那天早上，我們便帶了幾件舊衣，半箱書畫，踏進北火車站，乘十點的特別快車，向南京出發。

同行的，還有一個我的年老的父親。他是沒有到過南京的，我們這次也順便帶他一道觀光去。

南京：我的舊遊之地呀！

闊別了一年，依舊「落拓相將」，我們又重來了。

二 並不寂寞的三等車中

三等車是我們的舊友，踱進月台，我們很熟練地踏上去，又很熟練地在乘客的擁擠中揀好了長板棧的坐位，很熟練地掛上我們的舊皮箱衣帽。可是在酷熱的天氣下，在乘客的擁擠中，我們已經是汗流浹背了。

火車是準十時開行的。在札札的車行聲中，我和篋生

兄滔滔地揮汗而談：談國難，談政治，也談到新壘，談到我們那些已經沒落了的朋友，談及我們悲壯的過去，也談及我們孤軍奮鬥的將來。我們的談話，真像一條河流似的，不止的滔滔的傾流着，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在不斷掙扎的人生大道上，我們是並不寂寞的！

車行約一小時以後，大概已入蘇州一帶的境界，我們從車窗外望出去，只見烈日之下，滿眼平疇綠野，一望無涯，到處都有三五農民，彎着背脊在插秧車水，從微風中，不時地送來一陣陣農人車水的歌聲，和軋軋的車行聲，互相交響，綠野之中，風柳飄蕭，清溪映目，新插的禾苗，輕輕地搖曳在風前，渾如一片綠色的漣漪在平靜地送我們去，又平靜地迎着我们來。

我悄悄地對饒生兄說：

「像這樣美好的江南，正是最好偏安之地呀！」

饒生兄會意地苦笑了。

「記得嗎？『空』停了一會，他含笑問我。

「記得什麼？」

「記得我那首詩。」

「什麼詩？」

「和我自是君王意，白鐵綠何鑄太師！」

我總記起他去年遊西湖時在岳王墳前做的那首詩。於此，我也會意地微笑了。

年老的父親也默默地在眺望着外面的風景。

隔了一會，火車已漸漸地駛進蘇州站。我便跳到父親的身邊，說：

「爹爹！這就是蘇州呢！」

接着，我伸出手出車窗外，向父親指點着：

「那是虎邱山，這是蘇州花塔，那條便是蘇州河。看，蘇州的城牆很低呢，蘇州的楊柳很多呢。……」

父親跟隨着我的指點，一處處地眺望着，滿意地點點頭。一片慈和的微笑泛在他那蒼黃的老臉上，我快活極了。因為啊，我有一個父親，我不寂寞的，父親也不寂寞的！蘇州也不寂寞的！

火車在我的欣娛中，軋軋地又由蘇州站開走了。

這時，車中忽發出一陣口琴聲，引了我的視線投在坐在我左邊的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的臉上。這小孩坐在一個中年的女人的對面，大概是他的母親或姊姊吧。

口琴吹的是一枝廣東最普遍的「賣雜貨」調子：

「離別家鄉五六春呀，

到處都走盡呀，

飄洋過海賣雜貨呀，
唉嚶唉嚶，

到處都走盡呀嚶呀——。」

.....

聽了這鋼琴聲，懷鄉的情緒，便把我推入一個悵悵的大海中了。雖然我的身旁有一個父親，但我的母親，我的家，已經是四年不見了啦。啊啊，可愛的故鄉啊！

「喂！小弟弟，再吹一曲呀！」我注視那個小孩苦笑着。

「不吹了。」他羞怯的天真的向我一笑，便摘下嘴上的口琴。

「再吹一曲賣雜貨吧！」

「雜貨賣過了啦。」天真地又向我一笑。

啊啊，你這個撩人心緒的小孩啊！

啊啊，你這個不懂得懷鄉的小孩！

然而三等車中，確實是並不寂寞的。

三 一載秦淮已復興

下午五時的時候，火車便到達了下關。一部野鷄汽車，送我們三個人到城內中正街的大成旅社。

在樓上開了一個比較敞大的房間（房租只一元四角，是打六折了的），我揩了把臉，便匆匆地跑下樓去打電話給夢白。

夢白和白木住在一起，離中正街很近，不一會，他們和鳴孝三人都來了。胖子的夢白又胖了許多，瘦子的白木却更瘦了，大概他這幾天正忙於籌備婚禮吧。

我們問他們在南京的情形，他們也問新壘的情形，親熱地談了約一小時，白木便請我們到夫子廟吃飯去。

到了夫子廟，踏進一間掛着「醉生緣」招牌的飯館去。我覺得「醉生緣」這店名很好，便調笑着夢白說：

「我們醉生，却不夢死，你倒夢白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胖子的夢白笑得眼睛都沒縫了。

三個女招待，像穿花蝴蝶似的，殷勤招待着，送手巾，送扇子，一邊倒茶，一邊和我們說笑，都是一口吳儂軟語，她們和夢白等老熟，更特別賣弄着風情。

父親很不自在地默坐着，冷盆剛上桌，酒也沒喝，匆匆吃了兩碗飯，便直頭先跑回旅館去了。

「年老的人是看不慣這變動的花花世界的。」我和餘生兄送了父親出飯館後，回來在心裏這樣獨語着。

父親走了後，我們五個人很痛快地喝酒到八點鐘左右

「纔剛然地跳出一「醉生緣」。

鳴孝請我們遊秦淮河去，白木因為明天就結婚，要回寓去料理諸事，便先告辭了。

我們四個人慢慢地走進秦淮小公園，園中擁擠着許多遊人。夫子廟一帶的歌館樓台，已開始發出嘈雜的歌女的清唱聲和鑼鼓胡琴聲，這裏雖然沒有上海街頭的尼紅燈，但白色的電炬却照耀得明亮，是南京城唯一的「不夜的地帶」。

靠着秦淮小公園的前面，便是秦淮河，畫船很密集的排列着，每一隻船上都密密地掛着紅的綠的鏡燈，令人一眼望去，好像一叢叢熟了的櫻桃在風前搖曳。

僱好了一隻遊船，我們便離開了遊人的肉浪中，跳下船，浮蕩在秦淮河上。

這一夜的月色特别好。河水白閃閃地好像一條銀帶。南風涼爽地吹拂着我們的胸襟。風柳古城一齊平靜地沐浴在銀白色的月光下。遊船往來如織，女子的歌聲笑語，一陣陣從水上飄來，蕩人魂魄。我們悠悠地坐在浮蕩的畫船中，好像已經回到了金粉南朝的世界。

去年在京時，秦淮河還是很蕭條的，短短的一年以後，便變成這樣的熱鬧了，這大概是娼禁將開的佳兆吧。

「農村沒有復興，秦淮倒先復興了！」

我悄悄地笑對傑生兄說。

我們盡量地遊到午夜，便摸着黑暗的小巷，回到夢白的寓中，白木從床上醒起來，和我們提起新疊的事情，大家很熱烈的談論着。

回到旅館，已是深夜二時了，父親已睡熟。因為精神太興奮了，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輾轉假寐，到清晨五時，秦淮風月仍縈繞於懷，腦中忽做成了「一首舊詩，爬起来便寫在稿紙上：

「燈影婆娑月色明，畫船樓閣競歌聲；

京華獨有昇平氣，一載秦淮已復興！」

寫畢，仰望窗外，天色已微明。遙想秦淮，這時候大概已是「楊柳岸，曉風，殘月」了吧。

四 踏遍胡園訪定國

七日，上午九時，送父親到淮海路去會晤在京的同鄉梁君後，一個人驅車到城南胡園找陶定國君去。

定國，是我去年編輯「小貢獻」時在文字上，在通信上認識的，新疊出版了後，我們的通訊更密切。彼此的心情志向都很了解，雖然並沒有見過面，但已成爲我們一個

友愛很好的青年朋友。這次來南京，是渴望和他見面的。胡園，我以前住在南京時，曾遊過一次。裏面的地方很大。現在竟蕪了，便分租給許多人家居住。我一踏進門口，便不知道陶家究住在何處。

「喂！請問你，這裏有個姓陶的住在那裏？」我抓住了裏面一個中年的工人，便問。

他指着大池塘的北面，遲疑地答我：「姓陶的？大概住在那邊二道橋吧。」

糟糕！我知道「二道橋」在那裏呢。我跟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見一個大池塘的北邊，一間茅舍之下，有一道紅色的木橋。於此，我便從池的南邊沿西邊繞了一個大灣子匆匆地走去。

走了很久，纔到了那個小木橋。四處探看，那裏有什麼陶家，那間茅舍中只有兩個做木匠的正在那裏鋸木。

後來，又由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帶我穿過一條綠樹幢幢的山徑，走上一個小山下，停住在一個亭子前面。那裏也住有一個人家，但探問了後纔知道居住的是姓吳的，湖南人，並不是什麼陶家。

一連找了好幾家，都沒找到。這時連那個帶路的忠實的小孩子也表示沒有辦法了。

我高高地木然站在山徑上，俯望着闊大的荒蕪的胡園，「什麼地方能夠找到定園呢？」這意外的挫折，竟使我為之惘然了。

我還是決心繼續找去。一個人沿着小徑又由大池塘的北邊繞到東邊來，胡園算是踏遍了。

踏進一個長的走廊，碰到一個年老的人，我便姑且的問了一聲：

「喂；老伯伯，請問你，有個姓陶的住在那裏？」這一次他指着對面一個赭色的小門。

我敲開那個小門，這一下，可給我意外的找到了。遞進我的名片後，便由定園的小弟弟帶我進一個書房裏，我和定園便第一次見面。

「一見如故，」真可以描寫我們初次暗面的情景。定園比我還年輕，面目很清秀，但也和我一樣地帶着病容。他給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純摯和樸素！

我們談了很多話，並告訴他饒生兄也同來，他的家人很樸素親切的招待我，驚異地注視我，隨後，我便和他兩人一道踏出了胡園，回大成旅社去。

五 暴風雨前的玄武湖

回到旅社，便介紹定國和傑生兄初次見面。我們三個又談了很久的話，談到新墨半月刊，定國也熱烈地贊成。我們願他多負些半月刊的責任。傑生兄的談話，給了定國許多積極的鼓勵；定國說：從此以後，他的人生要由灰色的氛圍中改變了，由寂寞的悲感中活躍了。是的，傑生兄那種「乾坤一劍好縱橫」的幹的精神，那種純粹的坦白的態度，是足叫每一個純潔而孤獨的青年朋友聞而興起的。

由一間三毛錢一客飯的湖南飯館出來，我們三個人連同父親乘黃包車到鷄鳴寺玩去。經過成賢街的時候，曾到軍政部譯述講習所找史素秋兄，因為他正上課，不准見面，我們只留下一張名片請他晚上來會晤。

這一天天氣很熱，我們三個人坐在鷄鳴寺的鬆蒙樓上喝茶到下午三時，便驅車到玄武湖去。

到了玄武門，風却吹得很大起來，湖水翻起起伏的波浪，柳枝搖着狂醉的舞姿。小艇排列在堤道的兩旁，艇夫爭前恐後地搶着生意，我們隨便僱下一隻，講明遊到美洲。

艇子悠悠地划到湖心去。菱角的籬莖浮在水面上糾纏着我們遊艇的四圍，我伸手在水上拔出了一根，笑喝道：

「前進啊！」

今年我們來得尚早，湖中的映日荷花還沒有開呢，荷葉也沒有完全長出。只有三兩片早出的荷葉，雜在菱角的蔕中浮蕩在水面；但今年的湖水却漲得綠油油的，在這樣漲滿的湖水上划船，倒有「容與中流」的快感。

我拿起一枝槳很吃力地在船頭上划着，划着。從湖上眺望着紫金山，台城，北極閣，鷄鳴寺，和那蜿蜒平靜的城牆。款乃聲聲，煞是有趣。隨後，我也交給定國和傑生兄划，但划不到一刻鐘都氣喘喘地停住，看看那兩個艇子老夫婦，悠閒閒地繼續着他的工作，真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了。

距美洲還有一半路程，湖中便刮起大風來了，吹得艇上的布篷楞楞作響，波浪翻起得更利害，岸上的楊柳搖跌得幾乎倒地的樣子，天空上是一片灰黯的色，烏雲很快地互相追逐。在這陣頂頭大風的吹刮下，我們的艇前進不得了，只顧任風橫橫地打着，旋轉地飄浮在水面上，退回去也不可能，而暴雨又像是將下的樣子。傑生兄胸挺挺地直立於船頭，向艇夫喊道：「趕快靠岸呀！」

費了很大的工夫，我們的遊艇掙扎在暴風之下終於靠了中途的岸上了。「這是象徵了我們的命運罷！」望着那

波浪翻伏的湖水，我們都笑着喊了出來。

白木的婚禮是在下午六時舉行的，這時已到了下午五時了，恐怕就誤了時間，又怕湖上遇雨，我們匆匆地在五洲公園遊了半圈後，便乘公共汽車向太平街世界大飯店去。汽車剛開出玄武門，果然，一陣暴風雨便來了。

「好僥倖呀！不然便作無謂的犧牲了！」我們都喊了起來。

在歸途中，做了以下一首詩：

「尚有豪情助快遊，湖中半日且勾留。

鐘山灰踏台城冷，風雨來時蕩小舟。」

六 在白木君的婚禮中

在暴雨中，我和饒生兄，定國三個人跳進世界大飯店

去。父親一個人獨回旅社。

走上二樓，白木和夢白等早笑着迎着我们。我介紹陶定國和白木相見，他倆原來在國難會議時同做過小工作的。

我們走進禮堂去，內政部的參事楊君，以前和饒生兄在革命日報時同事，他握着饒生兄的手說：

「饒生！很難得你遠遠地跑來南京參加婚禮呀。」

「哦哦，沒有什麼，朋友是很應該的！」饒生兄慨然

的答着。

我們三個人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不一會，內政部長甘乃光氏也踱進禮堂來，他一看見饒生兄，便親熱地招呼着，握着手，便也坐下我們那張桌子來滔滔地談話。

甘氏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和饒生兄在廣州是一起幹着所謂左派的革命工作的。當時的黨的革命理論，甘氏會振臂熱烈的高呼過。但那一天甘氏的談話，却絕口不談黨的理論，而談如何減少行政上手續，如何調查農村等等實際而看起來似乎很瑣碎的問題。而談話時的態度却是那麼悠閒而冷靜的。一個革命者，是如此這般地變換過來的，眼底滄桑，當不勝其今昔之感。我聽見饒生兄對他有這樣子一句話：

「甘先生由口號標語傳單革命八股的時代而入實行的時代了，這是如何的可喜呀。」

婚禮在暴雨雨停止後舉行了，饒生兄被楊君拉去和新郎及甘氏一桌喝酒。在贊禮的命令下，新夫婦如傀儡般，奉命做戲給我們看。證婚楊君及甘乃光氏大演其說，甘在他的不大流利的官話中，夾了許多幽默的氣氛。「禮成，」贊禮員最後的命令下後，我們筷子齊舉而吃東西了。

七 雨花台上的題詩

第二天早上，我和饒生兄及父親三個人又到胡園找定國去了。

在園中臨池的一間茶館裏，我們和定國及他的小弟妹喝茶吃點心。又叫定國的小妹妹由家裏拿出一枝釣竿，準備釣魚。起先是饒生兄釣，其次是我，最後父親也來，但一條釣絲靜靜地垂在池面上，動也不動一動，始終沒有釣到一隻小魚。我不禁憶起黃仲則「升沈不待君平卜，已辨秋江一釣竿」的詩句。我想：如果像今天這樣的掃興，秋江一釣竿也不想辦了呀！

和定國一共四人由胡園步出中華門，步到雨花台去，雨後的清晨，天氣是很清爽的。雨花台下，有一個宋楊忠襄公剖心碑，是南京市長石瑛所建的，據說楊忠襄公當金兵打到南京城時，和金兵抗拒，終被金兵在此樹碑的地方剖心處死。碑文是石瑛氏所撰，極慷慨激昂之致，最後的兩句大概是：「嗚呼！國步艱難……讀此碑者其將慕風興起乎？」我看了不禁噙然失笑。

在雨花台上玩了一會，便下山來，在第二泉畔喝茶歇息。抬頭看見粉牆上題着中委王陸一氏的一首詩，題爲書

憤和翠生：

「勝算能空胡馬羣，人民城郭卜靈氛。寧能一戰真無策？竟啓重關痛所聞！陵廟忽生秋後草，衣冠行遍嶺南雲。憑江但保偏安業，紫蓋青絲盡上勳。」

饒生兄看了，便含笑揮毫，也題着一首在牆上，題爲調王陸一：

「河山處處淚痕新，燕市英雄惜此身。江左偏安今若昔，青絲紫蓋究何人？」

我忽然看見王詩之上，早已有署做什麼「空憎客」的名字的，也題上這麼一首，題爲書憤和王陸一：

「冠蓋翩翩盡害羣。雨花台下起妖氛。書空殷浩胸無策。跋扈桓溫臭所聞。攘外已如秋後草。偏安猶有嶺南雲。關西屠狗從龍日。社鼠城狐祝黨勳。」

此公竟與我同了一半名，真是巧極！

八 秦淮河畔的豪飲

下午二時，定國和我們回到旅社來。他打電話叫他的好友陳養吾和周白鴻兩君來，介紹給我們參加南京分社。

不一會，養吾和周白鴻先後來到。一談之下，大家都投契得很，大有相見恨晚之慨。而養吾的豪爽，白鴻的淡

靜，尤給我們以一個很愉快的印象。

突然門口來了一個穿軍裝戴近視眼鏡的青年，問起來纔知這是渴望中的史素秋來了。素秋舉止很拘謹，渾像一個鄉下人，吐着一口江北話。但越是這樣，越覺得他的樸素可愛，而且他的內心却熱烘烘地燃着前進的火呀！

那天晚上，我們這一羣人在秦淮河畔的一間小酒館裏，痛飲一場。大家坦白而豪爽地什麼都談了，好像一羣結交了十年的故友似的。

該生兄歸來曾寫下以下一首律詩紀念：

「擲擲京華意未灰，聊將孤憤寄新醅；秦淮水咽當年恨，鐘阜雲封此日哀。江左無人倡抵抗，遼東有鶴不歸來，塘沽城下師盟後，往事傷心又幾回。」

我也寫了一首：

「滔滔還欲挽頽風，杯酒曾贏一夕雄。缺盡唾壺都不悔，丈夫屠狗不從龍！」

九日，我們在旅社再召集一個新彙半月刊的籌備會，晚上，承徐君股掌地請我們到六華春吃酒，席中徐君坦爽的談話，令我們得到無限的痛快。把諸事都結束妥當後，在張君勵君熱情的幫助下，第二天早上，我們便和白木新婚夫婦一共五個人乘二等車浩浩蕩蕩地回到上海來。

七月廿八日

彭子蘊著

新詩集日出之前

是前進青年的苦痛的呼聲！
是黑暗社會的悲慘的反映！
是幻滅時代的澎湃的浪花！
是未來社會的創造的信號！

孫福熙先生在其所作之序言裏說：

近來常有機會讀到許多詩篇，其中尤以彭子蘊君的詩為最有實質，而形式方面也很少因襲的束縛。

此外

孫福熙先生作封面及插圖多幅
少翔小雷二先生作彩圖及插圖

全書都四千餘行，三十二開本，二百四十頁，瑞典紙印每冊實價七角，新聞紙印每冊實價五角。

上海霞飛路
女子書店 發行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詩 二 首

青春的舞蹈

丁毅夫

莫謂這世界已死寂凋萎，
東的風曾喚醒了沉睡的青春。

甦醒了的青春——

向荒林掛起了翠羽綠旌，

向野原盪起了碧瀾層層，

朝陽噴出了濕軟的曙輝，

彩蝶翩翩穿飛，

實鸞兒展翅歌舞，

薔薇蕾綻出了笑靨承迎。

朋友，你幾曾見這世界是死寂凋萎？

莫謂這世界已衰頹空虛，

東的風曾激盪起青春的熱情之波；

青春的熱情之波——

在每個的胸中奔騰擊搏：

偉大的「未來」在矚示着皇華的

奇蹟，

「現實」是這樣地充滿着活躍的生氣，

誰再看猙獰殘破了的「過去」！

朋友，你幾曾見這世界是衰頹空虛？

莫謂這世界已灰濛黯淡，

東的風曾擲發了青春的肥苗；

這青春的肥苗——

孕脹着血紅的生命之花，

生命的紅花將開遍宇宙天涯。

朋友，你說這世界是灰濛黯淡的嗎？

莫謂這世界已冷酷無情，
東的風曾送來了愛底福音。

和諧的樂奏，隨繞了舞蹈的脚

跟，

桃色的吻角已泛起熱愛的梨渦，

借東風播送這緋色的歡樂，

朋友，你還說這世界是冷酷無情麼？

二二年，二月，於南國獄中。

白鳥

孤 西

有一羣白鳥飛橫在天上，

太陽在它們背面閃出銀芒；

高渺的，它們展着翅羽翱翔，

它們知道自己的方向！

有一羣白鳥飛貼在雲邊，

看！它們的逍遙，它們的輕靈！

恬靜地拍着翅膀，飛遠，飛遠，

它們認準自己的途徑！

忽爾的有一個，你看，在那朵雲

底

——離開了它同行的伴旅！

彷彿吐露它有一宗歡欣，強毅，

它是否想在征途上探求個新奇

？

呵！你看它，搗了一個蠻大的圈

弧，

然後又重新飛回它原先的隊伍！

於是它們大膽地飛，飛飛，——

一直飛往無有盡頭的天際！

羣鳥啊！你們一直飛往無有盡頭

的天際，

直待那大空間最深沉的幽靜，

直待那鳥有的浩漫的蒼冥，

和陽光照出的最濃的寥寂接近你

，接近你！

啊，你們艷麗的憧憬的一羣啊！

啊，你們自由的追求的靈魂啊！

宇宙充溢着你們狂放的舞蹈，

從雲端，有一闕天歌飄落着了！

啊，你們大自然的遨遊者呀！

你們奔逸的沒遮欄的勇敢呀！

你們飛，飛，飛！——飛高！飛

遠！

一直忘掉了地面，化入雲煙！

啊！你們鼓動着天宇的勇敢呀！

你們大自然的遨遊者呀！

二二，三月，在牢中放籠時。

趙如珩編著

再版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

每册大洋壹元捌角

本書於二十二年一月初版，五月間已行再版，其銷路之暢達，及其內容之豐富，不言可知。該書洵為研究或辦理地方自治之良好讀物。上海四馬路華通書局發行，各地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新書保甲概論 每册大洋陸角

本書敘述保甲之概念，保甲與其他之關係，中國歷代保甲之制度，保甲之政論與政策，各地實施保甲之現狀，今後實施保甲之方法，最後附錄各種保甲之現行法規，不向空論，重在實用。全書十餘萬言，裝印美觀，初版不多，購者從速。江蘇省保衛委員會印行，江蘇鎮江中山路中央書店獨家經售。

在 飢 餓 中

一 空

一口氣戰抖抖地把友人C君萬里迢迢寄給他的那封信讀完了後，他深深地吊下他的眉頭，一陣酸澀的滋味，電流也似的通過他每一條神經纖維，耳朵邊好像有一片哀呼的顫聲，還繞來繞去地響著：——

「……W兄呵！我已經斷炊三日了！回到家裏以來，每天只和妻兩人抱頭痛哭。想自耕自食，我沒有田地；想給人家傭工，又沒有人僱我，每天兩個人偷偷地到人家的田裏挖回幾個山芋頭來充飢，但自從前天起，在田主毒罵及趕逐之下，連山芋頭也沒得挖了，到現在我和妻便整整地餓了三天！……唉，請你無論如何趕快寄三十塊錢給我，以便我跑到上海和你們一起，你們就是到上海的街頭去募捐去化緣，也要籌出三十塊錢給我，我不能再在家裏住下去了，我如果住下去，不是要餓死，便是要自殺！……唉，我現在瘦得只剩幾根乾癟的骨頭，也許到上海時你不會認得我了，到那時，我只有抱你們痛哭一場，要知

道，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的眼淚，只有向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流湧的，唉，我不甘這樣就死去，我要和你們見一面，和你們抱頭痛哭一場。寄來吧，三十塊錢，就是到街頭募捐，你也要去！我懇求你，我不能再住下去了！……」

「……」
初夏的晚風由窗外吹進來，在平日是覺得很涼爽的，這時却使他覺得寒冷起來，不時地打了幾陣寒慄。他好幾次想把C君那封血和淚寫成的信掉在桌上不看，好幾次想避開耳朵邊那一片哀呼的顫聲，然而無論如何，都沒有發生效力，電流也似的那一股酸澀的滋味，仍舊劇烈地痛噬着他身上的每一條神經纖維。

是的，C君是很了解他的；他知道他在漂泊中也是同樣地受着飢餓的襲擊，是沒有法子籌出偉大的三十塊錢的。因此，他叫他到街頭去募捐去化緣。可是上海的街頭是能夠募捐化緣的嗎？富人會憐憫一個窮苦的青年嗎？看看

街頭上的叫化子受老爺太太們憎惡的那付神氣，你還有希望和勇氣到街頭去向人募捐嗎？哈哈，笑話笑話！C君還是太樂觀了！唉，這個世界是慣會叫一個前進的青年餓死，如同餓死一條狗一樣的沒有人注意的……

想到這裏，C君那一付黃瘦的臉孔和那一對電炬也似的炯炯有力的眼睛，又清晰地浮現在他的眼前：

認識C君，是在五年前K城的牢獄裏。在三千多個共產黨嫌疑犯的囚徒伴侶中，因為同鄉的關係，便由問訊而談話起來，他纔知道C君原來是一個高小畢業做過家庭教師而跑到南洋去謀生活的一個青年的華工。民國十四年的時候，國民革命的潮流到了南洋，他由崇拜孫中山先生的人格和精神而信仰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黨，在南洋各埠，從事國民黨的工人運動，後來竟被英殖民地政府拘捕解送出境。他被解送到革命策源地的K城以後，便考進黃埔軍校做入伍生，準備爲黨國犧牲，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在校裏是一個很努力於革命工作的份子。誰知清黨事起，在共黨嫌疑的罪名下，竟不分皂白地被抓到獄中。因爲C君有這種和他同一樣的冤枉的遭遇，所以便和他漸漸地親熱起來，差不多和兄弟一樣。在牢獄恐怖的氛围中，C君還和他努力於三民主義的研究和著述，有時候，C君和一般真正

共黨的囚徒朋友談論到三民主義，往往會由激烈的辯論而扭打起來，只要你鄙笑三民主義一聲，C君便和你辯論，最後一等到辯論破裂的時候，便和你相罵相打。以此，他們在獄中，政府指他們做共黨嫌疑犯，而獄中的一般囚人們却指他們做政府的偵探。有一次，共黨暴動過後，獄中每天都提出中山大學的學生去槍斃，他因爲是中山大學的學生而又被縣中土豪劣紳攻擊甚烈非置之死地不可的，在這個不分皂白的大恐怖中，他想他一定是要被槍斃了，每天只和C君楚囚對泣。C君是入伍生，自以爲斷不至於槍斃的，便把他在獄中所著的那本「三民主義發凡」拿去藏起來，C君對他說，他無論如何要爲他保存這本遺書，他甯可任他們槍斃，不能任他們把這本遺書搜去！他記得C君說了那話後，兩個人便在倉房中抱頭痛哭了許多的時間。可是，槍斃的事，幸而沒有實現。一直到了民十八年，他在親友的營救下，竟被特別法庭宣判無罪而保釋出獄了，但C君却被判三年的有期徒刑。他出獄後，故鄉不能回去，便出來漂泊到現在；C君刑期滿了，又坐一年所謂反省的徒刑，去年才獲出獄回家，但回家時，父母已亡，家中已經破產了，便押了一所祖屋，籌到幾十塊錢跑出來，到K省北江找一個友人謀工作，誰知竟空跑一場，友人那

裏是沒有法子給他位置。隨後又跑到香港在某報做校對，被港政府查到他是曾經南洋殖民地政府拘捕過的，又把他拘捕趕逐出境了。於此，C君便仍舊回到家裏去，想在漂泊中追求他的理想也不可能了，而現在，則已是「斷炊三日」……

「啊啊，『三民主義真正信徒的眼淚，只有向三民主義的真正的信徒流涕的！』可是，現在，誰個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誰個又願意做三民主義的信徒？只有我們這班傻子，纔到死也本着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的精神，在走頭無路中還艱苦地孤軍奮鬥！……」

他想到C君那悲涼的身世，又想到C君那片未死的熱情，不禁喃喃地憤語起來，恨恨地捶着桌子發氣。

窗外又吹進一陣淒冷的晚風，街上富人洋樓裏的無線電收音機的歌聲，香豔地浮蕩在晚風裏，他眺望着街上，驀地又記起C君在飢餓中的哀呼：——

「無論如何要籌出三十塊錢寄給我，就是到街頭上去募捐去化緣也要籌出！……」

耳朵邊便有兩種矛盾的聲音響着：一種是C君飢餓的哀呼，而另一種是富人們香豔的歌唱。他不禁含淚的獨自

猶笑起來。

他便把今天領來的十塊錢稿費，這十塊錢是預備明天拿八塊交房租，兩塊交做費的，一齊拿了出來，憤然而又凄然地寫一封復信給C君：

「C兄呀！在飢餓中的顫聲的哀呼，我已經聽到了，深深地聽到了！我沒有勇氣到上海街頭去求乞，也沒有希望到上海街頭去求乞，我現在只有罄盡了我的所有，我的迫到眉睫的吃住之費寄給你，望你收下暫時應急一下。並望你「忍死須臾」，就是在死前的一分鐘都要忍耐，我們並不是在忍耐中屈服，而是在忍耐中準備我們爆炸的炸彈！槍斃的恐怖還不能軟化我們，難道飢餓的恐怖便能軟化我們嗎？C兄呀！我們雖是「如此星辰非昨夕，為誰風露立中宵？」但也要「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呀！……」

寫完了，他恨恨地把筆擱在桌子上，口中反復地唸着：

「未造乾坤有主張」，啊啊，「未造乾坤有主張」！

夜幕終於垂下了。

鵝

捷克 Božana Kmetlicka 作
彭成慧譯

遠遠望去，牠們彷彿大朵的雛菊，點綴着綠色的草原，這樣的白，這樣的安靜！只有當牠們在空中展開而且拍打着翅膀，以及伸長牠們的頸子，用牠們粗笨的腳在四周打轉的時候，這幻象方才消滅。

鵝是婦人們的愛物。我知道對於有些婦人，鵝是代表人生光明的一面。牠們很熱情的愛護牠，用一種奇異的，不可解的音調同它談話。這種音調像是專門適用於鵝的，因為就是對牠們的兒女，丈夫，或者其他任何人談話的時候，牠們也不用這種聲音。一個人不能撫弄或者溫存一隻鵝，也不能同它接吻，因為它根本不懂這種親暱。可是我們的婦人還是要愛撫鵝，用她們滿是憐愛的眼光。

時髦的太太們有牠們的鸚鵡。我們的農婦也有牠們的鵝，牠們是牠們的驕傲，牠們的奢華，牠們的需要。

沒有一種鳥能夠像鵝一樣的安恬、帶着地盤的懶在籠籠上面的，牠的主婦的裙子。牠會喋喋不休，似乎說：

「我知道你，你是屬於我們主婦的。你時常在天井中，田野上，大路旁招展。你帶給我們滿裙的蒲公英和燕麥。你是我們主婦的裙子！」於是它熱情地望着裙子，很甜蜜地喃喃自語，而且很溫和地用嘴撫弄，彷彿充滿着熱情似的。

我愛看它們列成一行，用着學者的態度，鄭重的，慢慢的向前蹣跚。我愛看它們散在路上，揚起灰塵。我愛看它們掠過田野，很高興的叫着；或者很鎮靜地，很驕傲地在池塘中游泳，像幾朵大的水蓮花。我愛看牠們在草地上小睡。那時牠們的喙囊裝得很滿，牠們的翅膀垂了下來，無憂無慮的，不時低語着彷彿正在夢中——牠們已經吃飽，已經很疲倦了，在大雨天，牠們站在陣雨中，望着天，奇怪着雨點是從那兒來的，很高興的那種神氣，我也非常的愛看。

黃昏降下來了，叫喊的聲音飄過空地 and 方場：「鵝兒

，鵝兒！回家來！牠們在那裏？鵝兒，鵝兒！什麼地方是我們的鵝兒？」鵝兒真的回來了，好像聽到叫人去做晚禱的鐘聲一樣。

當牠們從方場中消失的時候，似乎這個小村莊閉上了他的白花，像一種有知覺的植物。

有一種鵝最使我敬愛，那是窮人們的鵝。沒有人會問牠們，「你們怎樣得到食物的？」可是牠們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很快活的回到牠們怪寒儉的住家。牠們比別的鵝走得還要素然——這兒兩隻，那邊三隻一隻的結成許多小隊伍，雖然經過那些很大的，堆滿着艾的空地，牠們却並不注意。牠們只是莊重地，安靜地走着，直到走回牠們自己的，腐酸的門前，消失在那些門的後邊。

我知道有三隻像這樣的鵝——三隻純粹白色的，老了的，有沙啞的，憂鬱的聲音的鵝。牠們時常排成單行的慢慢地走，帶幾分莊重。每隻鵝都有一個小小的紅頂，那是很適合於牠們的。

牠們時常從一座寒儉的，像朵生滿青苔的，出蟲了的爛菌似的茅屋中出來。那兩個小窗是醒脫的，憂鬱的。有個三歲的女孩，時常在院子中的井旁邊和垃圾堆裏玩耍。離開不遠，有個僵僵的，滿是皺紋的老婦坐在門檻上，在

縫補着一些不成形的，破爛的東西。偶然她也會停住工作，舔一舔她那生着肉瘤的，佈滿着青筋的右手上的兩個手指。

她時常在天井裏跛行，她的頭和她的手顫抖着，好像秋天的黑葉被風吹散，憂鬱地，慢慢地落到地上。她是這個村莊上的乞丐。她的女婿——一個工人，同他的女兒同年死去。他傳給她一間茅屋，三隻紅頂子的鵝，還有一個只生下來四個月的孩子——露伊斯。露伊斯成天成晚的號啕，而且——天呵，她怎樣快的吃了那些經過她嘴唇的東西，當這老太婆用她沒有牙齒的牙肉咀嚼過一番，使食物變成柔軟以後！

這是一種間在新舊兩生命中的苦鬥，似乎一個要毀滅另一個，不住的吸收着另一個人身上的溫暖。這是說露伊斯的兩隻小手，要從那雙無力的，顫抖着的，老婦的手中找尋食物；這是說兩張沒有牙齒的嘴巴，同樣的飢餓；這是說兩對眼睛，互相悽苦地凝視，互相悽苦地呼吸；這也是說兩顆脆弱的心，同時因為疲乏與衰弱，很急地跳動。整夜都可聽到小孩子的哭聲，同那老婦的聲音，一個不能脫熟，一個却是需要睡眠的。

天晚的時候，太陽照在她們正熟睡着的身上，蒼白的

，力竭的，她們的嘴唇閉得很緊。圍着她們的只是窮苦，惡濁的氣息——那是她們一夜苦鬥的明證，那是死的呼吸，在這種氛圍氣中，她們都爲着生命苦鬥。

天一曉，這三隻鵝就用牠們的長喙把門開了，走了出去。牠們沉靜地，莊重地走向那多露的，芬芳的，能夠找到食物的，上帝爲牠們預備着的地方。把那最可怕的，人類住處的一隅拋在腦後，牠們在那裝飾着大自然的天蓋下面蹣跚。牠們找到浮滿水草的溝渠，閃耀着父粒的，已經割刈了的田野。路上散滿着農人們從小車子上採摘下來的梅花，和大張的羅蔔葉子。空中滿是百靈鳥的歌聲，太陽放射出溫暖，池沼蒸發着潮濕的香氣，預告着一個快樂的游泳。這三隻鵝躍入很有趣的急流中，快活地游着，牠們的愉快的叫聲，應和着其他的鵝。

太陽下山了，晚風在空中吹動，田野漸漸的沉寂下去。這些排成一長列的鵝，像白的帶子一樣，懶懶地走着回家。牠們有的在空中飛起，很喧嘩地向前飛去，有的却被一個手裏拿着柳條的，面孔曬得很黑的村女趕着走，非常快。可是這三隻老太婆的鵝，却走得非常的慢，似乎牠們預感到牠們家裏的，悲慘的貧乏。從那裏傳出小露伊斯的哭聲，她睡在爲淚所濕的枕頭上面，當那老太婆正在爲她

們自己煮着菜羹的時候。

牠們一到，那老太婆馬上放下她的錫調羹，推開她的鉢子，讓露伊斯號哭，拿了一點乾燥的麵包皮，走了出去。她那顫抖的，疲倦了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甜蜜可愛，她說：

「歡迎，歡迎你們回家來！這兒是一點晚餐，我想你們能夠咀嚼的。」

牠們從她顫抖着的手裏取了食物，撫摩着她的圍裙，舉起牠們碧色的，鑲着黃邊的眼睛，很柔和的叫個不住，而且蹣跚地走到門沿，爭着親暱這個老太婆，似乎牠們想告訴她宴飲，自由，以及牠們在那一天裏所享受到的快活。

她的眼睛模糊起來，她的嘴唇顫抖着，向着牠們說：

「這是好的，鵝兒！兩星期以後我能採一點毛了。露伊斯必得從你們身上採取羽毛，做成一張床。吃罷，吃罷，我親愛的！呵，我的寶貝們，生命是艱苦的！我生了十個孩子，又一個個的埋了他們。我生過十個孩子！現在我年紀已老，快要進墳墓了，可是，天呵，我還得再養一個小孩！我得帶領他，可是我衰老了，我親愛的鵝兒！我的心身都在顫抖了。可憐的露伊斯！可是我不能——不，不

，我不能，我可能嗎？我的鵝兒！」

她微笑，輕輕的嘆息，踉蹌地走到牠們的小柵旁邊，讓牠們進去，關上了門說：

「這樣你們明天再可把牠開關了。我只能睡到天放光的時候。啊，這些夜，這些可怕的晚上！這樣，鵝兒，是這樣的。感謝上帝！」

這老太婆像這樣子的撫養着露伊斯，一直到她三歲的時候。她從想不到這些鵝如何生活，如何能夠不餓死。

露伊斯直到那時還不能走路，好像就是這種事，她也要使她的外祖母感受痛苦。她開口說話的第一個字就是「鵝」，因為她從老太婆那裏，聽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字。那老太婆說起這個字的時候，是很尊敬，很溫柔，很莊重的，特別是在晚上，那時她坐在階上，看着那些鵝從牧場回來，彷彿忠心的家犬。

在這種時候，她就將鵝指點給露伊斯看，她的驕傲就像一個富人炫耀他的財寶。

「鵝，你看，我們的鵝，白得像雪一樣。露伊斯，什麼東西已經來了？這是什麼？撫摩它們！說一聲「我的鵝，我的。」可不要宰死牠們，你這個粗魯的孩子！」

蔚藍的，閃耀着的天空浮在她們頭上，降下來一種神

聖的和平，混合着百靈鳥的歌唱。從那附近的田野裏，傳來稻禾的絮語。在路上可以聽到孩子們的喧嘩，不知那裏有一隻狗在憤怒地狂吠。那個小小的天井，是陰暗的，混亂的，那間茅屋已經快倒了。那是她們的整個天地，當她們都吃得飽飽，圍在羣鵝中央的時候，她們不再願想什麼了。就連那永恆的世界，她是不妄想的，因為那世界過於渺茫，過于不可思議。

從露伊斯開始用那雙瘦弱，灣曲，褐色的腿走路，能夠叫她「外祖母，外祖母」，而且整晚睡得很熟的時候起，這老太婆似乎陶醉在她外孫女的微笑中，雖然她是吸收她最後一點精力的第十一個孩子，可是她原諒她了。聽這孩子在房子裏或院子中大笑，看她很貪婪地吃着她外祖母討乞得來的黑麵包或者黃色的蕃薯，是這老太婆的快樂。露伊斯拉着她的裙子，跟她從這裏到那裏，蹣跚着像隻鴨子，或者回來看見她濕着睫毛，張着小嘴，睡得很熟的躺在一把長椅子上，像個小老鼠似的，她也很高興。

竟已把露伊斯撫養成成人，她覺得真是一個奇蹟。她想她依然還有精力再活幾年。那是她在祈禱或做夢的時候，日夜希望着的。

可是她已經老了，她的臉上已有許多死亡的痕跡。她

的全身被年歲壓彎，這種重濁的，時日的空氣，露伊斯日夜的呼吸進去。她在這種氛圍中長大，呼吸着這種空氣，浸透了這種空氣，可是她自己呢，似乎已經走近墳墓了。

有一天，她找到露伊斯發着寒熱，兩個拳頭緊緊的握着。她睡在房子正中的地板上，她的背部墊着很厚的鵝毛，把它當床用，當露伊斯還是一個嬰孩的時候，她時常把她裹在鵝毛裏面。顯然的，這女孩子找到了鵝毛，而且把它舖在堅硬的地板上當床，那時她一定覺得她的頭昏，什麼東西全在她的四周圍打着迴旋。

她正睡熟了。

這老太婆注意到露伊斯的呼吸發燒，搖擺着她那顛巍的頭，把這孩子安置到那隻她自己曾經睡過的，笨重的，櫟木做成的搖籃中。他想搖醒露伊斯，但她低聲說着不可解的囁語，還是酣睡下去。

「這是風——它變了。我應得讓她安睡，或者睡覺可以治好她。這樣小小的一點東西，我想它一定不得使她大病病的。」

黃昏逐漸的深沉起來，瀰漫在大地上面，像一張銀色的網。太陽的餘光，把幾片天際的浮雲染得緋紅，而且在它們上面蓋着一層珍珠色的光輝，看去很像魚鱗。在這種

時候，我們往往有一種極快活的感覺，混合着一種甜蜜的渴望。這種感覺，原於我們獨對燦爛的，神祕的太空所生的印象，似乎我們漸漸的飛騰上去，大地却漸漸的下沉。

那間寒館的，在老太婆茅屋中的小房子，滿佈着陰影。黑暗從屋角升起。這時她已喝完了大碗拌和着麵包的咖啡。在感謝過上帝，劃過十字以後，她拭一拭流汗的臉孔，走到門檻上去。露伊斯轉了好幾次身，開了她那乾燥的嘴唇，但這老太婆看不見她。她正在門外等鵝，牠們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會回來的。

因為她是這樣的不幸，這樣的可憐，這樣的衰老，以致在四鄰，她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之訴苦。她孤獨得甚至連那些最窮的人也怕給她好顏色看，惟恐她會向他們求乞。無論什麼人一見她，他們就把門鎖上，或者很惡毒的說：「那個老婦人又來了，哦，老天，為什麼她還不死？」

因此這老婦實在沒有人可以談天，可以向她說：「施一點吧。」她只有上帝，她老是向着他祈禱。她的老年充滿請求和感謝，不論是向人或向上帝。她一個人立在門口，望着天，在她暗淡的眼中，那是模模糊糊的。在那快腐爛了的，圍着天井的籬笆後邊，可以聽到少婦的聲音。空中應和着鵝叫，牛叫，尖銳的，牧童的角聲，以及田雞的

喧嘩，可是這些聲音都像沉入地面，沒有一種是向着那靜寂的，溫柔的太空飛昇。

這老太婆冷得發抖了。她想回房裏去，可是她不能，因為她很焦急的盼着鵝，牠們沒有依照平常的時間回來。

「啊，啊，牠們在什麼地方？」她說着走了出去。「牠們從來不會如此的，難道碰到什麼危險了嗎？」

她走過天井，踉蹌地走近鵝棚，望一望裏面，搖搖頭，於是又走到大路上去。

那些少婦們仍然靠着籬笆談天。

路是空寂的，在黑暗中，沒有一點這三隻鵝的影蹤。

「一定碰到什麼危險了。」這老太婆低聲說。「我一定要找尋牠們。如果碰到了什麼危險，那怎樣辦呢——呵，老天！」

她忘記了露伊斯，忘記了一切，喘着氣，駝着背，急急的向着村莊走去。走過那些少婦的時候，她喊着她們

說：

「朋友們，你們可看見過我的鵝嗎？」

「怎麼，你有鵝？」

「三只，朋友們，三只這樣好的鵝，怎麼辦，牠們竟沒有回家！我有三隻紅頂子的鵝，請想想看，有沒有人趕

牠們過去？」

「呵，不知有多少鵝經過這兒，為什麼你不留心它們呢？」

她知道同這些根本不曉得牠有鵝的婦人談話只是空費時間，仍然喘着氣的向前跑去。她顫巍巍的向前走，像溜似的溜過草地，走上一個小小的山坡。她用驚奇的大眼睛着四周，看牠能不能夠找到鵝，或者有沒有誰見過牠們。星星在天上閃耀，像銀色的露水，在灰藍色的花上發光。黃昏漸漸深沉了，只有西方天際，還照着鮮紅的一線。這老婦逢人便問，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牠們。

走到聖保伯拉教堂的時候，她幾乎疲倦得要死，這時候她碰到一個知道她的鵝的人。

「你在找什麼？」他問。

「鵝，我的鵝——三只紅頂子的鵝。呵，爲了牠們，我甯願哭出血來。」

「爲什麼你不好好的顧管牠們？牠們走進柯蘭特的甜菜田，他已把牠們關進官立的獸欄（註）了。你可知道？牠們以前已經走進他的菜田不止一次了，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這種事的。去年春天他的房子燒掉了，而且他又沒有什麼保險。爲什麼他要飼養陌生的鵝呢？你爲什麼要養

着牠們？是的，是的，牠們是在獸欄中，關在那裏。」

「什麼？把牠們關在獸欄裏？呵，牠們會碰到什麼事呢，我的朋友！」

那個人高聲的笑。

「會碰到什麼事情？如果你想領牠們回來，每隻鴉你得化十個古德奧的贖金。」

「十個古德奧？不，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弄錯了。」

我沒有這樣許多古德奧。」

「那牠們就得餓死。」那人一面說，一面馬上走了開去。因為他并不像這女丐一樣的貧困，她也許要向他討三十個古德奧。

她仍然站着不動，因這突然而來的打擊，驚住了。她想了解已經降到她身上的災難。她不懂爲什麼牠們會走進柯蘭特的甜菜田，被關在獸欄裏，像盜賊一樣，她也不懂爲什麼牠們不在牠們自己的小棚子裏。

可憐的東西！牠們一定要驚奇，當牠們發現被監禁在奇怪的牆壁中間，而且那穿着藍裙子的老婦人，也沒有把牠們麵包皮吃。怎樣辦呢？

除了回家去以外，她沒有別的方法。露伊斯病在家裏，她得回去看看她，也可以籌劃籌劃得到三十個古德奧的

方法——這是真的事。或者在兩三天以後，她能夠得到這把數目，如果一個個積蓄起來。可是這些鴉不能依賴善人的恩惠。一定的，只有明天早晨牠們就會飢渴了。怎樣辦呢？

「哦，聖女馬利亞！我很憂愁！」她說着，找她回家去的路徑。

當她走進天井，想到那個空棚的時候，她痛苦得忍不住廢泣長嘆。茅屋的窗子都是黑暗的，她想她聽到露伊斯正在號哭。

她走進房子，燃上了一支火油燈。這盞燭馬上發出一陣黑烟，朦朧地照着各處。在這間屋裏，是一只大泥竈，一張藥木桌，一條靠壁的長椅，兩條襪子，一張床，還有一個搖籃。露伊斯睡在搖籃裏，臉上露出恐怖的表情。那是顯然的，四周圍的黑暗，孤獨，靜寂，曾經驚嚇了她。沒有一點兒人聲，她只能聽到她自己的聲音，她自己的很快的呼吸。

她那瘦弱的，發熱的手交疊着，她的眼睛張得很大，她的頭髮糾纏在一起，不知多少次，她老是重覆的喊：

「口乾！」

「是的，是的，露伊斯！」這老太婆安慰着她說，把

洋燈放在桌上。「我的鵝已經失掉了，想想看，我去找牠們，竟發現牠們給關在柵欄裏！想想看，露伊斯，想想看，想想看！柯蘭特已經把牠們關在柵裏——這殘酷的人！牠們走進他的甜菜田，我必得拿出三十個古德奧贖回牠們。我從那裏去得這末多的錢呢？我親愛的露伊斯，我真個擔憂！倘若我不能在明天得到這三十個古德奧，這些鵝就飢餓。可憐的東西，這樣可愛的鵝呀！」

她給露伊斯一點水。這女孩把水一口渴乾，又重新躺回搖籃，她不知道鵝還沒有回來，也不知道她的外祖母正在爲着這事焦慮。她覺得她的前額，很沉重可怕。她外祖母的說話，彷彿是從某種堅硬的東西下面反跳回來，發出很大的回聲。她的腦，她整個的頭，充滿着某種不可解的，熱辣辣的東西。這一種東西，彷彿推進過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鼻子，甚至她的喉嚨。當她喝水的時候，她驅逐掉那種奇異的，窒悶的感覺，可是只過了一刻，這感覺馬上回來了，而且它的力量竟超過以前一倍，從各方面侵襲着她，甚至似乎蓋上了她的嘴唇。

露伊斯好幾次轉動着她那可憐的頭，可是沒有用。她好像給圍困在熱鐵當中，那熱鐵環繞着她的腦袋。

「你睡不着覺？」這老婦問，她仍然掛念着她的鵝，

她所有的財產。「試着睡去，到明天早晨一切都會好了，露伊斯！那只是風。倘若我有點煤炭，我可以做成數藥搭在你足臚上面。可是一個人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是很難知道應得怎樣做的。只要想想，露伊斯，那些鵝——睡去，露伊斯，睡去！」

露伊斯真的睡去，無精打彩的睡去了。洋油燈的烟很大，全間房子看去好像瀰漫着一層空人的濃霧。經過這一層濃霧，那低沈的，老婦呼吸的聲音馬上聽到了。她已經靠着窗門睡去，疲倦得非常厲害。

她醒的時候，已是十一點鐘。天空被那蒼白的，寒冷的，剛才上升的月光照得很亮。這月光射進房子，照到畫在玻璃上面的，那三張很小的聖畫上面。

她從一個惡夢中醒來。她夢到幾個陌生的人偷走她的鵝。她的胸部受到一拳頭，因爲她想去阻止他們。雖然她已經全然醒了，但她還覺得疼痛。

露伊斯繼續的沉睡下去。

「我非得去，」這老太婆說。「我不會安靜的。倘若我看到牠們，知道牠們在那裏，也許我會覺得好一點。我的心似乎被圍在荊棘叢中。白天我不能去，晚上是明亮的。等一等，我的鵝兒，至少我要向你們道個晚安。明天你

們就會得飢餓，可憐的東西！」

她拾起她的圍巾，走進那新鮮的，神祕的，星光燦爛的黑夜裏去。

那是這樣的一個晚上：樹木聳峙着好像黑色的影子，房子看去也像無數的幻像。那是這樣的一個晚上：到處充滿着靜寂和銀色的光輝，彷彿是那偉大的，莊嚴的，永恆的一部份。因此每種聲音，每種動作，都像侵犯到這種神聖的沈寂，在這種沈寂之中，就連上帝自己也非得停止他的思想。人是這樣的渺小，這樣的卑微，這樣的沒有價值！他們被命運所縛，他們永遠不能夠解答那個啞謎！所有他在白天做的事，所有那些鼓舞他，足以使他感到驕傲，稱爲他所創造的東西，都在這個神祕的晚上消滅了，多少渺小而且軟弱！黑夜包圍着他的靈魂，他的信仰，從他的層間奪去他的禱詞，他知道而且覺得沒有一個人保護着他。天上的光亮使他覺得寒冷，四周圍的靜寂使他覺得沈悶！他發現他怎樣的可憐，怎樣的短命，怎樣的愚蠢！他相信冥冥中一定有人主宰着星星，可是他不能得這個人也知道他，也看見他，而且制裁着他。他是孤獨的，孤獨的。他被恐懼和憂愁所鎮服了。可是另一種思想安慰了他：不是日夜勞碌着築巢，歌唱着痛苦，解離傳種的鳥兒，也沒

有永恆，也要死去，當這宇宙中沒有一個原子變化的時候？天上閃耀着一片白光，這白光捲入一切，又把所有不明亮的東西投回地上。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晚上，這矮小的老婦爬上一堆磚塊，泥土和廢物。她俯身向着那獸欄的小窗，那窗是全黑黯的，除了一條像白線的月光。當那星星閃耀着像羣發光的，有生命的，要死亡的，能思想的，而且比較接近上帝的生物的時候，那疲弱的老太婆向着獸欄喊道：

「鵝兒，你們在那裏嗎？呵，鵝兒，呵！」

一陣沙沙聲以後，她聽到鵝叫。她的眼淚漲滿了眼睛。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們是在那兒。我只要知道就夠了。安靜一點，親愛的，晚安！」

一張白色的翼膀在黑暗中一閃，接着又是沈寂，又是黑暗。

她不想追究什麼是這世界，是上帝，是她自己。她只是凝視着太空，含着淚眼問：「什麼地方，我才可以得到三十個古德奧？什麼地方我才能得到牠們？老天！」

第二天過去了，可是她還沒有得到三十個古德奧。她曾經在村中打了一個圈子，從這頭轉到那頭。她已經告訴

過無論那個，也已經懇求無論那個幫忙，可是她的悲愁引不起一點同情。他們說那是偷盜，疏忽，粗魯，無恥，狡猾，但決不是什麼不幸。他們都解釋給她聽，她已怎樣做錯了事，她應得受到怎樣的懲罰。

她帶回家麵包，蕃薯，梨子，甚至還有幾個包子哩，可是得不到一個古德奧！

她的鵝因着飢渴，在獸欄裏大叫。在中午的時候，她把餵餵給牠們，可是不久叫聲又起了。

每一點鐘，到後來竟是每一秒鐘，她的憂鬱和焦慮都在增加。她無心想到別的事情，她已經失了知覺。因着劇烈的思念，她似乎漸漸的消瘦下去，她的骨髓也好像漸漸的融化了。她還得担心露伊斯，當這孩子要茶要水，或者斷續低語的時候。

「呵，你也苦我不成？」她喊，把她自己沉浸在悲憤裏面。「你也要苦我？你需要什麼？靜靜的睡在那裏。一出汗，你的毛病馬上會好了。這些鵝所處的境遇，比你更壞。呵，牠們會得餓死呢！」

這小女孩覺得頭暈。她的胸部燃燒着，那隻搖籃彷彿變成一個無底的，充滿着溶岩的深淵。她覺得好像愈落愈深，火焰圍繞着她，窒塞着她。無數的火花，似乎飛出了

她的前額，在四周跳舞，極像明星。牠們瘋狂地互相追逐，每顆星都像一枚火針似的，刺着她的頭，她的腦，她的眼睛。

她動着她的手，那似乎是種奇異的，沉重的東西。她竟已不認識自己的身體，彷彿它已同某種本有連在一起的東西分開，而且漸漸的變成碎片——那已經不再屬她。有時她的心臟癱變地收縮，很像一竄火沒有沖出以前，另一竄火逆了進來。露伊斯看見兩隻發光的眼睛逐漸逼近。她想遮掉她的臉，但她發現她已落了手。她想把頭躲在枕頭裏，但它已經同她的身體分開。她感到絕大的痛苦，覺得有汗在額角上淌着，這額角也已經不是她的了。她恐怖地緊握着雙手，沉重地呼吸，覺得儘管向深坑陷去。忽然那雙眼重新出現了，而且很接近着她，似乎要燒焦她的樣子。她大聲的喊。

老太婆摸摸她的前額說：「看，露伊斯，你已經出汗了。你的前額已經比較冷。靜靜的睡在那裏，不要起來。我要到絲絲加太太那裏去，告訴她你正病着，問她要三十個古德奧的藥費。她是你的教母，會給我錢的。為什麼我不早點想起她呢？現在一切都已解決了，似乎有人在你的搖籃邊這樣告訴我。」

露伊斯聽不到一個字，可是她微笑。她發現那兩隻可怕的眼睛根本不是眼睛，却是引入一個王宮去的兩扇門戶。那王宮是富麗的，燦爛的，歡樂的，什麼東西全非常華貴。她經過那兩道門，笑得很久。

這老婦的跑到教母綠絲加太太那裏，她交疊着手，彷彿在祈禱似的，爲了露伊斯討那三十個古德奧。「教母，我必得買藥給這小孩子吃，買藥……」

綠絲加太太開了她的箱子，那裏放着買牛乳和雞蛋的錢。她拿出三十個古德奧，說：「這裏是錢。只要一想起那個可憐的孩子，我便心痛。」

這老婦終於得到三十個古德奧了。這猶如她有了財產，有了珍寶，有了一個王國。她覺得這樣的快活，這樣的勝利，以致她幾乎暈去。

「真的，當我走近搖籃的時候，是天使自己站在那裏。謝上帝！我可以把鵝帶回給露伊斯了。」她低聲自語。太陽紅得像鮮血一樣，慢慢的下山了。它的殘照落在村上住宅的窗門上，也同樣的充滿着紅光。每座白色小房子的西窗，都有一竄火光在窗格子上燃燒，彷彿整個村莊都在着火。晚風在樹林裏吹着。這些樹木也被包圍在紅霧中，彷彿一些有仙人在那裏酣睡的陰影。人們在紅光中

走動，很像大氣中浮遊的幻像。一羣鴉飛過荒蕪的田野，有羣白鵝在大路上走，牠們的翼膀都被落日染紅了。

這老太婆也把鵝帶回家裏。她把頭抬得很高，她似乎年輕了許多，不時的她會大聲歡呼：「呵，呵，」因此人們都朝着她看。不論碰到誰，她都點點頭，而且很高興地笑着。

她覺得回來她的鵝了。

「老太婆，你想牠們再會走進甜菜田嗎？」有人向她叫着說。

「不要多嘴，壞傢伙，不論你在那裏！」她恨恨地回答，看不見嘲弄她的人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她把鵝趕進天井。牠們大聲的叫着，展開牠們的翅膀，彷彿要同牠們的貧困擁抱。

「你看，露伊斯，你聽到嗎？」她說，走進那間滿是落照的房子。「鵝兒回來了，露伊斯！聽着，你聽到牠們的叫聲沒有？牠們又回家來了，可憐的東西！你願不願意看看牠們？來，我會帶你到牠們那裏去的，露伊斯！」

這老太婆俯伏到孩子身上，她正安息在一層落照織成的紅霧裏面。她的唇上亮着那已消逝了的，只留下一點點痕跡的，臨終的微笑。她沒有回答。

「她睡着。她一直睡着，沒有吃一點東西。我的內心統被鴉兒佔據了，竟沒有時間想到這可憐的孩子。露伊斯，露伊斯！」

這老太婆突然俯身到搖籃上面，氣喘喘地。她觸着露伊斯的手——牠們已經冰冷了。

「露伊斯！呵，露伊斯！」她號啕，搖着小孩子。「露伊斯！你竟聽不到我在叫你嗎？」

她撫摩小孩子的前額，兩頰，腳——統統都已冷冰冰的沒有生命了。她擦着眼睛，用手抱着頭，大聲的叫着，彷彿她想驅逐掉恐怖似的。

「露伊斯，鴉兒已經回家了。呵，露伊斯，這是不能的！我決不相信！露伊斯，你聽見我的話嗎？」

太陽不見了，它帶走那紅色的光芒，在那裏面露伊斯正在睡她最後的一次睡眠。

這老太婆看着在那可愛的臉孔，和那碧色的，緊閉着的嘴唇上，臨終的微笑漸漸消失。痛苦室塞着她的喉嚨，她在搖籃旁跪了下去。

滿天星斗的時候，她出現在門檻上，向着那些彷彿三點白光似的鴉低語：

「露伊斯死了，我的鴉兒！我們應該怎麼樣辦呢？」

穿過那滿是灰塵的小窗，閃出那顫動着的，淒黃的燈光，那盞燈照在死了的露伊斯頭上。

(註) 官立獸欄是監禁蹂躪田作的家畜的地方。

狂流文藝月刊第二期

主編者 盛馬良 珍 穎

沉沒 柳家村 黑嬰
 小偷們的哲學 蟬聲
 遺野管子 柳穎
 古城 凌雪
 血潮 柳光
 狂風暴雨中前進 厲平
 洗衣作兒子 克屬
 將軍 劍平
 關於「夜明珠」 林平
 阿王婆 白兮
 給死去了的青年 宗廉

每期定價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八角

代售分銷 上海及外埠各大書坊

會址 上海西門中華路蓬萊里五號狂流文學會



新營盤

葉企範



阿根的傷痕

做夢也想不到的，魏括皮會下這般兒毒手。

阿根的淚淌下來了。

瞧瞧冷氣也沒有的竈，瞧瞧妻子常用的那面鏡上買來的鵝蛋形的鏡子，瞧瞧折了腿的襖兒桌兒，瞧瞧……

他摸着腿上的傷痕哭啦！

「狗養的！狗養的！俺阿根可曉過他咧！」

他用勁兒地一屁股坐在門檻上，

睜着瞪滿了紅絲的眼珠子，咬緊了牙根兒嘆，喉嚨是嘶啞的。

天是那麼地黑，磨盤似的雪花，使勁兒地下着，下着，地上，瓦上，枯樹的杈枝上，滿是白白的，白白的。

阿根可沒覺得冷，他也不想去點燈，並且跟老四家分的半瓶兒洋油早又用罄咧！

「我的天！天呵！你要俺死，要

俺死？」

「就這麼子死嗎？嘿！俺可放過魏賊咧！」

他用勁兒關上了門，掙到床沿，把身兒這麼子一下，向床上一躺，咚的一聲腦袋跟門板接了個甜蜜的吻。

妻子，魏刮皮，錢，儘在他腦海裏打旋。

「鬼！要攪死老子嗎？媽的！」他不耐煩啦！用鐵鉢兒大的拳頭儘在床上擱，口裏哇哇呀呀的噴。

突然，他將破棉絮兒向床裏擽，一下子將身子挺了起來，使勁兒地坐

在床沿上。

「媽！我的媽！要俺死！要俺死！死！死！死！……」

阿根可瘋啦！他把腦袋兒儘向床沿撞，兩隻臂膊全突起了青勁。

「死……俺要死！俺要死！……死了能咧！」

他的神經混亂着，血液倒流着，睜着罩滿了紅絲的眼珠子，瞧瞧給魏括皮的走狗們打折的桌兒櫥兒，摸摸打傷的腿子，想想給魏括皮拖去的妻子；他又憤啦！

「唉！這世界可容得咱窮人？還不出錢就可以拾人，這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媽的！」

「總得計算他，這狗養的！總得計算他咧！」

「只三十塊，只三十塊錢！竟敢……竟敢拾人？」

阿根可有些涼啦！他打了一個寒

噤，扯過破棉絮又躺在床上。

在寒冷和疲乏的交織下，他擁着破棉絮髮伏着髮伏着。

一上一下地，身子像飄蕩在空中。

一下子開了門。——瞭曬着。走出了屋子，拐上了向鎮裏去的大路，兩旁的樹，依然那麼的呆立着，沒改樣。

到了魏括皮的門首，踢開了那兩扇漆黑的大門。——門兒倒在地下，躺着！

這麼着，他到了裏面。

「沒一個鬼！嚇！」

東面的屋子裏有火哪！在晃動，晃動。

他蹣跚着腳走了過去，湊近臉兒去瞧。

「嚇！了不得，妻子正吃那賊括

皮壓着揉着呢！」

他的火光啦！一下子推開了門。

——門跟板壁激起了巨響。

「賊括皮！你……你幹得好！……老子做死你！……」

他揪住了魏括皮的頸項，鐵錘似的拳頭儘向他的背上頭上兩點似的打下。

妻子跪在旁邊撒撒地抖。

「你……你去死！……」

他用勁兒揮着，撲着，揀着；嘴裏不住的嚷。兩隻罩滿了紅絲的眼珠子，突出眶外。

「反了嗎？你……你……你……」

三個他生平沒有見過的背了槍的傢伙，突然從外面走了進來，槍上全插着明晃晃的尖刀。

滿不會意識到的，第一個朝着他就是那麼重重地一掌，打得火星兒向頭上直蹿。

「鬼！你打人？你……」

阿根可瘋啦！他撇下了魏括皮，像一頭瘋狗似的撲了過去。

「老子打死你！……打死你！……」

……你……」

「狗養的！你……你敢！……」

八條臂膊交叉地肉搏着，肉搏

着。

阿根這小子力可真大，他的兩隻鐵錘似的拳頭，像扒田似的亂扒，亂扒。

房子小，三個背槍的傢伙，可不能用出全力來；開鎗，又怕喪了魏括皮或自己人，所以混打能夠支持得這麼久。

阿根眼快，一手搶起了棧子櫃。

茶壺，鏡子，香烟筒，茶盃，……

儘向四面掉。

魏括皮可嚇壞咧！把腦袋儘向床

下鑽，光着身子。

了不得，阿根手裏的棧子被那高

個子的傢伙奪住咧！另一個忙把尖刀

向阿根的腮肚子裏這麼一下，刺得他

一個倒栽葱擡了下來。

一聲大嘆，他睜開眼來。

「是一個夢！」

一身冷汗。

他摸了摸，腮肚子裏，怪疼痛的

。一下子摔開了破棉絮，坐了起來。

「夢？俺真的要這樣做！不，俺

準要打死他！這魏括皮！這三個烏傢

伙！」

阿根瞧了瞧天花板，黑黝黝的，

還沒有些微的光。

魏括皮，妻子，高個子，儘在眼

前晃，腮肚子裏隱隱發痛。

他重又躺了下來。

「阿根！去！打死魏括皮！打死

高個子，打死……」

有人在他耳畔隱隱的叫。

朋友！咱們在前綫等你！

白文

請你捨棄愛人懷裏底溫柔，

請你再不要在舞場裏淹留，

請你踏上到咱們這裏的路，

朋友！咱們是在前綫相候！

死！怕麼？不死咱們還不甘休，

朋友！別怕！快踏上你底征途！

這兒是沒有女人們的雙鉤，

這兒也沒有摩天閣的建築，

這兒更沒有愛人們的偕遊，

炮彈和飛機奏出交響之曲，

這會兒是咱們底生死關頭，

準備了熱血和顆大的頭顱，

太陽牌的炸彈本牌的黃土，還有咱們兄弟臭了的屍首；更有的是前面死了的河溝，河溝裏蘊藏了紅色底苦酒。

每滴酒灑上那前面底土阜，咱們會奮興得像瘋的猛獸！若能夠砍下敵人一顆頭顱，便死在河溝裏還心滿意足。

產 後

前天爲了買燒餅和打開水，每個抽屜都找遍了，最後還是連窗簾子下面鎮風的三個銅子，都統統地剪下了，才算是解決了一天的飢餓問題。

娟出院還不會到二十天，照說在產後這個時期中，是應該有好的滋養品，去滋補受傷後的身體，靜養和不要勞動，在一般太太們，那是不消說

朋友！別再像女人般沒有點丈夫氣息，

還不振起了你底精神當國家這般危急，

死了你還更光榮，你已經盡了你底氣力！

朋友！你別再猶豫咱們是在前綫等你。

一九三三，七。

潘詠流

得，因爲她們當時是有人服侍的。就是比較稍許過得去一點的人，在這產後也是看得很嚴重的，因爲她們是盡了啓後承先的責任，而這種封建傳統的思想，固且是不應該再去說，身體方面受重大的損失，這是事實，儘可能的範圍以內，總要想辦法使她們安閒而舒暢地度過這三十天，也是很對

的。娟這些事實不可能的幻想，她從不會想到，圍繞她週遭一切的環境，也使她不會連想到如此這樣的一層。自出院後到現在，假若不是F的朋友D女士和他們代付了十天的住院費，恐怕當皮袍子的那十塊洋錢，早已不能維持到現在，或許兩人的肚皮已經要用一塊圓圓的布，緊緊的紮住了。但是在這樣情景之下的她，怎樣能夠安心躺在床上去修養呢？成天到晚望見自己心愛的丈夫，愁眉苦臉，時兒歎氣，時兒憤恨，不過他憤恨的表情，不會明白地顯露給她看，可是他自己抑制的情潮，由他兩條直而很深的綫紋，刻在那眉峯的中間，誰也預料得到他當時的心情。尤其是在這樣情緒的時候，爲了生活鞭子的鞭撻，憔悴而枯黃的面孔上的汗珠，好似是隆冬臘月，受了風霜摧殘的枯槁的樹木上，掛着隔夜露珠般的。手還是不停

的寫着稿，腦海裏儘量地排除傍的一切雜念，而在那裏思索着。腦汁是在一點一滴的榨出，爲了要換取他們生活資料的代價，一天除了幾小時這樣精神運用以外，還有爲了愛護產後的妻，燒飯啦，洗衣服啦，還有孩子時時更換的尿片，他總是爭着去做，或是偷偷地去洗，他好似現在只有這一點自己能夠給妻靜閒和安慰點，但傍的享受，目前事勢上是不可能。每在這樣的時候，她更無限的煩悶和焦急，她只有等他買菜或出去的時候，就趕快地去把尿片和衣服洗掉，洗完以後又趕緊去做傍的事情，那裏還能顧得着冷水不冷水呢。有時她又計算到目前自己經濟的來源，確實是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她更不會顧到自己的精神能不能支持，還是要勉強地坐在棹傍寫稿和抄稿，所以這樣的一來，她每臨到晚上睡的時候，腰部

好似要斷一般的痛着，下部的血也是時有時無望外淌，她爲了不願加上下的焦慮，只有勉強地忍受，面孔上的顏色，比初生孩子時，還要蒼白得多。尤其是那毫不懂人事的小生命，時時的哭着，前天因爲她吃的遊養料太少，乳水也似乎是減少了，可憐的嬰兒竟整夜的哭着，嗓子變成了貓兒聲音一般的號叫。

這樣一個小小的斗室，火一般的熱氣，充滿了四周，尤其還加上嗚嗚的哭聲，人的情緒，確實是混亂到萬分，那裏還能夠靜心去寫稿呢？的確是無限的憤恨，他憤恨的情緒，由他默默無言深鎖的眉頭上，就可明顯地表現他內心的怒火。有時他正在寫稿的時候，孩子忽地裏又哭了起來，他憤怒交錯着的火焰，使她再不能抑制了，不管一切的跳過去扯着妻懷中的孩子，壁拍！壁拍！的打着，孩子因

爲這樣一打，越哭越大了，她當時只有不斷地去誘着孩子不要哭，他越望見妻憔悴的面容，還要爲孩子受這般的累，他爲着愛妻，他更要拼命的打他，恨不得立刻把他置於死地。有時妻抱得太疲乏了的時候，他不要妻爲孩子太吃苦，他自己又要抱，口裏雖是哦！哦……的不斷地誘着，妻不在面前的時候，他又偷偷地抓他一把，好像這樣才能發洩自己內心的憤火。但是那還不到一個月的小生物，又怎樣知道大人內心的苦悶而不哭呢！

要不是昨天同情於窮朋友的話，現在他們那裏還能夠安心坐在房子裏寫稿呢？可憐的孩子也不會有這樣的，安靜而恬淡的沉在甜蜜的夢裏，當時他們是有說不出的感謝啊！

她會記得那天在產院裏，將產下的時候，孩子很久很久的不哭，她總

以為孩子不能養了，心地裏忽然湧現一陣難過，但想到自己目前生活問題，又覺得這樣的一切負擔都算是輕鬆了，這樣的一想，窮人那裏允許要兒女呢？她也並不怎樣去悲哀。然而竟出人意思的，忽地裏又哭了起來。心靈裏也隨着起了一陣快樂，利那過後，一切的問題又侵了她的心頭，這孩

星 眼

星眼閃爍在灰黯的長空，
俯視着人間的微濛。
前面也許有雲山萬壑哩！——
你投射那希望之光，
撫慰我的生命的創痛。

微風撩拂着如夢的大地，

歸 途

一日下午，穿着長衫，戴着草

子以後到底怎樣去處置呢？送人家嗎？恐怕人家不會要，弄死嗎？覺得那也太殘忍了，自己也不會忍心這樣的去做，但是自己兩人近來的生活，都是朝不保夕，假若再要養這孩子，不是生活鞭子上再添上了一根刺嗎？

一九三三，七，三。於產後廿日

鄭鈺女士

睡蓮也展開了她的紅衣；
夜的池臺是怎樣的清綺啊！——
但風，您能撩動波底的清漪，
可能鼓盪着我寂寞的心扉？

柳林如畫，已漾滿清脆的蟬聲；
這偉大自由的詩曲，我迷醉了。

奚復興

帽，兩手緊緊的捧着一大包申報紙裏

着的東西；一個人靜靜的無言無語，沒勁的從一條不寬不狹的大路上向北行。

微微的風，吹不起田間青青的麥浪，只有短短的黃黃的趕去枯萎的麥的殘年新插下的秧苗，在伸長了頸項不停的搖曳，算是它的存在的驕傲。

河裏，被風輕輕的吹起了波紋，兩岸垂着的楊柳，輕輕地搖曳着。有兩隻已停止工作的水老鴉船，漁人坐在船梢，蹣跚着脚，燒起早煙，任船身向北的蕩去，這是一幅如何悠閒的風景啊！

村間道上，那一簇簇一叢叢，緋紅的雪白的，開放得五彩斑斕，各色各樣美麗的，桃花，李花，……都已逝去，只落得枝頭澗澗下垂，成串成球，圓圓的，紅紅的，果實兒，留給人們做夏日的慰勞品。

夕陽無力地西下，僅餘一線餘暉，映着蒼茫無邊的原野，格外現出薄暮底淒涼。踽踽地前進的人們，心裏兒也志志不定，寂然地起了一陣慌忙。

新生之日

一個武士擎着一柄滿染鮮血的鋼刀
在黑色的夜幕裏衝過。

從街頭他急忙地衝了過去，
遇着的人們使每個都感覺得胆怯；
這狂暴者的舉動
震破了他們深黑的心肺，

。但我也管不得許多，依然地衝前進。

行行復行行，已到了我幾個月沒有看見的家鄉了。

灰馬

而黎明的砲聲正在響着！

他曾向一個青年人說過，

手中的刀是取自夢裏的勇士的，

從來穿過一百多個黑的人底胸口；

照例在夜城裏行人是必須加緊地注

意，

黑色的夜幕裏衝過一個擎着鋼刀的

武士

如今仍然急忙似地；

他不斷地鼓着他的勇氣，

去尋取那顆砲彈的頭顱。

他告訴有一個時候——

這頭會擺在歌頌者的面前，在明

日。

這武士將拋掉手上的刀。

捧着那顆頭跳舞。

黃鐘

第 三 冊 二 期 目 錄

八 月 十 六 日 出 版

意大利的建設者加富爾……白樺譯
日本之戰慄……開元
古國，我們負了你……王霽
西施……柴紹武
敬君……李朴園

讀書偶記……陳大慈
對照……錢華譯
月夜的湖畔……柳絲
月光的威尼斯……心純譯
憤世疾俗之言……陳鐘譯

通 訊 處

杭 州 國 民 日 報 內 館

「荒漠」的回聲

餞 生

我們很高興，得見到「荒漠」對新墨的批評。

此批評站在什麼立場，似是沒有方法辨明的。這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認真明確的意識，給我們認識之故。

我們很願望接受批評，但荒漠之不正確的批評，實在弄到我們無法接受。因此，不能不來一個回聲。

第一，是文藝與政治的問題。關於文藝與政治的問題，即就荒漠的批評的作者所見到的新墨說，（至第四期為止）已經有了相當的明白解說。我們是反對文藝政治化的，所謂反對文藝政治化，就是荒漠之所不異議的。文藝不能作黨派的工具，不是政治宣傳的武器。但是，荒漠又很矛盾，在一個「但」字之下說，「人生是社會中的戲角，政治是人生戲劇的背景，如果認為文藝是應在表現暴露的任務上努力的話，那文藝就擺脫不了政治，好像人生離不了社會一樣。」這樣眉目不清的說法，不但沒有理解新墨的說明，並且不懂政治是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是反對文藝政治化，但並不否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所否認的，是文藝不能作黨派的工具，政治宣傳的武器而已。對於政治的廣義的解釋，所謂人類是政治動物的意義，並沒有衝突。

荒漠的作者，因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跟着即主張文藝家，「事實上必須跨進政治區域，來指示大眾。」所指的政治區域，是不是文藝家必須參加政治集團，雖然沒有說明，但很顯然的，不是指文藝家表現暴露政治事物的工作來說，不是指廣義的政治定義來說。指示大眾，是不是要跨進政治區域，那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不但荒漠的批評者沒有深刻的了解，即曾經參加過革命及醉心革命的人們至今也沒有加以一個思考。這個見解，就是我們當年參加革命而參加政治集團的見解。但歷史告訴我們，黨派的利益，在宣傳上是與革命的，或國家的，大眾的利益同等的，（且說為革命，國家，大眾犧牲。）

但事實並不如此。所謂綱領，不過野心者以之騙有革命熱誠的人們去做工具，騙有革命憧憬的大衆的擁護而已。黨派的矛盾與罪惡，我們目擊耳聞者，真是筆不勝書，而荒漢的批評者，還是受着某種革命八股的影響，不理解的要說跨進什麼政治區域指示大衆。在沒有明白黨派實際情形的人們，或要接受此種宣傳公式的口語但在我們祇是作一個對無知者的微笑而已。朋友，指示大衆，是真正革命家的任務，也是文藝家的任務，政治區域中人之指示大衆，不是爲大衆利益而指示大衆，而是爲他的黨派的利益而指示大衆啊！（此指示，應作利用解釋。）我們是願意運用我們的智慧以指示大衆，但我們不願意在政治區域中而指示大衆。我們脫離脫黨派關係而從文藝運動，就是這個見解，不但不墮入政治陷阱，且已跳出了政治陷阱了。說句政治的話罷。我國現存的黨派，他們的歷史和現實的表現，在他們的政治路線上，是不能指示大衆，在他們的政治的行動上，是不配指導大衆，若果中國沒有良好的新興集團勢力的產生，則大衆必要在黑暗與混亂中，在各黨派的宣傳及指導下，得到很悲慘的命運。不深刻其主觀見解，不審考其客觀條件，徒然說其指示大衆的話，拾黨派宣傳的唾餘，可以說是於人有害，於己無益。

第二說到新學的立場與意識問題。荒漢的批評者，說我們的立場是動搖，意識表露是模糊。（意思當是說意識模糊）所找的證據，一是我那「革命的高潮到來，我當然不能迴避，要捲入政治旋渦裏去，革命之潮低落，我也不必留戀……重找我理想的綠洲——」的幾句話。二是虹霓的「葬禮」和白木的「蠶子」的說話和故事。葬禮是一篇朋友介紹來的舊稿，我們在自由刊載的原則下收進去。蠶子的主人沈北海被革命官僚騙了之後而再加奚落，此正是蠶子的命運過程，他走了，不是走回改組派之路，走上共產黨之路，在有革命情緒而無革命經驗的人，也許以爲不在下層羣衆中艱苦工作。但能勇於冒險，在下層羣衆中出來，當然走回下層羣衆中去。作品不是一張傳單，也不是一篇論文，不能很明白叫人走到什麼地方去。荒漢既否認了文藝上的暗示性，我們當然要受不健全或動搖模糊之譏了。至若我那幾句話說，批評者還不明白，我則有解說之必要。革命的高潮來，是不能迴避的，不應該迴避的，當然要走進有革命關係的政治集團去。革命的潮低落了，政治集團腐化惡化了，當然不能同流合污，加重良心的擔負，要離開了而重新走我要走的路，要設法實現我當年參加革命時所抱的理想。批評者以爲我來而又去，以爲是動搖的

證據。這是如何沒有理解的見解啊！此批評者所以要說我們「把革命都否定了」，要說「究竟革命隊伍中的腐化份子，是佔絕對少數啊」的了。朋友，我要聲明，我祇否認掛革命招牌的黨派，沒有否認革命，並且要主張再來一次真正的革命。至革命隊伍中之腐化份子，荒漠不但說少數，而且要說絕對，真不怕人笑死。你若果睜開自己的眼睛看看，豎起自己的耳朵聽聽，我也不願再加以什麼指說，以冒反動的罪名了。荒漠之所以說我們是報復，其意旨大概是存於此了。如此立場，如此意識，我們不但模糊，可以說是沒有，還是讓荒漠諸君去堅定清楚好了。

我們的缺點，我們是承認的，我們很希望批評者的指示，以為努力的方針，但是，關於上列兩點的說法，不但
不正確，而且是很錯誤的，是我們所不願承認的。

荒漠給我們的批評，動機與批評是很好的，有許多是對的。但為什麼有如此之不正確和錯誤呢？我以為有四個原因。

一，對於文藝和政治的認識太不深刻了。

二，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太模糊了。

三，對於革命的觀念，太缺乏理解了。

四，受黨派文藝或政治的宣傳影響太深了。

關於文藝，政治，黨派，革命，在歷期的文字，已經有了很明白的表說，批評者如果肯留心一下，決不會作此不正確和錯誤的批評，那荒漠的回聲，也可以止於此了。關於說我辦新蠟目的的壞話的，自有事實來證明，不必再說些什麼。



國際反帝非戰大同盟訊

盛傳已久之國際反帝非戰大同盟擬於八月在上海開會，嗣以各方阻碍，遂致延誤。其代表一部分雖於八月十四日來滬，而渴望一時之巴比塞氏并不同來，與文學方面有關係者亦惟巴黎人道報主編，法國左翼作家伐揚。古久列及其夫人，現寓華懋飯店。其所籌開之會議尙不知何時始能實現云。(波)

意大利關於但丁的新著作

最近意大利潘濱尼 (Signor Pannini)，又寫了一本關

於但丁的新著作。潘濱尼的意見，以為如果有人要寫一部專門關於但丁的著作，最好他是個天主教徒，佛羅蘭斯人，與藝術家。但是這種機會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的，可是他却都具備了。這樣性質的書從前雖已經有了，但這部却是比較成功的著作。

這部新著作的書名為 "Dante Vivo"，就是英文 Dante the Man 的意思，潘濱尼在他書中，不僅敘述但丁的偉大，同時對於他的缺點也是不客氣的說出。(末)

英文大衆叢書的第九百卷不久出版

版

英文大衆叢書，"Everyman's Library" 不久將出至第九百卷了。該卷爲蕭伯 (R. Farquharson Sharp) 的「外國文學的傳記辭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最後的一章，是他的新偵探小說「雪羅的肢體」(The Body of Silo)。(末)

新的德國通史

烏爾斯坦茵出版的新德國通史，這部偉大著作，不久

就可出齊了。這書最後的一本，是說自由主義之興起，俾新麥時代新德意志之建立，及其與法國對立的情形。(末)

霍斯孟詩學講話的出版

霍斯孟 (A. E. Housman) 在劍橋大學 (Cambridge) 所講的關於詩學的講文，現已全部出版了。他在詩學中所講的意見，高爾特 (Gerald Gould) 覺得不能同意。霍斯孟在該書中說，文學批評在從前是很少的，只有在世紀前曾經有過一次，二世紀前也有過一次。他以為文學批評 (Criticism) 一語，在英語中以為是由高力芝 (Solarius) 與蘭姆 (Lamb)，或者華特斯華資 (Wordsworth) 與亞爾特 (Matthew Arnold) 所產生的意見，都是錯的。(末)

德國流放文學在亞姆斯達丹

德國在希特勒的暴力壓迫之下，實行其熾焚非德意志民族的書籍，這些被焚的書籍，就成了德國的流放文學 (Germany's Literary Exiles) 了。目前一部份的流放文

學，已往荷蘭的亞姆斯達丹城 (Amsterdam) 得到出版的處所了。桂利度 Querido 現在添設了德文部，將出的第一部著作，為 Lion Feuchtwanger 的 Josephus。該書是柏林有名的烏爾斯坦茵 (Vilstein) 圖書公司，因受希特勒的壓迫而放棄的。(末)

倫敦有人組織國際獨幕劇院

倫敦有人組織國際獨幕劇院，專演各國著名獨幕劇。其發起人之宣言云：該院之責任在「指示觀眾，使知獨幕劇為戲劇藝術中一種完美形式，并非數幕劇之附屬品。」(波)

許欽文之幸與不幸

陶思瑾案於八月十一日晨八時由浙高法院刑二庭作最後審判，本文如下：「原判決附帶民刑訴訟部，分升撤銷。陶思瑾殺人，減處無期徒刑，無期褫奪公權。許欽文無罪，其他之訴駁回。」惟對此案雖得幸免之許欽文，近忽以共黨嫌疑被禁於杭州高等法院，至今尚無消息云。(波)

馮乃超將來滬

馮乃超爲李書城之快婿。李長湖北民政廳，馮乃任該廳秘書，其後省府改組，李既下台，馮亦連帶卸職。聞馮現將返滬，重度其文字生涯云。(波)

徐仲年與其法國夫人離婚

精通法文之徐仲年，其夫人原爲法人，貌美多才，爲徐留法時之同學，歸國後，徐任勞大圖書館主任，伊則在萬國儲蓄會任書記，繼任「上海法文日報」重要編輯，每月收入三四百元，近以巴黎某大報之聘，徐不願與之偕行，夫妻因以離婚，聞該法國夫人已於七月十八日離申云。

(波)

丁玲女士之情書

生死未明之女作家丁玲，近忽有「不算情書」一文在「文學」第三期上發表，該文雖名爲「不算情書」，實即丁玲女士之情書，文中用「××」符號代替者，蓋卽沈從文。據說丁玲追沈，卽胡也頻在時，亦未忘情，徒以沈無勇氣接受丁玲之愛，故終無成就云。(風)

穆時英抄襲案在京被人攻擊

穆時英之著作被人發覺有抄襲之事實以後，曾引起不少議論。南京中央日報之副刊「中央公論」對此尤多所攻擊云。(風)

信箱 茲將未便刊登之長稿刊佈於后，祈作者寄足郵花或派人攜章前來本社領取：

灰馬： 血底舞蹈

向左： 四月卅日的晚上

孔山木譯： 能幹的陳哥羅與忿怒的旅館主人

編後贅語

如果讀者不嫌麻煩，請容我們在這兒對投稿諸君說一句話：以後凡非有自信之詩篇，請不必投來。因為我們預算中劃給詩篇的地位，實不能容納那許多投來的詩篇呵！

因來稿過多，一時未及登完，投稿諸君，尚祈稍待。

本期蒞生之「聰明姑娘」為「偉大的犧牲」之續篇。這是值得向讀者特別提出的。

(編者)

悼念廖仲愷先生

饒生

呈何香凝先生

秋風蕭颯到天涯，又報人亡棟折悲，八載滄桑在眼底，椒漿欲滴我何辭。

爭傳海內無雙才，半壁東南賴挽推，一自泰山頽壞後，珠江不復起風雷。

嶺表風雲叱咤初，於今回首意如何，死生能一丈夫事，壯烈何曾計毀譽。(註一)

勸北驚進胡馬羣，中原對虎正紛紛，指麾若定憑誰在，長向廟堂憶使君。

青天碧海兩茫茫，欲補欲填志不償，國破家亡恨未已，雙清樓上倍淒涼。(註二)

九州共戴女賢豪，曾乞屠門放殺刀，曾拯傷殘心

力耗，清兵籌餉復呼號。(註三)

雙清樓外月如銀，猶照樓連老病身，破碎河山歸粉本，墨脂調罷淚沾巾。(註四)

黃花崗畔路迢迢，忠骨長埋恨那消，遙想天高月黑夜，鬼雄應化作狂瀾。

(註一)廖先生有死生能一我何哀之句

(註二)廖先生有國破家亡恨未已，詎夜長夜負鷄鳴之句，此借用之，廖何兩先生同居之樓，名為雙清。

(註三)何先生曾請釋放政治犯，曾組織救護隊，滬戰曾赴請兵及設法籌餉。

(註四)何先生病中，以晝自遣。